

◎ 郑珍清摄影作品 ◎
永定土楼



福建乡土

2026.3 总第191期

03

2026
总第191期

FUJIANHOMETOWN
MAGAZINE
福建乡土



国内统一刊号 CN 35-1056/D
国际标淮刊号 ISSN 1006-074X
RMB6元 HK\$15元





◎ 朱芳芳

朱芳芳，民盟盟员，现任福建省德化鲁闽怡家文创有限公司艺术总监。从艺三十余年，获评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陶瓷艺术大师、德化瓷烧制技艺非遗传承人、福建省轻工“八闽工匠”，福建省技能大师工作室、泉州市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泉州市十佳工艺美术大师，全国“十三五”轻工行业科技创新先进个人，中国发明创业奖人物奖，2024胡润极具创新力当代陶瓷艺术家等荣誉称号。

注重科技创新，获授权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近40项，两次荣获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金鼎奖”；其作品获国家级大赛金奖30余个，20余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等重要博物馆馆藏。发明项目荣获第十九届中国发明家论坛暨发明创业奖人物奖和项目一等奖、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发明创新展览会金奖等。



《仁义礼智信》



《郑和下西洋》



《老子出关》



《静女其姝》
(金鼎奖)



《忠义千秋》系列

卷首语

山海涵韵，文脉流长。八闽大地山清水秀，城乡发展日新月异。本期《福建乡土》【八闽览胜】专栏五篇佳作，立足闽地山水、历史文化和城乡发展题材，生动地描绘出八闽大地的人文底蕴与蓬勃生机。郑珊珊《沿江向海探寻闽文化根脉的影像叙事》，以近期热映的纪录片《文化闽江》为切入点，从天时、地利、人和三重维度，深度解读闽江作为文化母体的精神内核，阐释闽文化包容开放、生生不息的时代价值。陈文吉《福水悠悠蕴风华》聚焦八闽水脉文脉，讲述福建治水兴水、守护河湖江流生态与文化遗产的实践成果。吴伟平《沧海桑田一念间》以厦门海沧发展变化为背景，抒写福建沿海区域勇于开拓、实干兴城的时代精神；禾源《亲水天堂，清欢秘境——鸳鸯溪、白水洋散记》细绘自然山水的灵动气韵与清欢意趣；黄红《穿越时空的梁厝》，叙写古村新貌，展现闽地古韵传承与现代生活相融的城乡发展生机。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向海图强。今年，恰逢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十周年，作为祖国大陆距台湾宝岛最近处，独特区位赋予平潭多重使命。在国家战略引领下，平潭这座海岛实现了从边陲荒岛到两岸融合热土、文旅蓬勃发展的精彩蝶变。本期【东岚视点】专栏多篇新作，从城乡基础建设、南岛语族文化、海防史脉、两岸融合、文旅发展等多维度，多方位展现平潭十年建设的丰硕成就。

钟兆云《桥立沧海》，聚焦平潭发展标志性工程，记述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的建设历程。记录建设者扎根海峡、攻坚克难的赤诚初心。许桂荣《千年宝藏与机遇的璀璨辉映——南岛语族文化助力平潭发展腾飞》，深挖平潭史前文脉，依托“壳丘头遗址”考古实证，印证两岸同源的史前渊源。阿灿《海坛水师纪略》，回望清代两百余年海坛水师峥嵘岁月，梳理水师戍台卫国、守护海疆安宁的壮阔史实，展现两岸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结。

历史选择了平潭，建设两岸同胞共同家园的“平潭梦”“海峡梦”“家园梦”，既饱含着对两岸历史与人文渊源的深刻认知，又承载着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丁瑞武《逐梦“共同家园”》，立足国家战略，生动梳理平潭十年对台先行先试的成果。从经贸互通、职业资格互认证，到青年交流、社会共治与融合发展，全方位展现平潭“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推进两岸共同家园建设的生动实践。

十年砥砺前行，平潭立足自然资源禀赋，向海而生，向海而兴，以高质量文体旅融合，打造高辨识度的平潭国际旅游岛形象。林倩《平潭，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写在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十周年之际》，聚焦十年平潭文旅蝶变，展示平潭因地制宜开发滨海旅游新产品、新业态、新品牌、新形象，以“融合+”激活海岛文旅多元竞争力，串起乡村振兴共富梦，走出一条内外兼修、对标国际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继前期杂志【古祠风华】专栏之后，本期推出【古渡寻韵】专栏，徐德金《溯流梅口埠》、林敏《古渡帆影忆流年》、黄华灿《千年古渡之变迁》三篇力作，溯流寻踪，触摸水运兴衰的沧桑脉络，捡拾沉淀于古埠古渡的岁月余韵。



主 编：刘丹艳
执行主编：周而兴
副 主 编：卢秀琴
责任编辑：张春强
美术编辑：晓 林
责任校对：林 端

《福建乡土》杂志
主管主办：中国民主同盟福建省委员会
编辑出版：《福建乡土》编辑部

国内统一刊号：CN 35-1056/D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6-074X
投稿邮箱：fjmmxt@163.com
电话：0591-88016752（编辑部）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Q6796
国内发行：《福建乡土》杂志社发行部
地址：福州市湖东路276号同心楼四层
网络查阅：博看网 www.bookan.com.cn
印刷：福建省地质印刷厂
出版时间：2026年7月
定价：人民币5.00元 港币15.00元

声明：
△作者文责自负，对于侵犯他人版权或者其他权利的文字、图片稿件，本刊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本刊以稿酬形式一次性支付作者著作权使用费。本刊有权与合作单位进行电子版网络传播、收录。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来稿时说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目 录

卷首语

◎八闽览胜◎

- 02 沿江向海探寻闽文化根脉的影像叙事
——观历史人文纪录片《文化闽江》
/ 郑珊珊
- 04 福水悠悠蕴风华 / 陈文吉
- 06 亲水天堂，清欢秘境
——鸳鸯溪、白水洋散记
/ 禾 源
- 08 沧海桑田一念间 / 吴伟平
- 10 穿越时空的梁厝 / 黄 红

◎东岚视点◎

- 12 桥立沧海 / 钟兆云
- 14 千年宝藏与机遇的璀璨辉映
——南岛语族文化助力平潭发展腾飞
/ 许桂荣
- 16 海坛水师纪略 / 阿 灿
- 18 三十六脚湖的岁月波澜 / 欣 桐
- 20 逐梦“共同家园” / 丁瑞武
- 23 平潭，向着星辰大海出发
——写在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十周年之际
/ 林 倩

◎古渡寻韵◎

- 25 溯流梅口埠 / 徐德金
- 28 古渡帆影忆流年 / 林 敏
- 30 千年古渡之变迁 / 黄华灿

◎海峡茶道◎

- 32 星村纪行 / 陈素平

◎阮氏溯源◎

- 36 从《诗经》鉴古阮国往事 / 阮奉紫
- 38 古阮国赋 / 阮育长

◎人物春秋◎

- 39 宁德韩信同家祠遗址探秘 / 陈启西

2026年3期

- 41 德润八闽，功在家国
——李长水、李碧簇、李斐英事迹考
/ 郑博仁 丁一诺 吴闽豫 竭彬蕾 徐愿敏

◎乡关漫笔◎

- 45 唐姬守荔，千年留香 / 马照南
- 47 一条不同寻常的石板路 / 郑章钦
- 49 尚锦竹韵 / 阮泽峰
- 50 灯与火的生命符号 / 吴培文
- 52 乡野习俗“天公愿” / 余道业
- 54 福安，银球落过的那些地方 / 杨 磊

◎诗苑撷英◎

- 56 馈赠 / 王柏霜
- 56 鼓浪屿记（外一首） / 任怀强
- 57 平流尾在哪里 / 远 方
- 57 咖啡慢时光 / 魏棋宇
- 58 秋冬 / 姚钰润
- 58 徜徉流花溪 / 王惠钦

◎三山夜谭◎

- 59 月夜上鼓岭 / 慕 榕
- 60 又见“刘德华” / 伊 川
- 61 阅见书香榕城 / 许 超

◎文踪纵横◎

- 62 岭上清音见诗心
——读陈启辉诗集《岭上闲吟》
/ 阮宪铤

◎艺林折枝◎

- 65 海坛耕墨，笔底清芳
——评薛由芳书法艺术作品
/ 陈章汉

封面：平潭童话小镇 / 余道明

封二：福建文艺家风采 / 朱芳芳

封三：福建文艺家风采 / 林君伟

封底：郑珍清摄影作品

沿江向海探寻闽文化根脉的影像叙事

——观历史人文纪录片《文化闽江》

● 郑珊珊

近期热映的六集历史人文纪录片《文化闽江》，片如其名，文化含量很高，以福建母亲河闽江为主线，拍出了闽地独有的山海诗意。整部纪录片用鲜活的镜头阐述了闽江作为地理纽带的自然伟力，更深刻诠释了其作为文化母体的精神内核，将福建的千年文脉编织成一篇流动的史诗，沿江向海地解码闽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带领观众读懂闽江，读懂闽文化。在影像表达上，该片集知识、文化、美学功能于一身，融艺术性、学术性、观赏性为一体，兼具诗性品格与思想深度，既有人文历史的厚重感，也有艺术美感，营造出兼具史诗气质与东方美学的视觉新范式。更重要的是，该片的播映可以说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三重意义。

从天时来看，《文化闽江》的推出，是以影像叙事响应新时代江河战略研究的热点。水运连着国运，江河滋养着文明。正如《文化闽江》第一集开头所言：“连接山海的江河，是文明的血脉。”近期，关于新时代江河战略的探讨正如火如荼，《文化闽江》的播出恰逢其时。深入挖掘江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和精神实质，是传承弘扬中华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以福建的母亲河闽江为中心探寻闽文化的源流根脉，是新时代江河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文化闽江》依托严谨的学术支撑，以精妙的视听语言、生动的叙事智慧发掘闽江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力，是一份书写闽文化传承发展的影像答卷。该片共6集，不以时间或空间为序，而是每一集都紧扣一个文化主题，各通过一位寻访人串联历

史与现实，寻访文化传承发展的时间脉络和空间路径，分别展现闽江流域的文明溯源、移民融合、思想高峰、海洋交流、近代变革和现代发展。每一集相对独立，但每集之间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密切联系，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深度发掘闽文化的特性。如第四集《开洋万里》，让观众跟随福建师范大学的琉球学教授赖正维重返历史现场，追溯琉球与古代中国特别是福建的文化和商贸往来。这一“轻学术”的叙事方法，很好地平衡了学术性和趣味性，推动刚刚入选“绝学”学科的琉球学进入更广阔的公众视野，让观众进一步了解闽琉历史渊源与琉球学的重大意义，以及福建文化中独特的海洋性。又如第六集《江潮连海》，福州乡土作家唐希引着观众沿着闽江上溯正源，下探东海，特别是展现了中央苏区时期位于闽江上游的宁化、清流等地扩红补给、踊跃参加革命的豪情岁月，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把他在诗词中描绘的“风展红旗如画”变成了现实，让观众深入体验闽江的红色属性。

从地利而言，《文化闽江》立足于地方叙事，打造了讲好中华文明故事的东南样本。该片在聚焦闽江人物与风物的文化讲述中，沿江向海地挖掘闽地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底色，让观众在影像中触摸历史，感悟文明，了解根植于八闽大地的优秀传统文化，成功地将地方史提升为中华文明史的微观样本。作为“福建文脉”工程的第一季作品，《文化闽江》通过寻访者的田野调查，生动讲述了闽江流域中人物与风物的故事，并串珠成链，呈现了闽地

丰富又独特的文化风貌，让闽江的文化魅力更具感染力。例如，第三集《天下之中》的寻访人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感慨，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吸收佛、道思想，将儒学哲学化，这一巨大贡献确立了闽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高度。第四集《开洋万里》引用了海外学者“东亚地中海”“东亚内海交易圈”“东南亚内海交易圈”等概念，探究福建在古代商贸网络中的重要地位。第五集《马江风云》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考察了位于闽江口的“全面学习西方技术的综合机构”马尾船政，认为从林则徐到沈葆楨到严复，三代闽江人见证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对西方的认识，有个根本性的改变”。这三集侧重讲述闽地的思想文化传播、海外商贸往来互通和近代“开眼看世界”后自强救亡的历史，这些都与闽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密切相关。而开放与包容，正是中华文化始终绵延繁盛、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这反映出该片视野宏阔，立意高远，不局限于在闽言闽，而是探讨中华文明中的闽、世界文明中的闽、古今巨变中的闽……让人深刻感受到，随着闽江而奔流不息的闽文化，是源远流长的，是包容开放的，是活力常新的。

从人和来看，《文化闽江》的片名显示其拍的是闽江，但从根本而言，拍的是闽人。闽江之所以有别于其他江河，不在于水量、长度或流域面积等表象，而在于栖息于此的闽人的文化创造。正如第一集结束时所说的：“闽之为闽，在于山海之间这片神奇的土地，更在于这片土地上一代代生息的人们。”闽江的文化史，说到底是人 与 闽 江 的 关 系 史，是闽人成为闽江主人的发展史。闽人在闽江沿岸书写了从鸿蒙初开到万象更新的恢宏史诗，赋予了闽江乃至闽地别样的文化形态。只有闽人在历史中登场，在闽江开创历史、创造文化以后，闽江才从一条自然的河流成为文化的江河，才产生了独特的意义。正因此，该片第一集《闽在何方》的探源之旅才从最早的“闽人”开始，寻访人福建博物院



院长楼建龙从他33年的考古工作经验出发，讲述文明的汇聚如同河流的汇聚一样的发展规律，探访近20万年前的万寿岩古人类遗址、5000年前的昙石山文化遗址、上古的《山海经》、2100年前的城村汉城遗址等，展现了自古以来闽人耕海牧渔的生活图景，追根溯源“闽”的确立。与此类似，第二集《客从北来》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永恒哲学命题开篇，聚焦闽人姓氏，通过客家、畲族以及福建各地习俗、族谱记录、民间故事等，寻访千百年来闽人的血脉流播和闽地民族融合。正是因为以人为本，该片通过呈现闽江沿岸的人们世代延续的烟火日常，反映了作为文明演进独特单元的闽文化，由此让宏大历史叙事成为有温度和温情的表达。

纪录片最后，伴随着闽水泱泱的画面，画外音响起：“今天的故事，正和着闽江川流不息的歌，奔向未来。”《文化闽江》告诉我们，闽江是自然的造化，更是闽人的开拓与创造。它还告诉我们，闽江不断赋予闽人以智慧和力量，也将继续引领闽人开创更加辉煌的未来。

福水悠悠蕴风华

● 陈文吉

河湖是地球的血脉，是生命的源泉，是文明的摇篮。

人类文明是江河的礼赠，长江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从上古的大禹治水、春秋战国西门豹治邺，到秦汉时期郑国修郑国渠、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史禄修灵渠；从西汉贾让治理黄河、隋炀帝杨广修建京杭大运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兴建红旗渠、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五千年治水奇迹，孕育着各具特色的华夏水脉文脉。素以“八山一水一分田”著称的福建，水虽“一分”，但尤显珍贵、更具底蕴。从《山海经》记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到“衣冠南渡”始见于唐刘知几所著《史通》；从三明万寿岩遗址惊现四万年前国内最早的人工排水沟槽，到闽江古入海口昙石山遗址被誉为先秦闽族发源地；从北宋钱四娘变卖全部家产义修莆田木兰陂，到清代林则徐疏浚福州西湖，泽及万世；从宋元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港奠定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到明代中国四大名船之一的福船助力郑和七下西洋壮举。闽之水，悠久而绵长；闽之兴，厚重且激昂。福建最大母亲河滋养八闽儿女，闽人为之冠名“闽江”，“八姓入闽”难断故土之情，福建诸多河流如晋江、洛阳江等至今还保留着中原文化符号，八闽纵横水脉撑起了远古文明与现世繁华。

多山多水多绿的福建，是中国水文化的前沿发祥地和传承地，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深入贯彻新时代治水重要论述，福建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在全国率先全面实施河长制，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穿透的河长体系，创新设立党政“双总河湖长”，河长办联合办公和村级河道专管员，成为全国唯一连续六年荣获国家正向激励的省份；以“爱拼会赢”的韧劲在全国率先推动幸福河湖建设，首家解读幸福河湖内涵、出台评价标准和报告，首批公布福州市内河、厦门筼筮湖、泉州桃溪等11个幸福河湖优秀案例，首次推广龙文九十九湾、将乐池湖溪、武夷山西溪等5个国家幸福河湖建设试点经验；以“敢为人先”的斗志在全国率先探索一系列河湖治理管护举措，幸福河湖促进会、河长学院（河湖研究院）、公检法进驻河长办等实现全覆盖，“委员河长”“河小禹”“企业河长”等形成全民共护，“河湖长制+司法协作”等39项改革举措入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推广清单；以“弱鸟先飞”的干劲在全国率先开展水文化遗产、河湖文化遗产调查认定，公布水文化遗产45处、第一批河湖文化遗产80处，比水利部启动国家水利遗产认定提前了八年，并在全国首家出版发行水文化遗产和河湖文化遗产等两部书籍，持续推动八闽河湖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发展。

如今，治水兴水已在八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河湖文化成为百姓心之所念、福之所往。

福建河湖之特，特在水系密布、独流入海、唯汀独南。这里水资源丰富，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1180亿立方米、居全国第八位，人均水资源量3200立方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从时间上看全年降水量的七八成集中在4至9月，从空间上看闽西北山区水多、闽东南沿海水少。全省河流纵横、水系密布，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740条，总河长2.46万公里，多数河流自成体系、独流入海，无论是重要流域，还是小河小溪，绝大多数发源于本省境内，未出省便入海。其重要流域一路向东、唯汀独南，受地势影响，闽江、九龙江、晋江、交溪、木兰溪等流域均向东或东南流淌，然汀江流域地势由北向南倾斜，造就了这一独特景象。

福建河湖之美，美在小家碧玉、曲折蜿蜒、生态颜值。这里的河流水面宽度多数小于5米，鲜有大江大河，全省最大的母亲河闽江主流长度351公里，全国排名第13位，最大的天然湖泊晋江龙湖，水域面积仅1.62平方公里。河湖虽小，却溪流成网、百川汇流、娉婷婀娜。境内河流犹如龙蛇盘绕，少见笔直河道，群山挺拔、沟谷深邃的地形地貌，孕育出星罗棋布、斗折蛇行的八闽大河小溪，或长或短、或直或弯、或深或浅、或急或缓，呈现了奇山秀水、山水相融的绝美盛景。如今全省河流普遍水清河畅、岸绿景美，从生态河湖、美丽河湖、幸福河湖等理念的迭代升级，到全省综合治水试验、安全生态水系建设、示范幸福河湖创建等举措的持续落地，福建一路探索创新，始终当好全国河湖治理管护排头兵。至2023年，全省示范河湖建设达7000多公里，主要流域国控断面优良水质占比99%，全省森林覆盖率达65.12%，连续45年保持全国首位。全国连续两届共评选“最美家乡河”21条，莆田木兰溪和漳州九龙江西溪独占两席。

福建河湖之韵，韵在厚重悠长、文化多元、别具一格。福建的河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从古越人觅水济民、历代王朝治水安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兴水富民。从平潭壳丘头遗址发现我国东南沿海岛屿最早的水稻遗存，沿海地区年代最早的

史前聚落，到福建省现存商周纣王坝、元代宁海桥、明代郑家坪渠、宋元仙陂等历代王朝治水遗产；从莆田木兰陂、福清天宝陂、宁德黄鞠灌溉工程等世界灌溉遗产的传承保护，到泉州金门供水、大樟溪“一闸三线”、漳州“五湖四海”等现代治水工程的开发利用，八闽儿女对河湖文化遗产始终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如今全省河湖丰富多样、活力四射，无论是海洋文化带给沿海河湖更多包容，侨乡文化唤醒八闽河湖更浓乡愁，茶文化增添大河小溪更雅文韵；还是海丝文化揭开泉州河湖更早遗迹，红色文化加深老区河湖更重厚度，福文化提升福建河湖更美颜値；无论是朱子文化倡导更优清水理念、客家文化启迪更活引水智慧、船政文化引领更精治水创新，还是妈祖文化赋予更高保水信仰、畚族文化激发更火爱水热情、闽南文化积蓄更强兴水力量，福建始终坚持多元融合、河河美美，变害为利、造福于民。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闽水之魂，韵以流之，韵以塑之。透过福建一处处河湖文化遗产，我们仿佛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在河湖治理中不断升华，看到了惠女精神、东圳精神、向东渠精神等在八闽大地不断发扬，看到了洛阳桥古人造桥术、八卦沟古城排水系统、《龟湖塘规》古代村规民约等超群智慧在管河治水中不断拓展，看到了少先队员捐建红领巾水库、“舍小利顾大局”的《龙江颂》、润泽黎庶的艮泉井等蕴含的情怀在爱河护水中不断闪光，为推动幸福河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如今《闽水魂——走近第一批福建省河湖文化遗产》（上、下册）历经作家、专家和编审两年多精心挖掘编纂，不久前由《经济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旨在唤醒更多人参与到河湖文化遗产保护中来，进一步传承好、开发好、利用好河湖资源，深入做好遗产调查，全面讲好河湖故事，将河湖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亲水天堂，清欢秘境

——鸳鸯溪、白水洋散记

● 禾 源



《桃花源记》中有这么一句：“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越是秘境，人们越爱相传。白水洋、鸳鸯溪，被冠以“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分区”，处处登榜亮相，还被称作“亲水天堂、爱侣圣地”，闻名八方。

溪流本就是山水画作生动的一笔，仙耙溪与九岭溪走谷闯滩汇合到白水洋，排山移峰冲出一个偌大的水上广场，且一石而就，平坦如砥，水深仅没踝，水质清洁。站在白水洋边最高的五老峰俯瞰这万米广场、十里水街，会惊奇自己的发现，它是一把写完绝笔一捺的天笔遗落山坳。笔管径直，笔头挥毫，毫端下还有一弯月牙形的砚池。管、毫、池就是人们所说的上、中、下洋，总面积达8万平方米。这把天笔够大够雄，长达2千米，其泼墨的笔头（中洋）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最宽处达182米。

天笔一捺，十里烟波足以震撼人心。奇！

常说：真水无香，真水无色。可是“白水洋”的水有香有色，当然其味其色都不是来自水，而是来自四时山风野嗅、五彩河床，以及朝晖夕阴的光影变幻。白水洋绿树戎装，奇花争艳，异木藏香。一年四季都有花香草嗅，漫步其中，清香便盈满袖中。河床基石上、中、下洋岩底，色彩不同，天然彩绘，清水流过便色彩斑斓。用赤、橙、黄、绿、青、蓝、紫等颜色，或铁、锡、铜、火、菁等元素来描绘，都觉得不能准确描摹出自然画师调出的色彩。不得不叹服这神奇之笔的奇光异彩！

临水观景，醉中恣肆；忘情亲水，童叟同怀。白水洋不仅在俯仰之间、转身之际处处有可观之景，更可贵的是它是亲水的天堂。人人看景，人人亲景，人人是景。踩水、冲浪，打水仗、沐水浴，

走鸳鸯板、骑自行车。各寻其趣，各得其乐。一掬清泉，漾起串串笑语；一洋碧水，蕴万般风情。如是真山真水，又童叟无欺，怪不得许许多多的亲水客在流连忘返中赞不绝口：人间奇境！

白水洋这天笔遗下的有形之作，亦如天书，页页是谜，无法破解。正如文学评论中所说：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莱特。但水之灵性，总能唤起乐水人的共鸣，这里成为讲究天地人合一的瑜伽户外拓展基地，成为世界级精美赛事的举办地。水智于无争、无私、无分别心。白水洋的水以能亲能近，亲近它得一身清爽便明心鉴志，再看周边风景，则心神宁静，想象万千。猴王望月、神龙吸水、水族拜观音、老虎观瀑、智脱纱帽……无不惟妙惟肖。

上善若水，上智也若水，那便是白水洋之水。

来到这里的人就爱说话，话多得如白水洋的水、鸳鸯溪的瀑，一大片一大片地铺展着，一股股地涌来。白水洋的水往下流着，流出了一条激情喷发的鸳鸯溪。

溪无山，水则平淡；山无水，则伟而不灵。鸳鸯溪山水相牵，自然铸就风来雄厚、水流纵情的佳境。延绵十八公里的鸳鸯溪，两岸青山千姿百态。也就是这样的山水，引来一群候鸟，几千年来南北迁徙。鸳鸯善飞的翅膀扇动了情天浮云，嬉水的闲姿在鸳鸯溪映出多情倩影，相亲相爱的气息弥漫溪谷。

峰耸势托天，谷深情生根。鸳鸯溪的种种风情，群峰呵护，深谷隐藏。细听山间淙淙流泉轻声慢语，那便是比翼峰的对咏：“招手呼云绕，心领托雾依”，两情相悦。同心协力，擎举着鸳鸯溪挚爱的丰碑。此境中对岸的青山也化作如来、观音同驾道贺，赞美着人间挚爱的大境。怪不得有人诗咏：“只羡鸳鸯不羡仙。”

看雄瀑激情喷射，将十八公里的鸳鸯溪的欢爱表达。百丈瀑一声震壑，轰鸣山谷，随之而来水雾弥漫；天晴时一道虹桥横架山谷，水帘洞里的倩男倩女，如驻猴王之宫，骚动之心比猴还急。鸳鸯溪大小

瀑布有十余个。仙女瀑，形如少女沐浴，肥臀细腰，端坐于前；千叠瀑，层层托举接引天上之水，瀑边绿树挂珠点缀，激情欢水一沓沓泻下，那种飞升落潭的快感水知瀑明。小壶口，千水收壶，注入鼎潭，一煮千情。玲珑瀑、双龙瀑、鸳鸯瀑……各负形态，各具情怀，把鸳鸯溪的欢情酣畅淋漓地表达。

集溪、瀑、潭、峰、岩、洞、林于一体，清幽险峻，气势磅礴的峡谷溪流景观。

听溪流潺潺诉说，一石一岩一潭一滩，被湿润得斑斑驳驳。一石一情态，一潭一风光。溪中有万蛇出洞、金蟾望月、水宫龙床、鸳鸯欢第、定溪神柱；山峰上有虎嘴岩、鹰鼻岩、三生石、双月宫，还有一穴岩燕暖巢。群蛇、金蟾、河马、猪羊，诸多生灵尽赴鸳鸯娘娘的宴请，峡谷间五口大鼎并列排开，煮水化肴，经年不息。半山腰的鹰、虎，一个伸鼻吸气，一个张着大嘴想一口吞咽，但世间万物相互制约，欲望化石，警示着没有独尊。

山风呼呼，绿浪滔滔，鸳鸯的挚情并没有被吹走，那条长长的情岭就是坚贞爱情的根脉，埋在山间；然而却吹来了2300米的凌云栈道，依壁而行，横空出世，云游脚下，雾填空谷。置身其中，云端之上的惊恐在一步步的凌云微步中慢慢淡去，而滋生的是笑傲江湖绝壁凌空的洒脱，张开双臂，满怀清风，一掌击石仿佛就是一个飞檐走壁的侠客。女士撑把小伞，宛若仙女驾临。凌云栈道，在山崖间楔进了古典，让鸳鸯溪的爱情步入绝尘脱俗的大境。

大股的山风还狠命地往山里吹，向岩里撞，吹得满山古树年年新绿，吹得奇花异香氤氲四季，吹得每一条瀑布水花绽开，吹来一座高度120米山体之内的电梯。48秒间从百丈岩底升到了顶端，这种速度的发酵犹如鸳鸯溪爱情的发酵。从牵手相游，一路下来便发酵成相拥而归。这就是爱侣圣地，鸳鸯的故乡。

亲水天堂，爱侣圣地既在东南山国中，也在闽海雄风里。有着山水之境界，也有着海的风情。

沧海桑田一念间

● 吴伟平

一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的母亲河，裹挟着岁月风尘奔涌向东。见过黄河浩荡的人，心底总会沉淀出一份阅尽山河后的淡然与从容。黄河的雄浑壮阔，是刻在国人血脉里的精神图腾，它见证朝代更迭，承载民族风骨，每一朵浪花都写满故事。今日提笔，我并非想描摹黄河奔涌的姿态，而是借这奔流不息的时光，回溯一段岁月，1994年6月23日，此日注定在海沧发展历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十余年前，厦门实施跨岛发展战略尚处于酝酿阶段，如今繁华兴盛的海沧，当时还只是一座依傍海湾的小渔村。海沧有一百三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林立高楼，没有通衢大道，每当暮色四合，西岸海面点点渔帆便是这片土地最热闹的景致。那一年，我年方二十八，正值意气风发、心怀热忱的年纪，有幸加入海沧投资区拓荒者的队伍，与一群志同道合的追梦人并肩扎根这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

初抵海沧，映入眼帘的是海岸沿线错落分布的渔港与渔村，陆上则是尘土覆盖的路径与纵横交织的田间小道。开发建设从零起步，我们这群外来的建设者，最先做的便是挖井拓路、三通一平的基础工作。我被分配到对外关系部，主要负责招商引资与宣传策划工作。百业待兴的蓬勃景象，点燃了我

们心中无限的憧憬，大家浑身都涌动着干事创业的激情。没有人抱怨条件艰苦，没有人畏惧前路漫漫，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都坚信这片面朝大海的土地，终将迎来蝶变新生。

那天上午，海沧的空气中弥漫着既紧张又振奋的氛围，一个将深刻改变其命运的重要时刻正悄然临近。会场里的人屏息凝神，等待着那一声响彻世界的宣告：“海沧向全世界开放！”话音落下，字字铿锵，力道千钧，久久回荡在天地之间。岁月荏苒，三十多载光阴弹指而过，可这句振聋发聩的话语，至今依旧清晰萦绕耳畔，当日的场景更是历历在目，恍如昨日。这一声郑重宣告，为海沧的发展按下了加速键。

二

海沧地处九龙江入海口，三面环海，一面与内陆接壤，十公里长的深水海岸线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常年温润宜人，平均气温20.9摄氏度，年降水量1187.4毫米，滨海风情尽显无遗。这片土地的通商梦想由来已久。早在十九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便远见卓识地提出，要在厦门嵩屿打造新式商埠，将其作为东南沿海对外海洋贸易的重要口岸。先生的宏大构想，在当年只是一纸蓝图，却为海沧埋下了向海而生、通商世界的种子。

一九八九年八月，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正式批复设立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这座原本藏于闽南海湾的小渔村，缓缓掀开神秘面纱，潮汐退去，阳光、白浪、沙滩这习以为常的海景，霎时成为南中国一片万众瞩目的开发热土，豪情万丈逐浪而来，带着大海的浪漫迈入崭新的历史。

放眼今日海沧，昔日构想早已化为现实。深水码头无人机车自由穿梭，年吞吐量超千万标箱的东方大港连通全球；区域经济节节攀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型建材、精细化工等高端产业集群蔚然成链成片，一座产业兴旺、活力四射的现代化新城傲然屹立。

回望创业之初，一切皆是艰难险阻。那时的海沧，连一平方米的水泥路都是奢望。它与厦门本岛隔海相望，两地最近距离仅有870米，咫尺之隔，却生出“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日月思君不见君”的无名惆怅。彼时，民间流传着“宁可岛内一块砖，不愿海沧一套房”的说法，寥寥数语，道尽了当年海沧的窘迫与落后。隔海相望的距离，不仅是地理上的阻隔，更是观念、理念的鸿沟。现实的落差时常化作萦绕心头的惆怅，鞭策着我们每一位建设者，催生沉甸甸的紧迫感与使命感。招商引资工作更是举步维艰，客商不远万里纷至沓来，我们却拿不出像样的城市风貌与配套设施。困境面前，我们没有退缩。为了向世界展现海沧的潜力与未来，我从海洋文化、港口历史、风土人文、气候区位等方方面面入手，一点点挖掘梳理海沧的底蕴与优势，用心打磨每一份宣传材料，耐心讲解每一处发展规划，双脚走遍每一寸土地。以真诚打动客商，以实干兑现承诺，以亲清相待结成朋友，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在空白之上书写篇章。一代代拓荒者接续奋斗，风雨兼程，终让沧海变桑田，如今的

海沧，早已告别低矮村舍，高楼依山傍海拔地而起，入夜后万家灯火璀璨，勾勒出繁华都市的轮廓。短短三十余年，依托厦门跨岛发展战略，厦门西边小镇的海沧蜕变为现代化滨海新城，一代人用汗水与坚守，缔造了属于自己时代的发展奇迹。

三

著名战略学家弗凯尔说过一句名言：“历史在某个节点，尚能影响历史的进程，一旦过了这个节点，便将成为不可改变的命运。”放眼世界，海沧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握历史机遇，带领人民创造出翻天覆地人类历史奇迹的一个缩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历史的走向，既由时代大势决定，更掌握在每一个拼搏奋进的人手中，凝聚着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力量。

行走半生，亲历沧海巨变，我对此有了更为真切的体会。我青年时代扎根海沧，那一场宣告、一声号角，定格了我的青春，融入了我的血脉，在往后数十年的岁月里，久久激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一路走来，绿荫不减来时路，初心不改少年情，恰如黄河之水来自天上，高山流水，而邹鲁之滨有一股自海沧入海的气流，使得这片热土与华夏大地同呼吸、共命运。作为全国最早设立、面积最大的台商投资区，海沧因台而立、因台而设、因台而兴，地处闽台交流前沿，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纽带。悠悠岁月流转，每当我伫立海沧海岸，远眺茫茫海峡，望向一衣带水的宝岛台湾时，心底那份牵挂与期盼，依旧惆怅未减。风正一帆悬，潮平两岸阔。什么时候，海峡两岸能自由往来，同胞不再隔海相望，阔别难聚。

穿越时空的梁厝

● 黄 红

水塘盈盈，杨柳纤纤，鸭鹅闲庭漫步，羊驼嗷嗷待哺。这场景乍一看，妥妥的农村风光，可是它偏偏和大名鼎鼎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作邻居。它，就是福州三江口梁厝历史文化街区。

闽江，福建的母亲河，在这里与乌龙江、马江三江汇聚折向东北入海，形成三江口。外形似一尾金鲤的三江口，成为福州这座奔跑发展的城市“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发展战略的重要节点。这里视野开阔，38公里长的滨水岸线，展现自然山水与城市格局相交融、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辉映的独特风韵。目前三江口生态公园正按“三区八福”规划展开建设。不久前开放的部分公园景区，成为网红打卡点，万头攒动，热闹非凡，江滨路上私家汽车排成长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其中“福缘一生”下马鞭花海是年轻人的浪漫花园；“福舟破浪”1.6万平方米的粉黛乱子草区似层层麦浪令人流连忘返；“福厝花开”借着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梁厝历史文化街区，展现时尚与田园的独有魅力，吸引人们纷至沓来。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作为福州文化新地标，是福州最大的文化表演场所，有福州版“悉尼歌剧院”之称，占地15万平方米，由芬兰大师佩卡·萨米宁亲自设计，俯瞰如一朵盛开的茉莉花，由五个花瓣对应五个场馆：多功能戏剧厅、歌剧院、音乐厅、艺术博物馆和影视中心，2018年10月10日，中国

爱乐乐团首场演出开启。

梁厝，这座古老的村落，就这么穿越时空，悄悄停留在国际化滨海新城的怀抱。

乘地铁1号线到达梁厝站。走近梁厝，仿佛来到村庄旷野，青草的味道扑面而来，一下子让心儿敞亮，贪婪地吮吸着迷人的空气，眼珠儿也起劲地到处张望，原本十月深秋的季节，四周依然花红柳绿，古韵悠长。

村庄环靠燕山，水绕聚落，建起了宗祠、家庙，村落保留了大量梁氏祖宅、民居，数量多、分布广、年代跨越大，是反映血缘社会传统聚落的典型样本。踏进村落，古代民居一幢幢原汁原味地摆放，木板门窗吱呀一声推开，仿佛回到久远的年代，耕作用的农具摆放在角落，光滑的石磨静静地站着，主人已然搬离，这农耕的滋味则永久留驻。最显眼的永盛梁厝宗祠，这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门前一方大水塘，游鱼嬉戏，荷叶田田。大门两侧各有一只象，脚踏八宝，背驮马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象由小白瓷酒杯拼成，由村里人们自愿捐建，家里有几口人就拿几只酒杯，寓意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古厝之一的桃源左东境又名“社境”，即村里社区办公地点，现在为老年活动中心。门前墙上“新年快乐，合境平安”寄托着对全村人民的美好祝愿。不远处供销社旧砖青瓦结构的老房子，里面用的货架保留了原先深绿色油漆木架及柜台，我饶有兴趣

地围着柜台东瞧瞧西望望，很想旧货架上找到小时候爱吃的酸梅糖、泡泡糖，可惜只有方便面、可乐、雪碧等食品饮料。

在“田宅”左侧，开了家“吴氏酒坊”，对联“闻酒三分醉，开坛十里香”醒目地张贴在门前，一个个披着红头巾的酒坛摆满门庭，黄底红边的“吴氏番薯烧”幌子迎风飘扬。番薯烧也叫地瓜烧，是本地村民用地瓜酿的酒，浓郁正宗的地瓜烧酒香味充斥酒肆，引得爱喝地瓜烧的老福州人闻香而来，抱酒而归。

遥想当年，梁氏先祖迁居于此，盖屋建厝，繁衍子孙，辛苦耕种，厚德崇文，作为耕读文化下三江口的第一村，梁厝文风鼎盛，从宋朝至今共产生27位进士，历史上出现福州地区“无梁不开榜”的盛况。清代署理两江总督梁章钜，中国近代科技翻译家梁鸣谦，一村两院士梁守槃、梁敬魁，二七烈士梁甘甘，马江海战烈士梁祖勋等均出自梁厝。

坐在门前石凳上，思绪飘扬在宋、元、明、清其中的一天，男耕女织，牧童吹笛，好一幅春耕暮归图。一抬眼，就看见对面小山坡上，顽皮的孩童在房车中跳上跳下，好大的房车，酷毙了！我有些恍惚，是时空，是我，还是古厝，穿越了？！

靠近山坡，横竖停放着二十几辆房车。进口的、国产的，大如重型货车的，小如海边帐篷的。我直奔最大的而去。这是一辆福特进口房车，香槟金的车身在阳光下隐隐泛出金色，车主人坐在真皮沙发上，车内应有尽有，厨房、客厅、沐浴房、厕所、卧室，它就像一处移动的房子。和车主聊天得知，他们是福州房车车友会，今天车友们齐聚一堂，到此一游。许多游客也聚拢来参观，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有位游客感叹：如果可以租一晚上，带着家人，在这里享受，十分惬意。

村落里专门开辟了亲子乐园，为孩子们准备了

种菜、草莓盆栽种植、赶小猪、喂灰兔、捞鱼、躲迷宫、磨豆浆、团扇彩绘等游戏项目。一位年轻的父亲手把手地教儿子顺时针磨着黄豆，看到一粒粒黄澄澄、圆鼓鼓的豆粒转眼间变成乳白色的浆汁流淌下来，小孩子特别新奇，又抓一把放在石磨中用劲磨起来。看着这些大小孩子玩得不亦乐乎，我也深受感染，蹲下身冲着慢条斯理啃着胡萝卜的胖兔子呵呵笑打招呼。

梁厝历史文化街区目前已建成一期，于2020年正式开街。靠近山丘的东边还在建设二期、三期项目。路旁蜿蜒的人工小溪如丝带般环绕，溪畔芦苇花正开得茂盛，一阵风吹来，摇曳的芦花有着十足的风韵。往前几步，几亩水稻田出现在眼前，齐腰高的水稻长势喜人，稻穗尚未完全成熟已然丰收在望，不禁令我想起我的童年，在农村跟着姐姐们，秋收时农民在前面收割，我们在后面捡拾些稻穗，又好玩又可以为家里增补些口粮。一种柔情油然而生，这熟悉的稻田，勾起我尘封的记忆。现在的城里孩子哪里见过水稻田，能够来到这里看水稻田，认识天天吃的白米饭的成长过程，了解每一粒米都来之不易，这也不失为父母教育子女的好机会。

古厝预留了大片空旷的平地，准备把其他地方的古建筑迁到这里来。在村落中心，一座高大宅院成为春仑茉莉花茶的茶栈。人们围桌而坐，嗑着瓜子，点上一壶春仑茉莉花茶，说着闲话，舒心放松。宅院周围种满茉莉花。洁白秀丽的花儿俏立枝头，点点白花在绿色枝叶的衬托下愈发精灵可爱，惹得游人时不时俯下身去亲近它的芬芳，用相机珍藏它的美丽。正对面，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妩媚多姿，恰如从这里漂移过去的茉莉花，逐渐壮大，用音乐、舞蹈滋养着福州城市，盛开在福州滨海新城，传唱着诗意生活的华丽篇章，展示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桥立沧海

● 钟兆云



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 伊海/摄

一首《坐上动车去台湾》，让“2035奔赴宝岛”的美好愿景传遍神州大地。

这条圆梦之路的关键起点，正是坐落于福建东部海域的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这座斩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填补福建高速建设领域该奖项空白的超级工程，不仅是助力平潭发展的腾飞重器，更是京台高速的核心枢纽，亦是一座镌刻着初心、担当与家国情怀的时代丰碑。

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承载着两岸同胞的深切期盼，也刷新了世界建桥纪录。它的建成，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更凝结着每一位建设者的辛勤汗水。对此，曾担任建设大桥甲方负责人、福建省首届正高级工程师丁玉仁感触颇深。

默默耕耘于海岛交通事业数十年的丁玉仁，在退休之际，人们由衷称赞他藏在大桥背后的赤子初心与清风风骨。我与这位建设部劳模相识于省委党校，相知却是在他退休赴榕探望女儿的雨夜畅谈之中。那日大雨滂沱，他专程登门，只因读完我悼念先父的文章心生共鸣，想要交流心得、探访我的“苦乐斋”。一番促膝长谈，让我读懂了这位海岛建设者滚烫的人生底色。

丁玉仁出身平潭农家，父母皆是朴实的渔农百姓，生活清贫却始终坚守“勤读有书，勤钓有鱼”的家训，倾尽所有培养子女。他年少时一边放牛一

边苦读，凭一腔韧劲考入大学，走出海岛又毅然归来。每当谈及英年早逝的父亲，丁玉仁总是难掩悲戚。其父于2000年初不幸遭遇车祸，当时平潭与外界的交通往来仅依赖轮渡，因海上航行颠簸导致急救延误，父亲最终在他怀中离世。这份刻骨遗憾，成为他毕生的执念。彼时刚过不惑、任职平潭县交通局副局长的他，立下铮铮誓言：倾尽毕生之力，为平潭跨海建桥，终结海岛靠轮渡出行的困境，告慰父恩、造福乡邻。二十余载光阴流转，这份初心从未动摇，从蓝图论证到落地建成，他把青春与热血全部献给了平潭的跨海大桥事业。

熟悉丁玉仁的人，都知晓他标志性的洪亮嗓音。他常自嘲是海岛海风“造就”的“喇叭筒”，常年驻守海风肆虐的跨海工地，狂风常吹散人声，久而久之便养成了高声说话的习惯。声若洪钟的外表之下，是他心细如丝、谦逊纯粹的本心。

丁玉仁的风骨与温暖，更藏在家庭与善意之中。他常感念妻子的默默守护与时刻警醒，出身寒门的夫妻二人，始终谨记初心、清白做人、踏实做事。多年来，夫妻俩默默帮扶因台风失父的三姐弟，倾力帮助三个孩子求学成长，直至三人全部考入大学，相继入职公职岗位与企事业单位。常年拼在一线的丁玉仁自幼身患顽疾，身体底子差。高强度工作透支身体，他忙里偷闲修习太极调理身体，还练

就一身太极功底。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丁玉仁自大学毕业之后，主动选择返回故乡，投身平潭交通建设事业二十余载。其间，他亲手主持推动两座跨海大桥相继建成通车，一举终结了平潭岛千百年来依赖舟楫往来的孤岛封闭历史。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斑白，六千余个日夜的坚守，他将所有心血与精力，全部倾注于跨海工程的建设之中。尤其是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作为世界最长的海峡公铁大桥，凝聚了他半生的理想与热爱，已然成为其人生历程中最厚重的勋章。

我对这座大桥的敬意，由来已久。在担任改革开放献礼专题片《四十年，山与海的交响》总撰稿时，我便深度了解过它的非凡意义。大桥起于福州长乐松下镇，串联多座海岛，跨越复杂水道，全长16.34公里，跨海段超13公里，总投资超164亿元。看似壮阔的数据背后，是世界级建设难题。平潭海峡是世界三大海上建桥禁区之一，风浪大、水文复杂、气象多变，每一寸施工推进都面临重重考验。

作为项目核心负责人，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丁玉仁，扎根施工现场，紧盯每一道工序、把控每一处细节，全程监督施工建设，决不允许半点疏漏。2019年12月21日，大桥铺轨进度创下日均两公里的佳绩，丁玉仁在日记中写下满心期许：“大桥终将连通平潭与内陆，拉近大陆与宝岛台湾的距离，让海峡两岸愈发紧密相连。”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海上巨龙逐渐成型，天堑变通途的愿景一步步落地。

岁月不言，山河为证。如今的丁玉仁，耳畔常萦绕着海涛阵阵，心中长存《坐上动车去台湾》的美好旋律，还想着为大桥写本书。

2020年10月1日，大桥公路段正式通车；同年12月26日，高铁顺利进岛。一桥飞架沧海，让曾经地处交通末梢的平潭，成功接入全国交通大动脉。高架出海、吊杆凌云，大桥如巨龙横卧碧海，以壮阔的姿态拥抱山海、联结两岸。它不仅是打通平潭

发展壁垒的交通桥、承载百姓幸福生活的民生桥，更是寄托着两岸同胞期盼、昭示家国一统的同心桥、圆梦桥。面对所有赞誉，丁玉仁始终重复一句话：“我只是近万名建设者中最平凡的一个，所有成绩都属于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

定居平潭三十年的余小燕，对这座大桥有着切肤的感动。早年海峡无桥，父母从四川赴平潭探亲，需长途排队候渡，海上颠簸晕船呕吐，每一次相聚都历经波折。二十年后大桥凌空而起，车灯璀璨、长桥跨海，昔日遥不可及的海岛天险，化作畅通无阻的通途。父母驱车驶过大桥时，恍惚不敢相信眼前的巨变。山海换颜、烟火新生，这座桥不仅改写了平潭的交通格局，更彻底改变了海岛百姓的生活，让远方不再遥远，让团圆不再艰难。

我曾和丁玉仁漫步大桥。海风拂面、浪花轻拍，长龙般的大桥横跨碧海，气势恢宏。聆听其饱含自豪的讲述，深切体会到，此桥的意义已远不止于交通设施。它既是奋斗者的荣耀印记，亦是平潭巨变的见证，更是两岸同胞同心同德的生动象征。

这座跨海大桥，更深深牵动着两岸青年的心。台湾青年林智远已在平潭生活多年。初到平潭时，他曾以为这里只是普通海岛，却被日新月异的建设风貌、超级工程的壮阔景象深深震撼。目睹大桥建设者们不惧风浪、奋力攻坚的身影，他坚定了扎根平潭、深耕两岸交流的初心，加快民宿创业步伐。还时常用镜头记录平潭的巨变，将其传回台湾，让对岸同胞看见大陆的快速发展，感受两岸同源的家国情怀。大桥通车后，形成福州—平潭半小时生活圈、经济圈，海岛旅游资源全面盘活，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便捷的交通彻底拉近两岸距离，让两岸往来化作“一泡茶的功夫”。沧海澎湃，潮起东方，这座跨海大桥为台海融合发展预留了无限可能。

桥立沧海，如虹贯天；人守初心，如光灼灼。如斯长桥，见证山海巨变；如斯斯人，不负家国岁月。

千年宝藏与机遇的璀璨辉映

——南岛语族文化助力平潭发展腾飞

● 许桂荣

2014年我从台北港搭乘海峡号，第一次踏上平潭岛，内心充满着好奇与期待，据说这里有着千年一遇的发展机遇，是特区中的特区，甚至比特区还特，独一无二绝无仅有，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座小岛的真实情况。从澳前码头前往平潭县城的路上，我看到公路旁经过天然风化光滑完整凹凸起伏的岩石山壁，内心非常震撼，这是经过大自然经年累月风化雕琢打磨而成的宝贝，也是因平潭开发起步较晚而得以幸存的原始景观。我当下直觉平潭观光发展潜力巨大！

因缘际会之下，2016年我竟在平潭定居了下来，一转眼已在平潭生活了十年，这十年来亲眼见证了平潭翻天覆地的变化。平潭管委会所在的新区，从一开始人烟稀少店家餐厅寥寥可数，到现在白天车水马龙朝气蓬勃；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从参与建设开发的朴实工人，变换成朝九晚五、衣冠

楚楚的白领与青春洋溢的莘莘学子，平潭的成长肉眼可见。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巧妙地挡住了远近闻名的平潭大风，平潭的变化，连气候环境都跟着在变，变得越来越宜居，越来越舒适。许多不知名的水鸟在天牛河畔、如意湖边自在遨游，良禽择木而栖，平潭的生态获得了野生动物的认可。这是人类的智慧，也是老天爷的恩赐。

平潭过去作为两岸对峙的最前线，一直未能获得大力的开发，在这个建设起步较晚的福建第一大岛却意外地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前遗址。如今平潭设立为综合实验区又是中国第二个国际旅游岛，开启了它千年一遇的新篇章，与地底下的千年遗址，产生了一连串的化学反应，隐隐相互辉映。2018年我第一次参观了壳丘头遗址群中的龟山遗址考古现场，当时的考古现场就是荒郊野岭中一块泥土地上搭了一个大棚子，进出大棚的门用一条铁链锁拴

上，较为简单克难。2019年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成立，国内有了第一个专门研究南岛语族的学术性民间社团，研究南岛语族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正本清源，把多年来海内外学术界众说纷纭的、似是而非的各种学说、各种误解，找出最有力、最科学的证据来拨乱反正。

无巧不成书，2020年我加入了这个研究院，那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付巧妹教

授团队与我们合作，利用抽取福建漳平奇和洞出土8400年前的人骨DNA，进行基因组数据的比对，比对结果惊喜地发现，这颗头盖骨的主人基因与南岛语族人高度相关，也与台湾高山族中的阿美族群与泰雅族群基因组数据相似度高达70%以上，这篇研究论文刊载在美国科学期刊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也是全世界首次通过古基因组数据明确了中国八千多年前的古南方人群是南岛语系人群的祖先来源。如此一来，台湾岛内少数有心歪曲事实的台独分子与被政治操弄蛊惑的老百姓，即便宣称自己不是炎黄子孙而是南岛语族人，南岛语族的最早祖先也经证实来自祖国大陆了，原来两岸的血脉相连不只限于历史时代，还可以追溯到史前的石器时代。

自此，研究院所在的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开始络绎不绝，不管是公务调研、考察交流、研学互动、观光旅游，基地造访人次屡创新高。在福建省委、省政府与平潭党工委管委会的高度重视下，2024年底平潭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该博物馆在范雪春与傅宪国两个专家工作室的指导下完成展陈升级，成为集考古发掘、文物收藏、科学研究、宣传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展厅总面积约3800平方米，以“源”“流”“彩”为主线，分设“向海而生——平潭史前文化”“风好扬帆——南岛语族航海术与文化”“南岛艺韵——宝尔博物馆珍藏”三个展厅，通过丰富的文物展品、翔实的历史资料以及虚拟现实、互动体验等先进的展陈手段和多媒体技术，全方位展示南岛语族的独特文化，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其历史文化魅力。同时研究院指导开展博物馆讲解词编写工作，为壳丘头遗址博物馆讲解工作提供坚实的保障。

地下的千年宝藏终于有了专属的博物馆作为栖身之所，也获得了更高端大气的展示平台。走进博物馆，可以感受到印象中风餐露宿的考古工作变

得科技先进，泥塑土烧的文物在灯光的照射下也显得熠熠生辉、闪闪动人，仿佛在自豪地诉说着自己的辈分。参观博物馆像是走进了时光隧道，遥想南岛先民当年，独木舟出发了，雄姿英发。星辰辨位，扬帆破浪，谈笑间，轻舟已渡万顷波。大洋遨游，情怀应笑我，诞生宝岛。是非成败转头空，两岸多少事，皆载青史中。平潭因台而设、因台而特，如非国家对平潭的特殊关照与厚爱，作为台胞的我岂可能参与到这千年一遇的伟大建设呢？随着博物馆的设立，周边南岛佳苑民宿、岚岛栖迹客栈、岚村语旅游餐厅、蓝麒麟餐饮特色菜等商家纷纷开张，人民群众嗅到了千年宝藏带来的一丝商机，紧接着2025年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入选全国第五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平潭的南岛文化经济指日可待。

千年宝藏的底蕴，滋养着平潭的文化根脉；千年机遇的加持，推动着平潭的开放腾飞。2026年5月18日，“壳丘头南岛语族文化基本陈列”入选第二十三届全国博物馆十大展览精品奖，这是中国博物馆界的最高荣誉，也是对平潭文物保护与展陈水平的高度认可。目前，考古遗址公园文化广场及配套工程建设全面提速，部分主体已对外开放，游客服务中心和考古体验区等配套设施将于7月完工，建成后将形成完整游览动线，大幅提升景区承载能力与游客体验。同时，博物馆与美国宝尔博物馆、塔希提和岛屿博物馆等多家海内外机构签订姐妹馆协议，深化对外学术交流与文化合作，助力平潭打造国际南岛语族文化高地。千年宝藏与千年机遇的璀璨辉映，放射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万丈光芒，从海岛乡土启航驶向浩瀚国际，为祖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画下精彩的蓝色篇章！

（许桂荣，平潭综合实验区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副院长）



海坛水师纪略

● 阿 灿

明末清初，东南沿海连年兵燹，战争主要围绕清军与南明郑氏集团之间展开。海坛岛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之一，先后控制在周鹤芝与郑氏父子手中。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军在福清镇东城设援剿镇，十九年（1680年）平复海坛后改援剿镇为海坛镇，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后海坛镇移驻本岛。有清一代，前后赓续两百多年的海坛水师镇历史自此开启。

海坛镇水师前期的名将功臣所累积的赫赫战功，几乎与收金厦、攻澎湖、平台湾有关。如首任总兵林贤，他跟随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攻克厦门、金门后授海坛总兵，之后在攻打澎湖一役，施琅上奏康熙帝报捷首功，平台回师后晋封为荣禄大夫。林贤麾下的海坛镇右营千总杨士珦，随林贤克复金厦有功。后得到施琅重用，委以招抚重任，说服郑军主将刘国轩来降，为平复台湾立下奇功。还有海坛镇守备李琦、胡宗明等人，皆在攻打金厦、进取澎湖三十六岛及平定台湾战役中有功，累功加封左都督，拜骑都尉。

平台之后，施琅上《陈台湾弃留利害疏》，全面阐述治台方略，其中也为清王朝管辖和治理台湾莫立了两岸换防制度。此后，至光绪二十一年的两百多年间，两岸班兵换防约计七十多次，历代海坛镇水师官兵随着班兵换防出入台海两地不计其数。诚如平潭民谚所云，“二千四百兵换班，不离台湾海山。”今日见诸史料记载的，如康熙年间的蔡炳“康熙年入伍为海坛镇署后勇，换班戍台湾……立擢台中把总”；张启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

授台湾镇总兵”；纪朝升“雍正乙卯（1735年）任台湾安平营游击，在任两年卒”；陈阶升“嘉庆间任台湾艋舺营参将”；黄进发“道光间任铜山营参将升补澎湖协副将”；江继芸“道光十二年（1832年）随师赴台，战枋树窝、小鸡笼，以擒贼功擢参将，累迁台湾副将”；江国珍“行伍出身，历任台湾安平协副将”，同治七年战死安平；詹功显家族四代人都有换班戍台经历，祖父詹元曾任澎湖协把总，其父詹殿擢曾“檄带浙江官兵渡台协剿”林爽文所部，本人在嘉庆、道光年间两度在台湾安平、淡水艋舺、澎湖等地历任千总、守备、游击、参将、副将等职，前后长达二十五年。以上举凡多属功成名就者，而战死海疆、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将士又有多少呢？民国《平潭县志》就记载了多位此类的遗孀节妇。毫无疑问，在前后两百余年的班兵换防中，海坛子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由于土汉冲突、闽粤移民矛盾等原因，清代台湾社会颇为动荡。游民械斗、农民起义、豪强骚乱、地方暴动时有发生，其中大规模的民变暴乱七次，分别为康熙年的朱一贵起事，乾隆年的林爽文起事和陈周全起事，嘉庆年间的蔡牵、朱濆海盗集团横行，道光年的张丙起事，咸丰年的林恭起事，同治年的戴潮春起事等。在历次的戡乱征战中，除了历年换班戍台的海坛子弟，海坛镇标的水师官兵一样无法置身事外，他们每每与闽浙其他兄弟水师镇协一道，渡海赴台、浴血奋战，客观上为维护台湾社会稳定和捍卫海防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建于光绪年的澎湖马宫澳忠烈祠，奉祀同治元

年“营协各标戍兵调赴台湾剿办戴逆案内殉难诸将弁”，总计165人，其中海坛标占92人。有史可据，在海坛水师的历史上，为了收埋那些在换班戍守中客死台澎的将士遗骨，先后修筑了三处义冢。此外，现在位于台南安平的海山馆与平潭的五福庙也是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物遗址。前者由当初戍台的海坛籍官兵筹捐所建，主要目的是帮助解决班兵待渡食宿诸事。后者奉祀海坛城隍和台湾城隍，俗称“一庙两城隍”，台湾城隍便是当初换防的海坛水师官兵自台湾府城移祀，寄以祈求戍台将士的平安。而位于澎湖的海山馆，日据时期被拆毁征用，馆内遗存后收藏在重修的施公祠中，有题刻着“福建海山馆”的天公炉，还有“寰海皆春”“福曜海山”两块匾额等。据说，现在管理施公祠的董事，依然还是迁居澎湖的海坛后裔。可以想见，在两百多年的两岸班兵换防史上，因缘频繁的水师官兵往来，让平潭、台湾两地结下了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两百多年的海坛水师历史上，先后在总兵任上的人数就有上百位。其中，历朝历代皆不乏名将名臣。如康熙朝的林贤、朱文、杨世懋，雍正朝的张天骏、吕瑞麟、陈勇，乾隆朝的甘国宝、蔡攀龙、丁朝雄，嘉庆朝的李长庚、孙大刚，道光朝的倪起蛟、陈步云，咸丰朝的沈河清、陈世忠……而从海坛镇成长起来的水师将领更是灿若星河，不胜枚举。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朝的水师提督或总兵，如魏文伟、林国彩、杨华、李光显、庄机芳、陈显生、陈朝良、沈镇邦、韩嘉谟、陈胜元等人，都曾担任过海坛镇的游击或守备。嘉庆一朝，为围歼蔡牵、朱濆海盗集团，前后投入了15年时间。此役牺牲了一位提督、两位总兵，提督是李长庚，乾隆五十二年署海坛镇总兵；总兵是定海镇罗江泰与温州镇胡振声，两人都曾护理过海坛镇总兵，后者还担任过海坛左营游击。此役中，当时的海坛镇总兵

孙大刚前后在任七年之久，不管是罗江泰、胡振声、王得禄、邱良功，还有后来道光朝的江继芸总兵、陈化成提督、詹功显提督等，都曾是他的麾下将弁。牺牲于道光年间的民族英雄江南提督陈化成，这段时期就曾在海坛镇右营游击任上，前后四年。

有道是“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起于卒伍”。事实上，海坛镇水师不仅走出众多影响中国海防史的名将名臣，同时也造就了海坛成为清代水师之乡，涌现出数以百计的本土水师将领，形成清代海坛“一里六提督十二总兵”的地方人文奇观。提督、总兵以下的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级的海坛籍将领更是层出不穷，且出现祖孙、父子、兄弟、连襟成群结队的情形。他们这种你追我赶、前赴后继的从军热情，对激励乡人、砥砺后代既起到了垂范作用，也为平潭后世深植下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的社会氛围与传统情怀。

在清代，水师人才难得，但行伍出身的普通兵弁想封官晋爵却极为艰难，有多少人尚未谋得一官半职便已葬身大海。平潭流传的一句民谣“班兵命运随浪漂，三死六留一回头”，便是戍台军旅含泪带血的写照。因此，最后能谋得晋升者，不仅要武艺高超、颇具谋略，更得有过人的胆识与勇气，甚至有不可或缺的一些运气。可以说，哪怕是低至九品的水师外委把总，都得历经九死一生。这两百多年的海坛水师史，平潭军民中不知有多少的亲朋好友、乡邻乡亲在保家卫国中葬身大海、埋骨他乡，那源源不断传递着艰苦危险的兵戎生涯，犹如故乡这劲利的海风不停地磨砺着这方土地。

所以说，如果你能够看到海坛水师这段荡气回肠的浴血史，你也不难找到这个族群留在血管中的血性基因。身为平潭人，我们不妨骄傲地这么说，那两百多年的海坛水师历史，其实是书写在波澜壮阔的大海之上……

三十六脚湖的岁月波澜

● 欣 桐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刘禹锡的名句，仿佛为君山与三十六脚湖而作。君山主峰插云峰海拔434.6米，虽不及名川大山伟岸，却是海岛最好的屏障，挡住了常年不息的东北季风。而三十六脚湖之于平潭，正如西湖之于杭州：“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一座城市若无山水，便似缺少气质的人，徒有其表。试想，若无三十六脚湖，这座偏居大海的平潭岛，将少了多少风光，更遑论那养育四十万儿女的饮用水源。

大自然何其神奇——它不仅将半洋石帆、海坛天神、仙人井等奇观赐予平潭，更将福建省内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深藏于海岛腹地，成为这座岛屿生生不息的源头。

探秘“岛中湖”

位于平潭主岛——海坛岛中部的三十六脚湖，历来是游客好奇之地，亦是地理探秘的绝佳样本。湖名曾作“三十六胶湖”，据1922年《平潭县志》载：“湖共三十六脚……周二十余里。东北近海，积沙成冈，西南诸山之水汇于此。湖上峰峦如画，有大小龟山、龙屿、石壁荷香诸胜。”这段百余年前的记述，已隐约勾勒出湖泊的成因轮廓。

现代地质调查进一步揭示了其科学渊源。福建省林业勘察设计院规划报告指出，受新构造运动影响，地壳运动与滨岸沙坝（堤）的自然堵塞，在坛南湾内形成一个面积约150公顷的潟湖；后经漫长的大气降水淋滤，逐渐淡化，终成淡水湖泊。这也是福建省最大的天然淡化潟湖，在全国海岛湖泊中

亦属罕见。

福建省地质调查研究院的解释为：三十六脚湖属于潟湖类型，波浪向岸运动形成离岸坝，将海水切割，内侧形成封闭水域；淡水持续注入，盐分稀释，最终演变为淡水湖。《平潭县海域志》则从地貌角度补述：湖三面丘陵环抱，东接滨海小平原“七里埔”（因距海约七里得名），湖岸沿山脚蜿蜒，湾叉四伸，状若三十六足，湖名即由此而来。

湖泊的“身份”转变，更离不开近现代水利建设。笔者曾采访《平潭水电志》主笔余乃彬老人，虽已年过八旬，余老仍记忆清晰。他于1956年调至县水利局，开始实地考察，直至1995年方完成稿。据其回忆及志书记载，1959年平潭竹屿口围垦工程启动，为灌溉新垦地，1964年至1970年，在北面西楼村开凿隧洞引湖水。后因供水不足，又修建拦水坝和溢洪道，并开凿大南坑输水隧洞，扩大汇流面积。工程完成后，水库控制流域面积达13.4平方公里，总库容超1600万立方米，灌溉范围覆盖北厝、岚城等四个乡镇。

1975年，六楼岭自来水厂建成，湖水经净化供应县城居民生活及工业用水。自此，三十六脚湖正式成为平潭的“母亲湖”，担当全岛最重要水源地的重任。从天然潟湖到人工水库，从咸涩海水到甘甜淡水，这片水域的变迁，既是地质演化的缩影，也是一代代平潭人治水兴岛的见证。

烟波壮阔几多秋

三十六脚湖自然保护区虽仅十余平方公里，却集湖、山、林于一体，融岩、礁、屿于一境，湖平如镜，岸草芊芊，怪石峥嵘。清末文人何连城诗赞：“万顷波涛一镜开，彩云涌处接天台。”

湖畔最值得一书的，是“观成万亩”摩崖石刻。其背后，是一段百年前的悲壮往事。

宋廷模，号子山，云南晋宁州人，清光绪癸巳科（1893年）举人。1904至1907年，他任平潭同知。在清代平潭115年间历任的62位同知中，宋廷模是

极少数被载入民国版《平潭县志·名宦传》的好官。

当时平潭海岛耕地稀少，稻米无法自给。宋廷模曾设想涸湖造田以解民饥，最初计划在竹屿内港围海造田，后因条件限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转而在三十六脚湖东侧的七里埔启动建造排水石涵的涸湖工程。他为此借库银二千两，亲自设计并雇工建造百丈石涵导水入海。然因七里埔一带长期风沙肆虐，石涵被风沙压毁填埋，公款损失两千金。工程虽败，其心可悯。

为纪念此举，宋廷模令石工搭高架，在湖南村东侧山腰一块高约12米、宽约8米的巨石上刻下“观成万亩”四个楷书大字。大字左边落款“宋廷模”，下端另刻两枚印鉴：一为篆书“宋廷模印”，一为花纹印“子山”。距此东南约500米处，又镌刻“沙开涵固，水涸田增，农欢国裕，岁乐福臻”以明志。

1988年，此石刻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平潭现存最大的摩崖石刻，三十六脚湖畔还有奇妙的南北两处风动石，南岸那块底部仅剩方寸支撑，却屹立百年。清代诗人俞廷萱曾作诗咏叹其“倾动唯凭指顾间”“坚贞本质总难移”。平潭第一代摄影师陈菊生，曾在1986年带着学生拍摄此地风光，那张“巧手推风动石”的相片，后来入选了岚岛首套风光明信片。

湖中有一石礁如苍龙昂首，取名为“龙屿”。旧传“湖神甚灵”，清乾隆年间，福清县丞岑尧臣建“龙宫”于其上，传言此下有潜龙，此后，龙宫成为祈雨之所。湖中还有大小两座山丘，远望如龟，首尾相衔，称“神龟石”；另有莲花石、钓鱼台等胜景，美不胜收。

地质学家称，这些海蚀地貌对于研究燕山晚期地质运动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大海的雕塑壮阔而带有征服性，三十六脚湖便是在碧波万顷中，被雕琢出的一颗明珠。清代俞廷萱曾泛舟感怀：“波光如画碧如油，日落风清好泛舟。三十六湖烟波阔，不知领得几多秋。”

治用结合，“母亲湖”见证新发展

时移世易，随着平潭综合实验区成立，大开放与大建设使生产生活用水激增，仅靠天然来水，母亲湖不堪重负。为解决缺水之困，福建省政府批准实施被称为平潭“生命线”的“一闸三线”工程。

该工程是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以永泰大樟溪莒口拦河闸为“一闸”，其中平潭输水线长达92.15公里，是距离最长、难度最大的“三线”之一。海坛海峡4.2公里的跨海管道，更是全线最难啃的“硬骨头”。建设者历时六年，投入7.04亿元，终于铺就了这条深海“生命通道”。

2023年7月14日上午10时30分，是一个将被平潭铭记的时刻。大樟溪的优质原水穿山过海，汇入三十六脚湖。通水一周后，湖水位从9.03米升至11.11米，库容从570万方增至960万方。平潭人民彻底告别了“靠天吃水”的历史。如今，工程日调水能力达75万吨，有效保障了平潭及闽江口南岸约580万人口的用水需求。

为确保保护区的生态功能，实验区成立了三十六脚湖保护管理中心，并启动构建集安全监管、应急调度、无人机巡航为一体的三维立体监管系统。依托充足水源，平潭大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主岛自来水普及率约98%，143个行政村实现“同源、同网、同质、同服务”。

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白鹭翩跹于碧波之上，是湖区最常见的景致。

如果说平潭岛是东海上一方玲珑翡翠，那三十六脚湖便是镶嵌其上的秀雅明珠。仅隔一道沙堤，一边是咸涩的海，一边是清甜的湖。如今，大樟溪的清流跨越百里汇入，母亲湖不仅获得了远方的补给，更从一方“水缸”升格为水利调度与岛外调水的中转枢纽。这座历尽沧桑的湖泊，由此迎来新生。她孕育了英勇的海坛儿女，而她的儿女，又以敢拼会赢的精神，推进向国际旅游岛的蜕变。母亲湖，正是海坛精神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逐梦“共同家园”

● 丁瑞武

历史选择了平潭。建设两岸同胞共同家园的“海峡梦”“家园梦”“平潭梦”，既饱含着对两岸历史、人文渊源的深刻洞悉，又彰显了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宏阔愿景。

历史的机缘、时代的浪潮、高层的决策，在这一方岛屿，迸发出诗人般的绚丽想象，绘制出一幅无比恢宏的筑梦图景。

风从海峡来：平潭浪涌，东岚潮起

“平潭综合实验区是闽台合作的窗口，也是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一定要创新体制，保护好生态，深化两岸经济和产业合作，真正建成两岸同胞合作建设、先行先试、科学发展的共同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平潭的开放发展，于2014年11月1日再次登岛考察，为平潭擘画了清晰的发展蓝图。殷殷嘱托和深情牵挂，成了岚台深度融合、建设两岸共同家园的指路明灯。

因台而设、因台而特、因台而兴，作为全国唯一的对台综合实验区，平潭在对台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平潭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地缘相邻、血缘相亲，文化相融、经贸相通，民间交流源远流长，“海峡”“两岸”是胎记，是脐带，也是刻在骨子里的DNA。

两岸关系始终牵动着中南海的神经，也深刻影响着平潭这片392.92平方公里土地的前行轨迹。当时间裹挟着季风呼啸而来，时代终将赋予平潭腾飞

的羽翼。2009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随后，福建省委决定设立福州（平潭）综合实验区。2010年2月，平潭综合实验区升格为福建省委、省政府直管的正厅级区域，全省形成“9+1”区域发展格局。2011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实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018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文章指出：“小岗破冰，深圳试水，浦东闯关，平潭浪涌，前海开发，雄安启航……”对平潭在我国改革开放大局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定性定位，作为六大标志性事件。“平潭浪涌”由此载入我国改革开放史册。

东风浩荡，万木争荣。自实验区成立之日起，超常规推进开发建设，实现平潭速度、平潭质量、平潭效益的有机统一；高标准打造“美丽平潭”，实现边陲荒岛向国际森林花园岛的转变；高站位开辟两岸“海上黄金通道”，实现时空距离和经济半径的转换；高起点培育共同产业、共同市场，实现与台湾产业和市场的加快融合；全方位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模式、新机制、新路径，实现建设共同家园的先行先试。

画好同心圆：千年一遇，追光而行

两岸一家亲，平潭亲上亲。发轫于2009年的平潭开放开发，已高屋建瓴地推进了十五个年头。

改革呼唤大手笔，开放需要大智慧，发展企盼

大格局。平潭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锚定“一岛两窗三区”战略蓝图，发挥对台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持续推进两岸社会融合、经济融合、情感融合，为新时代推进两岸融合发展提供了平潭智慧、平潭方案、平潭样板。

下好“通”字棋，打通两岸社会融合的“任督二脉”。开展台胞共建共治共享试点，引进台湾人才参与实验区公共事务管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在全国率先建立两岸职业资格对接标准，两岸职业资格采信采认范围已扩大至183项，其中可在全国直接采信的达66项，建成全国首个国家级对台职业资格服务平台——“两岸（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服务网络已覆盖北京、上海、广东及香港、澳门等地，设立17个分中心，累计发放采信证书6300余本。举办IM两岸青年影展、闽台城隍文化交流等涉台活动逾千场次、参与台胞超5万人次……2026年6月，第十五届共同家园论坛在平潭举行，360余名两岸各界人士围绕“好的生活 好的未来”深入交流。平潭正致力打造台胞了解大陆、走进大陆、融入大陆的重要窗口和战略支点，台胞台商登陆第一家园桥头堡、台胞第二生活圈、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先行区呼之欲出。

念好“惠”字经，打拼两岸经济融合的“共同市场”。建成全国首个两岸动植物隔检中心、全省首个对台跨境电商一般出口退货中心仓；对台贸易持续升温，“十四五”时期对台进出口额年均增长21.7%，口岸对台贸易额从2020年的91亿元增至2025年的约150亿元；对台农渔产品进口额约占大陆对台农渔产品进口总额的一半；矗立在东澳港口的旅检大楼雄姿英发，澳前码头的集装箱有序吞吐……这些，共同勾勒出一幅创业兴业的恢宏景观。

夏季平潭，定位为国家一类口岸的金井港区，汽笛声与海浪声交织成一首不眠的序曲。码头上，

“华航3”轮正缓缓启航，源源不断的跨境电商包裹跨越那道浅浅的海峡，经由台北港飞往遥远的欧美。截至目前，“台北快轮”自2017年开航以来第1000航次往返平潭与台湾，累计运载箱量超25万标箱，这条多式联运的黄金通道，不仅造就了平潭第一个百亿产业，也将“海运成本，空运速度”的招牌擦得锃亮，仿佛一条无形的丝带，将两岸的物流脉络紧紧缝合。

站在澳前保税物流园的高处远眺，集装箱如积木般整齐排列，智能分拣机器人如流萤般在仓廩间穿梭。不远处，台胞许先生与本地企业家林斐正调试着鲍鱼加工生产线，肥美的平潭鲍鱼即将披上台湾的精工外衣，跨越海峡成为宝岛餐桌上的珍馐。在君山片区上楼村，村居联合党委的办公室里，台湾青年傅韬丞指着蜗牛养殖基地的规划图，眼里闪着光：“白玉蜗牛不仅是商品，更是两岸共养的‘慢时光’。”位于金井片区的闽台澳美农业融合示范基地，台胞林素芳与平潭林海芳“两芳”合作引进台湾果蔬新品种126个、新技术12项，目前种植的火龙果、玫瑰花自成一景，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采摘。“平潭政策特殊、气候适宜，台湾品种优良、技术成熟，这是双赢。”林素芳的笑容里，藏着两岸农渔民共同编织的丰收图景。

推动全岛封关运作新模式，争取“一线”不予免（保）税和“二线”不予退税货物清单、海关监管办法等核心政策落地实施；聚焦装备制造、物流贸易、保税加工等领域，加快软硬件建设，平潭正致力于打造台湾商品进入大陆市场的“首选平台”、走向世界的“关键枢纽”。

用好“情”字牌，打造两岸情感融合的“精神家园”。文化溯源无疑是拉紧岚台情感纽带的总开关。平潭用好民间信仰、乡亲、宗亲、姻亲等“四条纽带”，持续打造两岸城隍文化交流、岚台佛教文化交流等品牌。创办“岚台夜话”，围绕电影艺术、电商直播、体育竞技、旅游文创等领域，健全

岚台青年交流常态化机制。挖掘南岛语族文化宝藏，增进台胞对根、祖、脉的认同。目前，以南岛语族文化为核心的互动式演艺海岛景区——平潭南岛语族快活岛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6年7月中旬完工，打造融合南岛语族NPC互动体验、台湾风情美食街等业态的文旅新地标。

在散落各处的村居，台康社区的花漾街区风情万种、东门社区的“东门望岚台”意境悠远、上楼村的“楼台会”创意无限、北港村的“石头会唱歌”声名远播……如今的平潭，台湾元素越聚越多，台湾风情越来越浓。

千年等一回：台湾当归，“岚图”徐展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两岸融合发展，既是大义也是大势，更具大利。

夜色渐深，两岸间最近距离点——68海里景区的渔人码头却愈发热闹。曾几何时，这里的渔村还守着破旧的老厝叹息；如今，伴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热潮，精品民宿如珍珠散落海岸，游艇划开碧波，夜经济点燃了渔村发展新篇。东澳村村委会的账本上，村集体经济收入跃升11倍，数字背后是无数村民的汗水和笑容。

最动人的风景，藏在青年们和志愿者们的脚步里。200多名两岸青年志愿者签下协议，从生态保护到心理关怀，从研学教育到应急救援，他们将善意种进土壤，等待抽芽。台北野鸟学会与平潭海若海洋文化交流中心的手紧紧相握，候鸟迁徙的轨迹从此多了两岸青年共同守护的坐标。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2035年前，将建设一条从北京直通台北的大通道、大动脉，即备受关注、万众瞩目的台海隧道，其中最合理的路线就是从平潭到台北的北线方案。2019年12月26日，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全线通车，意味着京台高速大陆段已全面竣工，只余68海里的台海通道这一小段连接线了。中国人要把“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的誓言写进奔流不息的东海水中。

台湾女作家张晓风在散文诗《两岸》中写道：“两岸总是有相同的风，相同的雨，相同的水位……蓦然发现，原来我们同属一块大地。纵然被河道凿开，对峙，却不曾分离……”

平潭的星空下，海浪在沙滩上写下属于这一湾浅浅海峡的诗行：世界上最美的道路，不是风景路，不是成功路，而是回家的路。

平潭，向着星辰大海出发

——写在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十周年之际

● 林 倩

在发展海岛旅游这条路上，平潭长期处于省内“香”，省外半温不火的状态。直到2021年7月，一篇自媒体出品的“平潭在哪里？”的帖子爆火了，给这座不到40万常住人口的县级小城带来了破千万的阅读点击率，向世界“种草”了平潭这座宝藏小岛——位于福建东部沿海、台湾海峡西岸的全国第五大岛，是祖国大陆离台湾最近的地方，世界三大风口海域、中国沿海潮差最大的地区之一，号称“海蚀地貌甲天下，海滨沙滩冠九州”。到了2022年底，新冠疫情解封后，平潭旅游像一匹黑马，闯入各大平台热门小众旅游目的地榜单，写进国人的假期旅游清单里。鲜为人知的是，一夜爆红的背后，是酝酿已久的厚积薄发。

时间回到2011年，平潭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第21次登岛视察，亲自为平潭擘画了“一岛两窗三区”战略蓝图，2016年8月，国务院批复《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方案》，独特的“实验区+自贸试验区+国际旅游岛”三区叠加优势，如火如荼的开放开发建设势头，让“平潭浪涌”成为招商引资、闽台融合发展的“香饽饽”。

十年磨一剑，在发展旅游这条道路上，平潭请了许多“国字号”“中字号”专家大咖把脉，最后定调以“国际风范 青春时尚”为主题，以文化和体育为两翼，深耕星辰大海浪漫岛、音乐艺术欢乐岛、品牌赛事活力岛、旅游品质舒心岛建设。从近年来的旅游成效上看，成绩单颇为亮眼：“十四五”期间，平潭接待游客总数约4600万人次，旅游总花

费约486亿元，经营主体总量达到了7.5万户。平潭连续七年获评“中国十佳体育旅游目的地”，“星辰大海 浪漫平潭”的文旅品牌蔚然成风，全岛文旅消费结构与国际吸引力明显提升。用通俗的话说，平潭从过去的卖风景快速迭代到卖产品、造场景、讲故事。平潭从历年的游客大数据画像中，提炼了三大情绪卖点：“浪漫”“激情”“慢生活”，全新版的平潭旅游故事从这里展开。

一封来自大海的浪漫情书

过去，海岛人的古老浪漫，在南岛语族人独木行舟驶向太平洋的追风岁月里，在耕海牧渔的嘹亮渔歌声中，在指尖的贝雕等传统工艺里，在离岛七夕“乞巧”的海螺饭里，在凭风扶摇而上的“缢灯”祝福中，在海峡石沪群落“开盲盒”的喜悦中……这些古朴的浪漫承载着海风的咸与岛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今，奔向平潭岛的年轻人，在追逐一种很时髦的浪漫，叫“追浪漫蓝眼泪”。这种春日限定、巨幕级别的夜光海，在沿海地区数平潭独占鳌头。平潭文旅顺势将这波流量红利开发培育成平潭旅游第一IP，成为当下年轻人最青春、最浪漫的一场狂欢之旅，也成为平潭旅游IP中最具延展性和转化率的长青品牌。这意味着，平潭旅游旺季周期的滑块向前推了3个月。

当然，将浪漫进行到底的决心不只停留在“追泪”这件小事上，平潭旅游日历上，特色品牌赛事及音乐艺术活动贯穿全年全季，还别出心裁地串联



68海里景点 伊海/摄

了一个口令“1314520”：平潭旅游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这些，给足了游客“随时出发”的理由，也为平潭旅游投资者注入了一剂定心剂。

一次青春燃动的追风旅行

平潭的风，充满野性，可堪“激情澎湃”。据公开信息记载，受台湾海峡“狭管效应”和季风影响，平潭全年6级以上大风天数超过300天，7级以上大风天数超过200天。时过境迁，平潭又起风了。这风，是“千年一遇”的发展良机，是“风起云涌”的海峡春潮，是“风驰电掣”的赛车轰鸣，是“追风逐浪”的千帆竞发，是“声声不息”的海岛合唱大会，是“风大又怎样”的IM两岸青年影展，是一波又一波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男女，为热爱出发的意气风发。

且看平潭重点培育的赛车、风筝冲浪、棒球三大体育赛事，皆为小众赛道，却有可观的上下游产业链发展空间。近年来，平潭通过培育国际赛事引流+自有赛事品牌培育，引进专业培训运营及装备市场，策划原创体育综艺栏目，不断推进旅游消费转化及品牌增值，已初具赛事产业生态基础。00后平潭女孩陈静乐，就是其中一名在平潭的风中成长起来的亚运会风筝冲浪比赛首金“国手”。不仅如此，匹克球、攀岩、滑翔、低空飞行等“Z世代”新兴小众运动正成为平潭旅游的“社交货币”，让这座新兴的旅游岛成为青春时尚的“动感地带”。

再放眼海上，发展游艇经济，几乎是世界知名海岛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标配之一。2024年，亚洲最大的游艇制造企业台湾嘉信游艇集团落地平潭22号国际游艇码头，前端是以游艇为主的玩海体验配套，后端是两岸游艇制造维修基地。游艇全链条产业版图徐徐展开。

平潭还有一个更宏大的目标——以邮轮、游船、游艇“三游”打通近、中、远海上旅游环，帆船、帆板、桨板、冲浪、海钓、潜水等为支撑形成海上

休闲运动超市，打造海上迪士尼版的“海游胜地”。从“白手起家”到海陆空立体出游，这是平潭在行动向世界昭告，平潭的风，是可以驾驭的风，是属于每一个勇敢的追梦人。

一段枕海而眠的慢调时光

平潭，是一个天然适合发呆和松弛的治愈小岛。慢游，才能品出它最底层的味道。在平潭海坛主岛北面的北部生态廊道Y049，这条长约22公里的“交旅融合”公路，途经24个行政村，90多个自然村，串联石牌洋、壳丘头文化遗址、长江澳等文旅资源，让曾经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的空心村一跃成为岛上揽山瞰海最佳点位、平潭高品质民宿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如果说莫干山主打的是高品质“山宿”，那住在平潭石头厝民宿里看海品咖啡，则是另一种“海宿”哲学。这些年，平潭旅游吸引了一波波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28岁至35岁的民宿主理人们，他们是平潭旅游市场中最活跃的创业群体，把岛上的空心村爆改成人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在海岛创业的路上，他们同步经营手工文创、开书咖、办沙龙，做户外研学、非遗体验、旅游摄影、瑜伽疗愈、乡村音乐等非标商业体，也尝试为游客提供平潭传统流水宴，将天然草燕果冻转化成爆款饮品，跟着阿公阿嬷学方言、跟着渔民讨小海……这些“小而美”的海岛乡村生活体验，恰是“情绪价值”风向标下，主客共享、探索海岛慢生活的100种可能。

从南岛语族千年迁徙的起锚地，到今日生机勃勃的创业热土，平潭岛的每一朵浪花里，都藏着最鲜活的心跳。他们左手牵着浪漫，右手握紧梦想，头上顶着星空，脚下带着风。平潭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而我们，都是这场奔赴星辰大海的见证者。



我当然不是乘舟从建瓯溯流而上来到梅口埠的，松溪的水面，此时已看不到一叶扁舟或一张竹排，万山合围，连峰成屏，松溪穿行于历史的回眸中，不经意间留下寂寞黄昏里的一缕斜阳草树，饮泣于时间的风口。

清朝年间，瓯宁县令陈朝俨客途梅口，那时是浅秋还是深秋已不可考，是赴任路上抑或归寿宁老家省亲途中亦不可考，总之，陈县令沿松溪行至梅口，便弃舟上岸了。

松溪溪水碧粼粼，鉴却须眉别有神。

溯流梅口埠

● 徐德金

一气涵空秋更静，四周环匝夜如银。
细推时事天工巧，略避尘嚣眼界新。
我欲扁舟上溪住，天随不愧古遗民。

这是他留下的一首《舟泊梅口》七律。陈县令是寿宁人，有一首写家乡的《咏石门》诗，他还留下一段《武夷游记》的片言只语。瓯宁县即现在建瓯县的一部分，彼时建安、瓯宁两县同一治城，位于松溪下游。

想必瓯宁县令当年系舟梅口埠也是一桩要事，同朝为官的松溪县令潘拱辰也是尽了地主之谊的。渡口相迎，诗酒唱酬，便有了《梅口和韵》一首：

沙平滩浅石粼粼，地僻由来无水神。
夜静月沉明似镜，雨余风蹙浪成银。
春光不改秋山色，村径依然岸柳新。
堪笑年前人迹少，沿溪茅屋半流民。

陈县令对梅口是有些溢美的，但潘县令着实是过于自谦了。

潘拱辰，江南无锡人氏，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任松溪县令。1700年，潘县令领衔修撰《松溪县志》（清康熙庚辰版）。彼时的松溪是怎样一个情状呢？《松溪县志》（清康熙庚辰版）卷之五“赋役志”如此描述：“孰意累岁兴兵，凡有军饷加之田亩，泊乎耿藩作逆，七闽骚动，而建居上游，松尤被害。嗣是而频遭洪水，怀山襄陵，民居迁徙无常，锄耒视为敝履。甚者村废而人日少，人日少而田日荒，司农岁额则必取盈焉。呜呼！野有哀鸿，途多硕鼠，山田硗确，半入污莱。”

耿精忠作乱是在康熙十二年至二十一年间，历时九年之久，“七闽骚乱”，“松尤被害”。因之便有潘拱辰“和韵”所云：堪笑年前人迹少，沿溪茅屋半流民。潘修《松溪县志》载，该县人口二万五千八百八十人，与在明一朝最高峰时人口数减少了约九千至一万人。兵祸加上天灾，偏远的松溪百姓流离失所，潘县令乃自叹“拱辰以谫劣下材，当兹凋敝，待罪已三年矣。早夜为其呕心，憔悴几于剩骨”。

即便如此，但同僚来访，酒菜还是有的。彼时的梅口埠溪水碧粼粼，环匝夜如银。兵燹远去，更无自然灾害，松溪得以休养生息，想必梅口早已舟楫相接，人来物往了。

二

南宋以后，闽北建州（建宁府）成为福建兴盛富庶之地，经济、文化、社会、民生都得到较大发展，丰饶的物产及其山林资源，便利的水上交通，

使闽江中下游地区深蒙其利。“浦城收一收，有米下福州”，这句流传数百年的当地俗语即揭窠闽江流域的一种自然与社会的生态。从崇阳溪到建溪，从南浦溪到建溪，从松溪到建溪，建溪汇众溪而成丰沛之势，形成闽江重要支流；然后，闽江之水浩浩荡荡一路奔流入海。“舟车辐辏，物阜人彩”，曾经闽北的多少渡口码头成为商埠重地，但最终又隐没于历史长河之中。

梅口埠就是这样一个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吧。我们从松溪县城驱车前往梅口埠。

在没有公路之前，从松溪城关到梅口村，大约没有比走水路更加便捷的了。松溪是松溪县的母亲河，这条起源于浙江庆元县的“大溪”，自东北流向西南，在松溪县境内凡48公里，形成大南门、大西门、大埠市、旧县和梅口埠五大码头。而作为松溪河流出境的最后一个商埠，梅口埠是松溪商帆最重要的集散地，辐射本县以及建阳、浦城部分区域。

梅口埠形成于什么年代已经不可考，一说是南宋，一说是明朝洪武年间。现存最早的《松溪县志》（明嘉靖丁酉版）记载：“松邑僻于遐陬，物之产于地者，日益寝繁，利之取于坑者，时或间有，皆由国家休养已久，富庶攸臻。”至少，在明一朝，松溪虽“僻于遐陬”，但还是“富庶攸臻”之地。与清康熙年间相比，明朝松溪的人口都在三万以上，嘉靖十一年，松溪户籍人口达到三万五千九百一十人。该县志“食货”篇记载了松邑土地所产之物乃“万有不齐，难以尽述”。由此观之，建宁府七县（建安、瓯宁、建阳、浦城、松溪、崇安、政和）的物产亦难以尽述。

而闽北的众多河流为当地物产货畅其流提供了绝佳载体，难怪有人说，闽北的河脉就是商脉人脉文化脉。是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溯源闽学，文脉流芳。

回到梅口埠的现场吧。我们从修葺一新的古建中隐约发现昔日码头的盛景——当水路还是物

流之首选的时候，松溪乃至闽浙边区的货物顺流而下，梅口是必经之地，逆水而上的商船，也必然靠泊梅口歇脚打尖。据云，明清之际，河运更加繁盛，梅口成为彼时闽北水运重要码头，“客栈、菜馆、茶楼、日用品小商店林立”。早在明代，梅口埠就设有“钞关”，也就是征收关税的机构，由此可想而知，那时梅口埠的繁荣程度。我们步入“梅口街”，走在松溪右岸一排高大的樟树林间，但见钞关、书院、茶楼等建筑物鳞次栉比，依稀透着往昔的生气。梅口村有一千多年历史，共有陆、叶、范等三十多个姓氏。从早些年发掘出的梅口十八街巷回望数百年形成的古埠格局，我们发现这十八条巷每个巷集中一个姓氏人家，而在巷口都立着一个“石敢”，俗称“十八石敢”。

我完全可以想象往昔闽北古渡的风貌，当然，梅口埠也不例外。只是，我倒发现，在梅口村的三十多个姓氏中，在梅口埠的十八条街巷里，它曾经汇聚了多少五湖四海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啊。

三

九十岁的范久堂老人引领我走进范厝巷。往上数，祖上从浙江杭州迁居松溪梅口到他这里已是第七代，往下数，还有庆、弥、方、祚四代。范家因何迁徙梅口？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原委了。范老告诉我，范家是从放木排到福州开始发家的。从入梅口第一代“福”字辈起算，范家延播甚众。梅口埠，曾经的大码头，有多少像范家那样的“外乡人”，最终选择了落地生根。

时间像松溪的水一样流动。

走进范厝巷深处，我看到的是范家的大宅院如今已经破败不堪。范久堂老人站在自家倒塌的旧宅门前——用青石板构筑而成的大门依然屹立着，门柱门框是精细的雕琢——诉说着水毁家园和迁居的过程。言语之间，眼神之间，老人家没有一丝的

怨怼。他的祖上在梅口也是十分阔绰的，有两千多亩的田地，但那是族产，族中各支每年从族产中获得收益。

梅口埠的繁华是在1958年松溪通了公路汽车以后开始落尽的。公路发展了，由于松溪沿河水电站、水坝增多，航道梗阻，航运量逐年下降，1972年松溪的航运完全停止。

“晓泛松溪一叶船，船头溪水响涓涓。小桃隔岸霏红雨，弱柳盈津舞翠烟。对酒篷窗春昼永，弹琴花渚午风恬。忽思海岛多征戍，何日投戈事甫田。”这首《放舟松溪》的诗出自明朝松溪一个叫来端本的知县。

明嘉靖三十八年，来知县曾修过松溪县志，由此时间点推算，他诗中的“忽思海岛多征戍”当为明军在浙闽沿海平叛倭寇的时候。彼时松溪远离战事，松溪的水清澈，松溪两岸群峰相对，泛舟柳岸翠烟，怎一个世外桃源的恬适静美。然而，这一切，连同梅口埠的雕栏花楼都被历史所裹挟，那些被踩踏过的圆滑的鹅卵石，那些雀船悠悠的欸乃声，那些“梅口地上尽是油，三天不驮满街流”的景象，都被漫过岸坡街巷的黄泥所掩盖，仿佛曾经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但谁能想得到，不过两年时间，松溪城还真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御倭战事（清康熙版《松溪县志》之《御倭纪事》）。松溪由此在抗倭的历史叙述中留下可歌可泣的一笔。梅口埠曾经见证过这一切，万山之间，与海相连，竟然可以这样。

溯流梅口埠，我不经意间翻看到更多的松溪以及建宁府的历史。那些古渡，那些码头，那些闪着金光的日子，在闽北苍翠的千山万壑之间流动。现如今，我们从试图再现昔日繁华的梅口埠中，却再也听不到古人沿着坡岸、街巷嘈杂的叫卖声、欢笑声、划拳声，以及婉转曼妙的莺啼。

梅口埠，我把你当作松溪古邑千百年遗落的梦乡，时至今日，让我们还心心念念。

古渡帆影忆流年

● 林 敏



大樟溪 冰蕊/摄

大樟溪自西而东贯穿永泰全境，流经9个乡镇，最终汇入乌龙江，奔入东海。永泰境内群山林立，沟深谷狭，多激流险滩，《永泰县志》记载得详细：“全程有169处滩濑，其中35处为险滩孽濑。”

于如此险恶的水上谋生，无异于虎口夺食。如果说嵩口昔日的繁华盛景离不开水运的支撑，那么，大樟溪上的船工、排工便是英雄。

船工：帆橈如云竞樟溪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樟溪帆橈如云。各埠头木帆船数量，包括沿岸各支流的共有200多条，其中嵩口就有30多条。嵩口是周边5县10多个乡镇的中转站，集散各地的土特产品，如李干、茶油、笋干、香菇、茶酒等，总量庞大，品种繁多。这些货物常常由挑工肩挑到渡口，经由大樟溪水运到县城、省城。返航时，再装上油盐酱醋、布匹干货等生活必需品及化肥农药等生产物资，用木帆船运回。由于嵩口物资丰富，除了嵩口本地船之外，梧桐、赤溪、县城等外地船只也经常往返于此。嵩口人以一种开放的胸襟、包容的姿态共同促进大樟溪水运的繁荣。

嵩口船工是专职行业，多为月阙村林氏。船家的上司是商家老板。商家老板各姓氏都有，运费由他们商定，但可以讲价，给付的方式是货到即付。但是，如果这一趟下来，船与货途有损失，船家就必须赔偿。

旧时撑船船工的社会地位十分卑微。当地有句俗语：三种男人“不像子”——衙门人、戏子、撑船人。乍一听，不解其意。细想来才明白：衙门人生性风流不是正直之人；戏子因条件所迫，男女一起睡舞台，外头人觉得不像话；那船工呢？一旦上了船，下身穿条裤衩甚至连裤衩都不穿，也“不像子”。顺水而下往福州，行船约八小时，溯溪返程逆水而上，则需三至五日方能抵达。与水打交道，身上无一时一处是干爽的，没有穿的必要。此外，船工生活拮据，怕衣服长期泡水易损，也舍不得穿。寒暑皆如此。这一“不像子”包含了船工多少的辛酸苦泪。

跑水运的船皆立桅杆、备布帆。顺流时无须张帆，自下游返程逆水而行，若恰逢顺风，便扬起风帆借力前行。后方来风最佳，船借风势便能获得前行加速度。若是左右横向来风，在有经验的船工这

里，也是可以利用的。但多数情况下，风不可能如此便利，最怕迎面风不止。行至急流险滩处，船工便要登岸拉纤以牵引船只。为了节省人力，经常是三条船结伴而行，每条船上配备3名船工，三条船就是9名。人们形容拉纤船工就是“四脚爬的动物”，苦不堪言。

拉纤途中险情频发，意外时有发生。最危险的还是在“三门斗瓮”，即如今界竹口水库坝址处，那可是有名的险滩，水面到此突然收窄，水流骤然变急，溪流拐弯处，三组石头夹着中间水流，船行至此，像醉酒似的兜来拐去，不听使唤。刚蹭是难免的，一旦操作不当，被激流卷到“瓮”里去，那可是九死一生了。永泰邑人鄢既齐曾作诗一首《忆湫溪归棹》曰：“三门斗瓮涛何急，巫峡瞿塘浪不粗。四十年前轻买棹，惊魂此日尚挠夫。”描绘的就是这处险滩的惊险。闯过“三门斗瓮”，船工们方能稍稍松口气……

放排工：乘风破浪走樟溪

嵩口属山区，盛产樟木、杉木和松木。樟木是远洋船龙骨的珍贵木材，杉木是船身的木料，樟杉松都是建筑良材。在陆路交通不便的年代，通过水运把木料“放”出去，也就是“放排”，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所谓“放排”，是借助水流运送木材的一种方式。放排不仅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且无须把木材截断运输，可确保木材的完整性。

嵩口排工师傅多是渡口对岸的山后自然村杨氏。因此，古渡口就形成了半边起放木帆船，半边起放木排的格局。

当地还流传着旧时排工歌谣：“永福小县好南山，南门近来六角坑。起早走上界竹口，芦潭过去白龙坑……”歌谣记述的正是永泰城关至嵩口的整条水路，其渡口就有19个之多，以朗朗上口的民歌形式熟记沿线水路，也是排工的一种智慧。

六七十年代放排最盛。放木排就是将木材用藤

条、篾缆等索具编扎成排节，顺流而下，完成运输过程。藤条与篾缆另有功用——行途歇憩时，可将木排牢牢拴系于滩岸、桥头林木之上，以免顺水漂失。木排呈喇叭形，长度一般约20米，称为一架。每架2个放排工，一个撑排头，一个撑排尾。鼎盛之时，大樟溪上常同时有200余架木排顺溪而下。排头需熟谙溪道水势，把控木排行进方向，还要注意各排间距，避免相撞。因此，撑排头的必须是经验丰富的老排工。

山后村的杨德发却是个例外，他15岁就站上了排头。

杨德发与其兄长杨德云，早年皆是放排人。放排行当虽然辛苦，但酬劳高。当时普通公职人员年薪不足千元，一名放排工一年竟能挣得三千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杨德发便是其中年少出众之人。他还入选过仅有十人的“老虎队”！顾名思义，那是最生猛、最勇敢的放排队，据说同道见了都纷纷让路。“老虎队”成员不仅放排是行家里手，救人也是当仁不让。杨德发在大樟溪上来来回回这一生，直接或间接救下的少说也有几十人次。

杨德发形容：“放排是把生命系在裤腰带上的职业。”旧时排工每日早餐从不分筷子。民间认为分筷寓意木排离散，乃是大忌。一家人不多言，怕说错话，说话时力避与搁浅、翻排、撞散、折断等险情有关的词语和动作。

按惯例，嵩口船工、排工师傅早起第一炷香敬奉“社头工”，即嵩口当地人的水上保护神德星楼林公大使。每到节庆，乡民们都争相前往德星楼义务出力，奉上喜钱，祈愿行舟放排之人一路顺遂、平安归来，这藏着当地人对溪河深深的敬畏与安生的期盼。而今水运日渐式微，但人们对林公大使的崇敬不减分毫。

嵩口古渡旁，溪中那块象征“航船启程标志”的大石头仍在，而一代代逐浪前行的先辈背影却渐行渐远，只余一声欸乃，漾在溪光深处，若有若无。

千年古渡之变迁

● 黄华灿

元朝泉州开元寺高僧释大圭（1305—1366年，字恒白，号梦观，晋江人）所著《梦观集》中，《梦观庵记》载：“州之东南有济焉，曰东山之渡。”清乾隆《泉州府志》亦有相关记述：“东山桥在三十五都，旧以舟济，名东山渡，国朝康熙间施韬建桥，长五里余。”上述文献均提及“东山渡”。

从《泉州平原水陆变迁》图上标注的海岸线可以看出，古时东山与泉州郡城隔海相望，中间是宽阔的海面，东山渡是跨海的渡口。它位于晋江市池店镇东山村村北，其右前方有一座小石塔。泉州市丰泽区晋江出海口的文兴码头和美山码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宋朝古码头代表性遗存），它们的旁边也都有一座小石塔。古人认为塔能镇守码头，护佑平安，古码头（渡口）常有石塔相伴，这也许是古码头（渡口）的一个特征吧。

泉州市政协文史委编撰的《泉州古桥》记载：“东山旧称晋江县三十五都，是古时晋东南的陈埭、蚶江、石狮、金井、深沪乡人陆上进城必经之地。”唐朝或更早的年代就有先民迁徙到晋东南这片土地，泉州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官员、商人、乡人等来往于泉州郡城是免不了的，东山渡是必经渡口，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渡口。宋元时期泉州是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泉州港是东方第一大港，有完整的码头体系，包括多个内港码头和外港码头，内港码头有文兴码头和美山码头，外港码头有位于石狮市的石湖码头，两地相距数十里，晋江南路是古时两地之间的陆上商旅运输大通道，东山渡则是这一运输大通道的重要渡口。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丝路上繁多的进出口商品与晋东南流通，跨海船渡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所以商品大多由商人跨海集中采购，船运过海，东山也就成了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泉州古桥》记载：“当年的三十五都是商贾云集的江滨繁华集镇。”东山称得上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节点，东山渡是一个很繁忙的渡口。

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泉州建造了顺济桥，从《泉州平原水陆变迁》图可以看出，过了顺济桥来到一个小岛。东山桥建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即便建了顺济桥，但在建造东山桥之前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里，晋东南人们进泉州郡城还得在东山渡乘船过海才能到达顺济桥桥南。

东山渡左边有一片海滩地，先民修筑堤坝围垦成农田，种上庄稼，它位于村前，在自家门口，故取名“门口埭”。围垦门口埭的堤坝当地人称“堤岸”，东山渡被包围在堤岸内，不能通海外而失去渡口功能。然而，在这样一条晋东南通往泉州郡城的交通要道上，这里的跨海渡口是不可或缺的，必定有新的渡口来满足交通的需要。新渡口没有遗迹，它的位置在哪里呢？

明代理学家陈紫峰（1471—1545年，晋江人）在其碑记《新修晋江南路记》（《陈紫峰先生文集·卷之八》）碑文中记载，晋江南路“起自八里亭，历土岸、东山、棘巷、新亭、洋坂、涵江、陈埭、海岸、龟湖、塘头，曲折四十余里”，他列举了晋江南路途经的十一个路段。“土岸”应该就是围垦“门口埭”的堤岸，堤岸外是大海。八里亭是土岸的前一

个路段，它应该在跨海的那个小岛上，现今已不存在。路段新亭，据当地村民口口相传新亭是一个村庄，在出东山棘巷不远，在封建社会村与村的封建械斗中被废了，近年来在那片土地上耕种还可以见到不少瓦砾。除了这两个路段，其余路段都还可以找到。

出城商旅、乡人在八里亭乘船过海，接着上土岸，所以新东山渡口应该在堤岸的外侧。走过一段土岸来到老渡口，它距离东山村村口三十来米，村口有一个隘门，走进隘门是一条近百米的商业街，称“陈尾街”，南北走向。早时沿街还能见到多家房屋有“窗户柜”，窗户很大，窗门由活动的木板拼接，木板收起来就是做生意的柜台。还有几家沿街 的墙壁是由落地的活动的厚木板拼接，木板收起来就是店铺。处于晋东南通往泉州郡城必经之地的陈尾街，人来人往促成了其生意兴隆。

走过陈尾街向东拐有一条大路，进山后大路在一条山沟里，当地人称其为“大路沟”。明代理学重要代表人物，著名理学家蔡清（1453—1508年，泉州人）在其碑记《修海岸长桥记》（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之十一·津梁志·海岸长桥》）碑文中记载“出泉城南里许，折而东，行二十里，曰陈江；由陈江复东，历玉澜渡至龟湖”。蔡清说的“出泉城南”的“南”，应该是指泉州城南边的顺济桥和跨海到土岸的那片海域。因为他说，“出泉城南”“里许”，接着就是“折而东”，也就是说“出泉城南”到“折而东”的路程就只有“里许”，这“里许”不可能包括泉州城南边的顺济桥和跨海到土岸的那片海域，显然蔡清把顺济桥和那片海域看成泉州城的地域。所以，“出泉城南”应该是指过了泉州城南边的顺济桥和跨海到土岸的海域。

“折而东”是向东拐弯，南北走向的陈尾街转向大路沟是一个90度的东拐，这里应该就是蔡清说的“折而东”的地点。按照这样的路线倒算过去，从“折而东”的地点沿陈尾街，村口到老渡口（也

是堤岸的起点），一段土岸，合计路程“里许”的地点就是新东山渡口的位置。土岸来到这里连接着一块与之接近齐高的小高地，这块小高地正好可以作为乘客上下渡船的缓冲地，也可以堆放货物，新渡口建在这里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由于千百年雨水的冲刷，上游山体水土流失沉积于此，至清朝康熙年间，这片海域严重淤塞，以至于海水退潮时船只航行受阻。《泉州古桥》记载，“逢涨潮搭船横渡，退潮则涉足踩滩”，给旅途带来了困难。康熙二十二年施韬（晋江市龙湖镇衙口村人，施琅之侄）筹措资金，聘请工匠开工建造东山桥，桥长五里余，是一座跨海石梁桥。由于其长度达到五里余，所以它还有一个俗名叫“大桥”。其桥头就在新东山渡口的旁边。东山桥建成后，跨海不再需要船渡，新东山渡口也就废弃了，这块小高地也开垦成农田，种上水稻，名字叫做“菜田”，有一亩二分地。

老渡口连接新渡口的那段土岸，建造东山桥的时候也紧贴堤岸架设石板梁，当地人称它“堤岸桥”。泉州市公路局编撰的《泉州桥文化》记载，它是一座“长堤式梁桥，长113米，宽1.3米，由4条石板铺设成桥面，筑建20个桥墩，条石叠砌而成，桥旁还有渡口遗址和光绪十五年修桥石刻碑记”。

堤岸桥的桥头，也是土岸的起始段，下面有门口埭进排水的涵洞和斗门。光绪十五年凤年司马捐资重修，恢复了交通和埭田耕种。重修后在老东山渡口右侧立下石碑，就是《泉州桥文化》记载的“修桥石刻碑记”。

东山桥建成之后东山渡也就失去了它的作用，新东山渡口消失了。然而，老东山渡口由于被包围在围垦门口埭的堤岸内部，伴随着那片围垦的埭田，一直遗存下来。

古老的东山渡从老渡口到新渡口，再由“渡”到“桥”的变迁，历经千年，饱经风霜，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这片土地曾经的繁荣和沧桑。



星村是古镇，是茶乡，还是我的第二故乡。

2022年国庆期间，我带上家人与好友，驱车回到武夷山星村镇，在那里住了两天。会会老朋友，品品武夷茶，看看新面貌。

—

进入星村镇地界，车子在碧水丹山间蜿蜒穿梭，秋风习习，山风拂面，移步换景，如行在画中，我恍若当初坐着皮卡车进来就职那样兴奋。

当我们经过插满小红旗、挂着红灯笼和欢度国庆横幅的镇政府大门口时，我一眼望见门口不远处那株由茶学界泰斗张天福先生于2001年植树节种下的“天福桂”，这株生有多权的小桂花树，终于长成一棵老枞茶树的模样了。

当地做茶人没有不知道张天福的，而我这个书法爱好者，知道他，却是从镇长办公室里挂着的他亲笔题写的那幅“茶不到星村不香”书法条幅开始的。

“茶不到星村不香”，是一句俗语，它的下半句是“药不到樟树不灵”。说的是清代中国两大贸易集散地。星村镇曾是世界的茶叶贸易集散地，也是万里茶道的起点，承载着武夷山茶叶贸易绵长辉煌的历史和千年茶文化传承。

张天福老先生德业双馨，与武夷山情缘深厚，尤其钟爱亲自推广岩茶种植和制作技艺的星村镇。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他心系茶乡，躬身力行。先

后在星村镇主持福建示范茶厂，指导星村制茶所开展工作，推动机械化生产，首创梯层茶园表土回沟条垦法，传授炒青工艺。

我们路过镇茶主题公园时，一块巨石上刻着“星村镇 武夷岩茶第一镇 张天福题”，红色的字格外醒目。站在一旁的镇文体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斌笑呵呵地说，这是张天福先生在1999年镇里举办首届茶王赛时题写的，“星村镇”三个字是后来补刻的，说的是星村镇种植武夷岩茶的面积最大，拥有的武夷岩茶品种最丰富，茶园生态保护得最好，制作武夷岩茶的工艺水平最高超。

刘斌是我茶叶方面的启蒙老师，土生土长的星村村人，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崇安贡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致力于武夷山茶文化传播，现在的“星村茶文化中心”展示馆在他的收集整理布置下，内容丰富而翔实。他谈起武夷茶的掌故时总是如数家珍，语气里满是自信，性格又格外亲和，在我挂职的每个周末，要不是这位文化站站长努力熏陶，我这个平时连水都很少喝的人，是不会爱上武夷茶的。再加上他有位叫刘锋的哥哥，正是武夷山茶叶界流传的“三刘做一流茶”中的一员，能有这样高起点的师傅，实在是我的幸运。

二

第一天下午，我们先是集中在刘斌的传承人茶

坊喝了会儿茶，然后随他前往其兄长位于九曲花街的气派仿古建筑——永乐天阁，观赏茶艺表演。

漫步在九曲花街与九曲文化广场，只见人群川流不息，目光所及皆是茶庄、民宿、土菜馆与直播基地，一派欣欣向荣的热闹景象。故地重游，往昔种种涌上心头，令我遐思如涌。

2004年夏天，我下派任镇长助理，参与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九曲花街商贸服务区的拆迁征地与建设事宜。当时，码头周边缺乏集中商业服务设施，游客餐饮、购物需求难以满足。武夷山市委、市政府为整合旅游服务资源、提升游客体验，减少码头周边乱设摊点现象，并推动茶旅产业融合发展，提出征收码头南侧茶园和民宅，统一规划商铺，建设旅游服务设施，从而将历史茶市转型为现代茶旅综合体。

乡镇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形式，它直接面对农民。“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改革任务重，建设项目多，工作要求高，工作手段少，责任重大，如林改、医改、殡改等工作，九曲花街、世遗二期、星桐公路项目和烟叶种植生产等。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兰林和书记与吴旺华镇长是实干担当的好搭档，镇两委执行力强，在镇里工作晚上开会传达部署白天干活落实是常态。在参与征地拆迁、维护稳定、抗洪抢险中，我莫不为他们工作的艰辛而感叹，也为他们那份积极乐观的态度而由衷敬佩。有一次晚上开会前，我同兰书记饭后一起散步，他对我说，乡镇工作和你们省直机关不一样，既要落实好上面的要求，还要结合镇里的实际情况开创性规划远景蓝图，同时要考虑村民的利益，考虑农民的增收和农业发展。

2005年4月，武夷山市委组织部考核组徐庆生部长一行在镇党政班子会议上，充分肯定星村镇党政班子团结战斗力强、工作思路准确落实到位、服务经济发展意识较强和有一定处理群众性突发事件能力等方面的工作成效。

在建设九曲花街项目上，镇两委全员出动，积

极配合土地征收，在已经种茶的地块面积测量、青苗品种及补偿等方面，大家都从宽就高、应补尽补，尽量满足农户要求，农户也理解支持，主动为发展做贡献。那时的我，对茶叶懵懵懂懂，在记录青苗补偿时，对他们报上来的304、105、金观音这些茶叶品种，我听得一头雾水，完全摸不着头脑。记得我刚来时不懂得茶叶消费地域性特点，拿出从福州带来的铁观音招待时，他们却客气地说喝不来，但那时的正山小种红茶、武夷岩茶市场却很疲软，不如铁观音。

2004年前后武夷山茶产业处于转型关键期，发展面临“五少五低”瓶颈：高标准茶园、龙头企业、市场份额、适销产品、名优茶数量少；产量、标准、规范、价格、效益水平低。据2005年数据：茶园面积不足10万亩，从业人员仅1万余人，茶叶总产值1.18亿元，对经济辐射效应有限。武夷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振兴大红袍茶产业调研组，举办大红袍文化节，开展地理标志产品授权，消除二代大红袍不当宣传，组织市场技能培训等活动。

2004年岁末的那场雪，一夜之间把星村镇下得白茫茫一片，厚厚的积雪都可以堆雪人了，吴旺华镇长让我带队开展全镇经济普查工作。在去桐木茶厂的路上，他们告诉我说，村里唯一红茶出口企业元勋茶厂的外贸订单也少，国内市场营销情况也比较差。在桐木村村部，我见到李和生书记，问他正山小种红茶销路情况。他从麻袋里抓了把毛茶——带梗的正山小种，边泡边说：“不好卖啊，茶叶销售从统购统销转向全面放开市场，面临诸多困难，现在松木也少，这一麻袋你要20元拿去。”我感到一阵酸楚。

“金银铜，明雨夏；三三见九，九九归一；天赐骏眉落武夷；茶神嗅品不离去。”这是2006年刘斌寄给我的《骏眉令》复印件首句内容。

2005年春，北京茶人到星村镇桐木关，带来一纸提供需求的《骏眉令》，从技术标准化和工艺革

新上指导当地茶农制茶，改写了传统正山小种红茶的生存困境，公开工艺激活了产业经济，带动茶农增收脱贫。次年，桐木村李和生书记按此工艺做出金骏眉、银骏眉和铜骏眉（赤干）后，兴奋地发短信告诉我，当时用近6万个芽头做一斤无烟小种特色红茶了，虽然采摘比较辛苦，但价格高，好卖得很。同时给我寄来银骏眉、花香蜜香老枞红茶茶样和邹新球主编的《武夷正山小种红茶》。两年后的夏天，当我再联系他时，已不再担任村支书的他，茶叶早已销售一空，正带着女儿前往北京旅游呢。这只是武夷茶产业转型的一个缩影。

如今，星村镇茶旅经济发展成效显著，2021年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2025年茶文旅总产值突破35亿元，茶产业占农民人均收入比重达56%，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

三

第二天一早，刘斌师傅拎着刚买的馒头敲门，约我先到码头桥下溪边喂红眼睛鱼，然后去品尝我心心念念的老街尾那家越南粉和卷粉。这家店是我刚来跟班学习时，副镇长周家富周一早上要赶去开计生小组会带我来吃的当地特色小吃，烟火气足，粉温润爽滑，又不辣，印象特别深。

喂鱼时，我注意到竹筏码头的桥边立了一块很大的规划牌，是镇里重点推进的“滨水茶足径工程”项目，也是南平市“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建设的核心项目之一。从功能布局、文化定位和区域联动上，打造集生态观光茶文化体验、休闲运动于一体的滨水廊道，让茶旅融合焕发新生。

当我们喂完鱼，打电话叫家人们一起吃早餐，没想她们不愿辜负这美好的秋色，早已起床迎着晨曦沿着“岸上九曲”漫游道，在微风轻拂中徜徉在碧水丹山的奇秀风景中了。

早餐后，我们到镇安置小区的星村茶文化中心参观学习，再到习近平总书记走过的九曲溪北岸

三里亭燕子窠生态茶园游览。刘斌师傅亲自当讲解员、做向导，介绍武夷茶历史、燕子窠古茶道和星村镇围绕茶产业提升开展的中国茶乡杯茶王赛等多项标志性茶事活动，以及镇里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三茶统筹”促进乡村振兴的具体举措，精彩纷呈的故事、生动的语言、通俗易懂的讲解令我们收获满满。

名山出名茶，取之天然，融于形质。林馥泉先生一句“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的经典话，引来多少人对有一盏“活甘清香”的岩韵茶的向往与追求。

回省城工作后，我对武夷茶的兴趣一发不可收，啜墨看茶，两腋清风，其心快哉。随着年岁渐长，我不再一味追求浓郁的茶气与高扬的香气，也不再偏爱那霸气的桂皮味与辛辣感，竟爱上“甘活醇厚”久藏的老茶了。那极具年代感的包装，搭配退火转化后交织的糯香、参香与木质香，滋味甘甜隽永，醇厚纯正，着实好喝。杯中微妙，得趣者自知，恰如“一颗静心观世界，半盏陈茶悟人生”。

四

第二天下午，我们去拜访武夷山市九曲茶厂与武夷山白云茶厂。这两家都是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从事茶叶生产的老牌标杆茶厂，尤擅陈茶的制作。

台湾茶人池宗宪说，缘分到了，人就会找茶，茶也会来找你，茶对了，人就对了。当年离开星村时，同事们送了我几罐“九曲”“碧水丹山”水仙茶。我带回来后一直舍不得喝，这一放，竟已有十五六年了。前五六年，我曾拿出来和福州的朋友们交流分享，本以为就是普通的商品茶，还担心茶叶是否吸潮返青、变了味道，没想到泡开一喝，大家都赞不绝口，纷纷追问这茶的来历。我只好说星村那么多茶企这两家我也没去过，有机会得去武夷山问问。

九曲茶厂在茶叶安置区，对门是八曲岩茶厂，30多年坚守传统工艺，专注做陈年岩茶。在全明木

结构、古香古色的会客厅里，一盆兰花开得正盛。接待我们的是范女士，她拿出几款年份老茶供我们品鉴。有师傅和帮忙联系的天心窠老总肖建他们在，我也装着很懂的样子，看大家对一款二两装的98年老枞水仙比较认可，老包装上的颜色字体很有时代感，价格也公道，我便起身说道：“那就先拿10盒吧，有需要再联系，我们还要去下一家茶厂。”

白云茶厂的这款水仙茶，是茶友打分最高的一款；而这次会面的地点，竟在我曾挂点的井水村——那里距离镇政府不到2公里。

这是一座八十年代风格的青灰砖老厂房，大门正对着火焰山，门两边贴着自己写的春联“齐天鸿福祥云起，遍地春光富路开”，坡屋顶墙面正中间有五角星图案。走进老厂房，里面是通风的杉木屋架，一位个子不高、精神矍铄的80多岁老者，从茶桌旁站起来，招呼我们坐下喝茶。他们用闽北星村话交谈起来。肖建介绍说，他就是你要找的白云茶厂创始人、我们这里的老茶人方希贤老先生。方老期待地看着我，看着我从包里掏出一泡印有玉女峰图案封口用小订书钉订的碧水丹山牌水仙茶。方老眼里闪着光，接过这泡保存完好如新的茶，进行冲泡，然后也拿出几款陈茶给我们品尝、讲授。

二十年后共品茗，方知老夫讲话真。他把自己一生制茶心得、老茶鉴赏以诗歌口诀的形式加以总结，与同好者言之不为诬。他崇尚制茶工艺，认为茶无深浅、识者为珍。他虽已高龄，仍常年奔走在京闽两地，推广传播他的岩茶理念。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把白云茶厂的发展历程、自己所掌握的岩茶制作技艺和所藏老茶文化资源贡献出来，建一个陈茶博物馆以育后人。

老一辈茶人的坚守与传承令人由衷敬佩。星村还有许多像这样做茶爱茶对茶孜孜以求倾注一生的情感的老茶人，如永生茶厂的游永生、九曲茶厂的彭德牛、八曲茶厂的余良宝和示范茶厂的虞德庆。茶人如茶，其味悠远。

五

第三天上午，我们去拜访跟我同龄的星村中学老师、书法篆刻家谢辉旺，请他刻两方便于自己携带的陶制书法用印。随后，我们前往此行的最后一站——首批武夷岩茶大红袍传承人刘锋所创办、坐落于武夷山国家森林公园核心风景区内的仙凡岩茶厂，进行参观研学。

茶厂是一溜白墙红顶的武夷民居建筑，背依白云岩，面朝九曲溪，与一溪之隔九曲花街的永乐天阁遥对，门前茶园中还用白鸡冠等不同品种的茶树拼出巨大的“茶”字，春日里绿黄相映，成为景区一道亮丽的地标。

我们在制茶作坊一边听刘斌师傅介绍刘锋、刘峥父子深耕育种，培育出金佛等名丛，坚持“看青做青、做熟做透”传统岩茶工艺，一边看工人们正在对毛茶拣剔，进行精制岩茶的关键环节。我们在茶香氤氲的品茶室里品茗畅聊，也真切体会到了“侈谭小筑偿吾愿，消受流香与俗殊”的清雅意境。

其实，制茶是很辛苦的，做一杯好茶不仅工序多，需要连续作战，还要看天气是否晴好。如果在4月下旬来，我们就可以沉浸式体验到刘锋、刘峥父子示范摇青、炒青、揉捻等手工制茶工序，感受到一份“仙凡之间”的匠心。这里不仅是制茶之地，更是非遗技艺活态传承的现场，成为武夷岩茶文化的缩影。

九曲漾青锅，星村尤可怀。

短短三天的行程，所见所闻让我感受到古镇星村焕发出的新时代活力，环境变得越来越美了，人变得越来越富有了，而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依然不减，经年共事的情谊也依然还在。在依山傍水的茶香星村，我与闻讯赶来的旧日同事故友见了面，大家叙叙往事、聊聊近况，感情真挚而朴素。九曲悠悠，从挥手依依作别那刻起，美丽星村如同一杯陈年老茶，在我心中越发醇厚甘甜。

从《诗经》鉴古阮国往事

● 阮奉紫

关于《诗经·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旅。”浅解

一、历史背景

密须国 密须国（姑姓）在商朝中后期深受商王倚重，不仅被封为伯爵，还被赐予象征西北军政大权的“密须之鼓”（《左传·定公四年》杜预注提到阙巩之甲和“密须之鼓”是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拥有此鼓，意味着密须国可以代表商王号令周边的虢、虞、芮、卢、阮等小方国）。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明确记载商王命令密须国国君“须伯龟”出兵协同商朝大军进行远征。根据学者刘玉林等在灵台县雷家河发现的战国时期“崇密”陶文推断，密须国的疆域涵盖今甘肃灵台县全境，甚至可能触及泾川东部，其都城遗址（今灵台县百里镇）面积约15万平方米，附带庞大的夯土台基和贵族墓葬区，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礼器与兵器，印证了其雄厚的物质储备和相对成熟的礼乐文明。

阮国 是商朝时期由皋陶裔孙阮鬯建立的诸侯国，其疆域范围大致东至蒲河、南抵黑河、西达党原、北接红河，基本涵盖了今泾川全境。阮国历代国君秉持的是“重民生、轻兵戈”，“不尚兵戈、以德立国”的治国国策和理念。从泾川境内（如泾明

乡）出土的商代铜鬲、鼎等青铜器来看，阮国虽武备松弛，但农耕文明高度发达，人民生活安定富足。作为商朝的诸侯国，阮国等小方国在名义上承认商王的宗主地位，按时进贡，商王也懒得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商朝给它们发了个“诸侯”的头衔，但事实上几乎没有给予实质性的保护或资源倾斜。密须国还经常拿着商王赐予的“密须之鼓”来欺负它们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商纣王根本不会出面调停。阮国等诸侯国国力孱弱，不仅受密须国的压制，还要承担面对戎狄和缓冲周人西扩的压力。

“侵阮徂共”原因 一是由于周国（西伯侯姬昌）在岐山一带强势崛起，不断拉拢兼并周围的小部落，密须国是周国的近邻，两者仅仅隔着一座岍山。密须国是商朝在西北地区的代理人，周人一旦东进翦商，就必须解决后顾之忧，密须国就是首要目标。在地理空间上，密须国正好卡在阮国与周国之间，密须国出兵试图吞并阮国，表面上是欺负弱小，实际上也是要解除自己与周人竞争时腹背受敌的后顾之忧。二是在商、周交替的前夕，天下诸侯都面临着选边站的抉择。相对于商纣的昏庸，周国仁德更广，在西部有很大的号召力。秉持着“远交近攻”的外交原则，商朝末期的阮国国君阮僖审时度势，为保国家和百姓免受战争苦难，接受了周国的招揽。阮国与周国的结盟，让密须国成为一座政治孤岛，困在了“阮周同盟”的包围圈里，为了突破腹背受敌的险境，密须国打着商王的旗号入侵

阮国，试图杀鸡儆猴，震慑其他意图倒向周国的周边小国。三是周文王早就盯上了手握“密须之鼓”、不肯臣服的密须国，但他需要一个“师出有名”的借口。《资治通鉴外纪》中记载了文王与姜太公的一段著名对话：“西伯伐邗，问太公：‘吾用兵熟可？’曰：‘密须氏疑于可，我先伐之’……太公曰：‘先王伐逆不伐顺；伐险不伐易。’西伯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须。”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真相：周文王和姜太公早就把密须国当成“翦商计划”的重要战略目标，但他们故意按兵不动，等待密须国去侵略阮国时，及时应阮国要求，“代天行道、拯救属国”，一举歼灭了失去道义的密须国。

二、历史证明：“亲周疏商”是阮氏先辈智慧的抉择

看清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能共情阮国当年的处境：在商朝末年，天下大乱，对阮国而言，商朝这个“大哥”远在天边，不仅帮不上忙，还纵容密须国这个“二道贩子”在当地欺压良善。继续死心塌地跟着商朝混，只有死路一条。而此时的周文王，虽然名义上也是商朝的西伯侯，但他奉行的是“仁政”与“统战”。当密须国挥舞着商朝的旗帜来侵略阮国时，周文王敏锐地抓住了“替天行道”的契机，出兵不仅打退了密须，还积极拉拢阮国等一众小方国，阮国极其清醒地意识到，与其做一个被中央遗忘、被强势邻居欺凌的“商朝边缘诸侯”，不如顺应天命，做一个受到强力保护，还能保全血脉的“周朝诸侯”。

阮国审时度势，面临三个选项：一是硬刚密须国，结果大概率是国破家亡。二是向商纣王求救，不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商朝自身已千疮百孔。三是向周文王求援并顺势应允周国拉拢，这是唯一可能保全，甚至活得更好的路。通过交好正在强势上升期的周国，阮国成为周文王的早期合伙人，获得了极大的红利：一是安全保障，背靠周王朝这棵大树，

不仅密须国不敢再来，连西北的戎狄也要忌惮三分。二是地位保留，从商朝的旧贵族，相对平稳过渡为周朝的“阮伯”，统治阶级的利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全。密须国被灭后，阮国并没有被“残忍吞并”。阮国易主周国，是在乱世中选择最强护盾的高明生存策略，为阮氏血脉的延续和后来的东迁奠定了基础。根据《阮国》词条及地方史志的详细考证，阮国在商朝末年存在约140年。周武王克商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分封诸侯，阮国被重新分封为西周的伯爵诸侯国（阮伯），治所迁到了泾川的水泉寺村共池，到西周末年（公元前771年犬戎之乱后），继续存在了275年，直至戎狄占据陇东，阮人才被迫大规模东迁，阮国作为政治实体才宣告消亡。

三、原诗浅解

如果我们把《诗经·大雅·皇矣》放回三千多年前的真实历史场景中，结合考古与文献的双重考证，你会发现：周国的出兵，绝非趁火打劫，是伸张正义；阮国的易主，也不是亡国的屈服，而是一场审时度势、保全血脉的“战略抉择”。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这里的“大邦”，就是正在崛起的周国。密须国不仅傲慢无礼，且不听周国的招呼，还敢大肆侵略邻国阮国攻到共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旅。周文王勃然大怒（这怒火里有正义的成分，也有战略考量的激动），于是迅速整装军队，浩浩荡荡地开出岐山，成功阻止并击溃了密须国猖狂的军队。《竹林堂·阮氏家谱》以及福建等地阮氏族谱有《诗经》同样的记载，商末周初的阮国末代国君名叫阮僖（后世称阮僖公）。《竹书纪年》：“商纣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周文王）帅师伐密。”相互印证矣。

（阮奉紫根据知名敦煌学学者邢耀龙和张芝书画院名誉院长杨明顺提供的资料编审·丙午年仲夏于北戴河）

古阮国赋

● 阮育长

题记：丙午孟夏，读公众号“阮陵书院谭”连载魏海峰先生《古阮国的背影》，及“泾水副刊”载杨学好先生《阮陵赋》。考据精详，钩沉索隐，三千载古封国重现天日。余读之抚掌，感叹系之，遂撮其要旨，掠拾旧闻，仿汉魏体格，聊缀斯赋。非敢文言，谨此志先贤之德，溯阮氏之源尔。

陇坻苍苍，泾水汤汤。厥惟古阮，肇基西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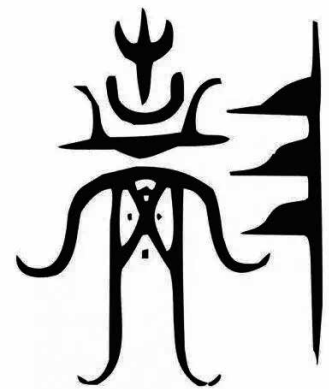
溯商邦之封建，实偃姓之蕃昌；乃皋陶之裔胄，作泾川之旧邦。其域东临蒲河之浦，南抵黑水之阳；西极党原，北接红河，疆界廓乎千载，故都巍乎一方。

昔《诗经》有述，“密须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文王赫怒，整旅攘张，以靖边圉，阮社括囊。然，武王克商，崇德报功，乃封阮伯，爵列五等；治所共池，水泉寺侧，礼器有铭，青铜焕乎其光。

白草坡前，“阮伯”作彝，耆儒释读，金石确乎其详；蒜李村畔，商鬲出土，族徽铸腹，弓鹿昭乎其章；亚字形庙，母氏奉祀，图腾演为文字，脉系锚乎陇岗。

国沦墟落，遗黎以国为氏，散叶八方。经秦汉而晋唐，自陈留而闽越，支分四海，望出陈留。瑀也书记，建安名扬；籍也酣畅，步兵啸傲；咸也清通，阮琴流响。竹林标格，文采琳琅，皆古阮之遗泽，流芳溢乎缥缈。

嗟乎！黄土埋宝，三千载之风云；共池凝碧，百代族之源长。阮陵尚在，书院流芳，寻根谒祖，全球同向。抚残钟于夕照，溯远绪于沧桑；撰此赋以寄意，永铭记乎泾阳。



阮氏图腾



宁德韩信同家祠遗址探秘

● 陈启西

多年前，在距宁德动车站往漳湾方向几里处，一方古碑的发现勾起了我的兴趣。石碑连底座约有两米高，阴刻横批为“韩家宗祠”，石碑竖文：“宋理学宗祀乡贤庙五世祖古遗韩公”。石碑主人姓韩，还是一位理学大师。从姓名前头衔看，这是一位不简单的人物。

回来后，我查阅了宁德相关史料，发现“古遗韩公”就是“宁德著名理学家韩信同”。据《福建通志》《福宁府志》和《宁德县志》记载：韩信同，字伯循，号古遗，宁德五都中村涵头人，这片残存基址正是先儒韩信同家族宗祠遗址。这位以理学名世的学者，其生平轨迹深嵌于《八闽通志》《福宁府志》等方志的墨痕中，更因训导闵文振辑录的《韩氏遗书》残卷，后人得以窥见其学术精髓。

韩信同（1252—1332年），生于闽东儒学世家。先祖定居福建古田集云阳，韩信同父亲韩彰龟，于南宋末年入赘宁德蓝岫俞氏家族，从此安家于此。韩信同祖上七世皆以塾师为业，宁德涵头韩氏宗祠的楹联“诗礼传家久，经纶济世长”，道出了这个家族对理学的执着与坚守。

韩信同在家中排行第二，自幼便聪颖过人，堪称早慧天成。少年时，韩信同承继家学渊源，九岁即通晓《孝经》义理，十二岁便著成《四书问对》，其才思之敏捷、学养之深厚，令乡中宿儒无不惊叹，称其为“程门立雪之才”。

父亲韩彰龟病重时对韩信同说：“我族衰微，兄弟三人中能振兴韩氏宗族的，就靠你了！”父亲去世后，被安葬于宁德三岛幞头山。

韩信同成年后游学临安，但时运不济，适逢

宋元朝代更迭，遂归隐乡里。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韩信同长兄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侄子，他悉心教导，将他们抚育成人。后来三弟也不幸离世，留下二子一女，韩信同将他们视如己出，悉心照顾。先后为子侄操办五次冠礼婚礼、四次丧葬礼仪，乡人对此有口皆碑。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二十三岁的韩信同负笈古田，拜入理学大家陈普（字石堂）门下。陈普是朱熹三传弟子，所著《石堂遗集》，强调“理在事中，道不离器”，这对韩信同早年沉迷辞赋的倾向形成冲击。

陈普倡明理学，当时理学在士林中尚未得到普遍认可与弘扬。唯韩信同率先与友人杨琬（字白圭）、黄裳（字彦山）向陈普行弟子礼。韩信同原字汉杰，陈普欣然为其改字伯循。从此，韩信同摒弃旧学，日夜研读《四书》，融会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诸家学说。据《韩氏遗书·师说篇》自述：“初谒石堂，袖呈《武夷十赋》，先生掷卷叹曰：‘子欲作陆机乎？抑效周敦颐乎？’”

时元朝初定，科举未复，学子多沉迷词章华采，韩信同首开先河以《四书》教导乡里，使乡中风气渐趋醇厚，崇尚儒雅，敦行礼让。陈普感叹：“我虽年老，得见此等重道兴学之举，死而无憾矣！”此后，韩信同焚毁诗稿三百篇，专攻《近思录》《伊洛渊源录》，完成从文士到理学家的蜕变。

不久，韩信同声名鹊起，建安刘菊磔、刘随斋以厚礼邀请他主持云庄书院。韩信同将书院定位为研习义理之所，废词赋，而以四书五经为课试内容。众人初时还有质疑声，韩信同坚定道：“朱文公《四

书》乃天理所在。科举虽在宋代弊端丛生终将恢复，届时文公学说必得施行，真儒治国就在今日！”

元延祐四年（1317年），四十七岁的韩信同赴杭州参加元朝重开科举后的首场乡试。考场之上，韩信同面对《春秋》策问题时，他拒用时兴的“义理穿凿”之法，坚持以朱子《集注》为本作答，终致落第。此事在《韩氏遗书·答林文拱书》中有详述：“科场如市，竞售新奇；吾守程朱旧说，犹抱残守缺耳。”这次挫折反令其学术立场愈发鲜明，归乡后于五都书院创立“四书会讲”，提出“治经当先《大学》定其规模，次《论语》立其根本，次《孟子》观其发越，次《中庸》求其微妙”的治学次第，四方求学者日增。

元延祐七年（1320年），闽中俊杰兀律思礼聘韩信同至福州讲学，宁德县令杨东原也慕名延请。自此江浙中原学子多来受业，在韩信同的传授及影响下，多名弟子在科场中折桂显名。如门人张以宁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赐同进士出身，林文珙于元天历二年（1329年）中举，英才辈出，先生之道终得彰显。

韩信同在宁德县五都书院的教学实践中，创立“三阶九步”法：初阶诵习经传，二阶辨析义理，三阶证以史事。弟子、明代刑部尚书张以宁在《翠屏集》中回忆：“先生每讲《尚书》，必携《史记·夏本纪》对照，谓‘经史互参，方见圣人心法’。”其门下涌现出林文拱（著《礼经会元》）、陈仲渊（注《周易旁通》）等学者，形成闽东理学支脉。元至正年间，书院藏书阁存书五千卷，其中三百余册为韩信同手批本，眉批间朱墨灿然，见证着“真知实践”的治学精神。

元泰定三年（1326年），福宁知州王伯颜增置学田，特邀韩信同作记。时年五十六岁的韩信同于《福宁州学新置学田记》中直言：“今之学宫，非养士之困仓，实树人之苗圃；士非求田问舍之徒，当为经天纬地之器。”此碑现存残片“志道德为上”

数字，笔力遒劲如刀刻斧凿。元至顺三年（1332年），其学说入选《四书大全》的消息传至闽东，据《闽中理学渊源考》载，垂暮之年的韩信同“整衣冠，北向再拜，诵《西铭》终篇而逝”，终将生命定格在理学追求的至高境界。

在元代“朱学北传”的历史洪流中，韩信同始终坚守闽学正脉。其学术虽因著作散佚渐被淡忘，但《韩氏遗书》残卷中“理在事中，学贵践履”八字，至今仍在闽东学人的书斋中熠熠生辉。正如明代学者周瑛在《书韩古遗先生注孟子后》所言：“先生之学，如武夷九曲，看似平缓，实藏万壑千岩之险峻。”这种扎根地域、经世致用的理学精神，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缩影。

元至顺三年（1332年），韩信同以八十一高龄辞世。临终前五日，韩信同召集子孙训诫：“我虽志追古人而学未精纯，望你们修身睦族，莫堕先人之志。”又告门人：“读书无捷径，唯熟读精思，日久自能得道。”言毕而逝，闻者无不哀恸。

韩信同离世后，被后人供入宁德乡贤祠中。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福宁府志》总纂、知府李拔在韩信同人物传记条目下，发出如下感慨：

自三代以来，圣贤之道便由儒家学者传承。若要延续圣贤的精神命脉，匡正衰颓的世俗风气，除了发扬道学别无他途。到了宋朝末年，儒学大家辈出，而福建一地的学术尤为兴盛。杨龟山（杨时）、李延平（李侗）、朱考亭（朱熹）等大儒相继涌现，他们高举儒家道统的旗帜，使学派风气大为振兴，一时人才如云霞般繁盛，杰出之士数不胜数。即便是小小的福宁之地，也不乏潜心治学、深得儒学精髓的贤者，沿海之地能被称为“海滨邹鲁”，不正是因为这样的底蕴吗？

宁德作为先贤故里，先哲典范犹在眼前，难道会没有奋发自励、以真才实学报效盛世之人吗？李拔殷切期望福宁能有继承千年绝学、开创新时代道统的贤者出现，其翘首以盼！

德润八闽，功在家国

——李长水、李碧簇、李斐英事迹考

● 郑博仁 丁一诺 吴闽豫 竭彬蕾 徐愿敏

在校园林立、文化底蕴深厚的老仓山对湖路，拐角处静默地伫立着一座三层砖木结构的老房——琴泉山馆。

老屋虽不起眼，却是李氏家族在福州烟台山留下的最后一处印记。一百余年前，李氏家族从榕城出发，跨海留洋，或深耕杏林，或执鞭讲坛，将个人的学识与抱负，化作对国家与民族的深沉回馈。李长水兴学垦荒、远赴南洋，长女李碧簇悬壶济世、仁心济人，长子李斐英执教唐山、桃李天下——父女、父子三人，以各自的方式，书写了一段跨越山海、润泽八闽的家国情怀。

闽水长润，兴教垦荒

李长水（1854—1937年）号消丞，生于福建福州，1888年被委任为卫理公会福建兴化教区长。李长水一生心系闽地人民，兴办教育、南洋垦荒，是著名的慈善家、实业家。

在兴化教区，李长水以牧者之心，深耕善教之业。1892年，他参与创办咸益女学堂，开兴化女子教育之先声，为无数蒙昧于旧俗的女童打开了一扇知识之窗。与此同时，他积极筹建女医馆、莆田涵江兴仁医院、莆田仁济医院、产科医院及麻风病医院，以医济人，以道教世。1909年，他又与美国传教士蒲鲁士（W. N. Brewster）等人在莆田倡议戒烟社，协助当地官府力推禁烟；1910年，在莆田城内设立公德社，各乡广设分社，居中调解乡间纠纷

械斗，使得陋习渐消、民风为之一变。在那个新旧交替、积弊深重的年代，李长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以绵薄之力，撬动沉重的历史车轮。

壮志未竟于桑梓，亦可远播于海外。1911年6月，李长水偕同蒲鲁士南渡砂拉越，亲赴诗巫（今马来西亚砂拉越州诗巫市）考察，与当地拉者（统治者）政府官员会晤，约定在新福州垦区彼岸、新珠安河下游，为莆田乡亲划拨“长十二英里、广随其开垦所及、无限制”的土地，建立诗巫兴化垦场。同年7月，两人返回莆田，公布十一款章程，招募垦农三百人。翌年二月，第一批一百零一名莆田农民扬帆南下，历经重洋，于五月抵达诗巫，披荆斩棘，开垦荒野。此后，又有第二批四十名会友接踵而至，在山丘间群策群力，建起教堂，命名天道堂。在一批批、一代代莆田垦民的不懈耕耘之下，当年的蛮荒之地已蔚然成城，如今已是诗巫市繁华城区的一部分。2012年，诗巫兴化莆仙公会为纪念垦场百年，特立百年垦场纪念碑于兴化垦场纪念广场，蒲鲁士与李长水的名字，自此永久镌刻于南洋历史的丰碑之上。

在国内，李长水的影响同样不止于闽中一隅。1912年，辛亥革命浪潮甫定，新生的中华民国亟须国际社会的承认。彼时，有四位中国民间外交家远赴重洋，奔走于美国各界，游说美国政府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其中，有三位是福州人，李长水便是其中之一。随他同行的，还有他的长女李碧簇。据《福

州基督徒与现代中国的诞生》记载：“在接下来（由李长水牧师发表）的演讲之后，听众们高声歌唱……而在最后一位演讲者——来自福州的女医生李美珠（李碧簇）发言结束后，整个大会显然沉浸在爱国的狂热之中，所有人都起立欢呼，挥舞着手帕。支持承认中华民国的决议轻松获得通过，应台下提议，中华民国的旗帜与美国国旗一起悬挂在讲台上方，直至大会结束。”李氏父女跨越重洋的奔走与呐喊，不仅为新生的国家赢得了国际声援，更让闽地儿女的家国担当，在近代中国的风云激荡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家族长者，李长水在家庭教育方面显然具有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他与妻子黄晖钦（福州毓英女子寄宿学校第一位也是当时唯一一位学生）共育五子女，个个才学卓著，各有所成：长女李碧簇赴美习医，极大地推动了福清当地医疗事业发展；长子李斐英留洋归来后执教唐山交大，桃李天下；次子李学义精研眼科，医名远播八闽；三子李羨华出任燕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幼女李美德毕业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赴美深造后返回母校工作。五位子女，跨越医学、教育、经济诸域，各领一方风气之先。家学渊源、言传身教，堪称李氏家族最宝贵的财富。

杏林春煦，悬壶济世

李碧簇（1881—1973年），李长水长女，又名李煦春、李美珠，是中国最早赴美学习医学的女性之一，亦是近代福清妇幼医疗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彼时中国，重男轻女积习未改，女子受教育者寥寥无几，行医者更是凤毛麟角。然而，得益于博学开明的家庭环境，李碧簇自幼识字读书，眼界迥异于同龄女子。1897年，在蒲鲁士之妻蒲星氏（Elizabeth Fisher Brewster）的帮助下，十六岁的李碧簇远渡重洋，就读于纽约赫克默公立中学。异乡求学，人生地疏，却未曾动摇她的意志。此后，

她在艾伦小姐（Miss Allen）的资助下，转入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寒窗苦读，矢志学医。1905年，李碧簇以优异成绩从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毕业，学成归国。这一年，她二十四岁。

归国后，李碧簇来到福清龙田镇的妇幼医院（今福清医院前身）出任院长，正式开启了她长达数十年的医者生涯。1905年5月24日，她在赴任前受到了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接见，《纽约时报》对此进行了报道——一位来自中国闽地的年轻女医生，能在彼时登上《纽约时报》的版面，其人其事之不凡，可见一斑。

归国后，龙田妇幼医院是李碧簇施展抱负、回馈八闽大地养育托举之恩的第一方天地。她接手时，医院草创初定、设施简陋；经她多年苦心经营，医务日益繁剧，规模渐次扩大。1907年，新院舍于龙田镇北落成，1908年她兼任福清三中校医，1912年又在院内附设高级助产护士学校，培养本土医护人员。同年，身为美以美会信徒代表，她与父亲李长水、黄治基等人联袂赴美，出席于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美以美会环球总议会，其间积极参与促成美国政府承认新生中华民国的民间外交活动。医者仁心之外，她亦是胸怀家国之人。

1919年，李碧簇应万国妇女医学会之邀再度赴美，出席国际会议，并趁此机会奔走募资，为在福清县城兴建新医院广筹善款。翌年十一月归国时，她带回建院基金十二万光洋，随即着手筹备迁院扩建事宜。1921年，医院自龙田迁往福清县城，历经五年筹建，于1926年在城北斋府衙门旧址上建起“壮丽之洋楼，遥接于玉屏山”，正式命名为“福清私立惠乐生医院”，李碧簇续任院长，主持院务。院内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等科，职员约二十四人，年收住院病人逾一千两百人次，就诊者近四千人次，成为一方医疗重镇。时人赠以联语，称其“惠此无疆，溯设院肇基，二十载恩覃福海；乐而不倦，羨回春妙手，二五年泽被群生”，是为最真实的写照。

1946年，李碧簇退休，在给老友的信中透露，她晚年归居福州仓山琴泉山馆，与家人共享天伦。她将毕生的情感与心力，悉数倾注于病患与医务之上，以一己之力，撑起了福清一代妇幼医疗的天空。她的一生，是那个时代中国女性以学识对抗命运、以仁心回馈家国的生动注脚。

文采斐然，唐院育英

李斐英（1888年—1954年），字倬章，生于福建福州。清末民初，福州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商贸繁荣、中西交汇，新式教育蓬勃兴起。作为家族长子，李长水夫妇想必对其寄予厚望。李斐英少年时就读于莆田哲理中学（今莆田二中前身），在严整的西学教育中打下了深厚的英语与人文根底。此后，他负笈求学美国，先后就读于纽约州罗切斯特中学和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校园僻远清幽，“山坡起伏，树木深茂，颇具天然之美”，为他潜心治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1912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教育学院，获文学士学位。

翌年，学成归国的李斐英出任福州青年会书院教务长兼英文教员。这所书院是福建最早具有商科性质的新式学校，吸引了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青年学子，开放而务实的风气与包容多元的学生构成，使李斐英在此得以广泛实践个性化引导与跨文化沟通的教学理念。三年时间，他既统筹课程设置与教学管理，又亲执教鞭、传道授业，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这段在闽江之畔的躬耕岁月，悄然为他日后三十余年的唐山教坛生涯奠定了根基。

1916年9月，应同为闽侯同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即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教授罗忠忱之邀，李斐英北上唐山，出任英文教员，成为学校第三位中国教授，也是第一位讲授英文兼社会科学的中国教授。他主讲英语课程，兼授预科“世界史”及本科“经济学”与“工程律例”等。他能够驾驭如此跨度的学科，其实与其在福州青年会书

院的商科背景及管理经历密切相关。

在唐院学生的回忆中，李斐英在课堂中以全英文授课；端坐讲台，两手不动，全凭口授，“侃侃而谈莎士比亚与英国修辞学”。铁路专家陈广沅、方俊院士皆在回忆中对他推崇备至，李汶教授更回忆道：“李斐英教授讲的英语，准确清晰，远胜于外国教师。”他的教学注重提问多于讲解，以一隅三反启迪学生举一反三；要求每学期撰写课文摘要，期末考题与之紧扣，令学生非潜心研读不可。

教学之外，李斐英同样热心校务、笔耕不辍。1919年，他出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杂志》英文主任，亲撰“编者的话”，主持英文版修订编辑，为学校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记录。1921年，斐陶斐励学会唐山分会成立，他出任干事；翌年，中国斐陶斐励学会首届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他当选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并被推选为学会副会长，学术声望可见一斑。

20世纪上半叶，烽火连天，时局动荡，李斐英却始终与学校同舟共济，不离不弃。南渡、西迁、北归，几度播迁，他都随校辗转，弦歌不辍。1952年，他改任研究教授；1954年夏，病逝于唐山，享年六十六岁。这位自闽江之畔走出的游子，将全部的学识与热忱，永远留在了他执教三十余年的唐山讲台之上。

李斐英教授“交通天下、心系家国”的思想根源，离不开李氏家风的传承、八闽大地的哺育。正因如此，笔者整理这段家族史，既为追缅先贤、赓续家风，更愿让这位从闽江之畔走出的闽籍学者为桑梓后人所熟知铭记，让李氏一门的报国初心与教育薪火，在八闽大地代代相传。

满门栋梁，莫失莫忘

1936年，鼓岭。

一张黑白照片定格了李氏家族最后的团圆时光。照片背景是鼓岭郁郁葱葱的树木与盛开的花



丛，前排正中，已是白发苍苍的李长水端坐椅上，怀中轻抱幼儿，神态安详慈和；身旁的黄晖钦同样满头银丝，膝上亦有婴孩依偎。后排十余位中青年男女环绕左右，或西装笔挺，或旗袍端庄，满门济济，一派春和景明。彼时，李长水已年逾八旬，儿孙绕膝，四世同堂，这个走过半个世纪风雨的家族，在镜头前呈现出难得的安宁与圆满。

然而，历史从不给人太长的喘息。

次年七月，李长水在福州烟台山溘然长逝，享年八十三岁。同年，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山河破碎，烽火燎原。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李斐英选择了与交大共赴时艰。战火中，他奔走联络各地校友，全力争取学校复课；同年十二月，他自上海启程，辗转湖南湘潭与师生会合，此后随校一路西迁，经贵州、抵重庆，几度播迁，始终不离不弃。李碧簇则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坚守福清惠乐生医院，救死扶伤，以一己之力护佑一方百姓，直至1946年退休。

2025年，笔者曾数度走访李氏故居琴泉山馆。烟台山在开发浪潮中日益繁华热闹，慕名而来的游

人络绎不绝，很少有人会驻足注意这座高墙筑起、大门常闭的老宅。从侧门进入，院内光线昏暗，门上的“危房”标识触目惊心，提醒着来人：这座老宅，正在以它自己的方式，等待着某种结局。2011年，一辆铲车曾意外撞进山馆，所幸未伤人命；如今，又将迎来新一轮的修缮。那些砖墙瓦缝之间，究竟还封存着多少未曾被世人知晓的故事？对湖路的蓝花楹年年如期盛开，紫色花瓣飘落在石板路上，无声无息。闽江对岸，青年会红砖楼依旧默默伫立于江畔，见证着潮涨潮落、岁月更迭。李长水、李碧簇、李斐英父女、父子三人，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土地上，燃尽了一生的光与热。他们的故事，如闽江之水，无声地润泽着四方，又最终汇入神州大地的广阔江海。江流奔涌，不见其形，却从未消逝。

我们写下这些文字，不为立碑，只为记忆与传承。愿后来者在路过那扇常闭的老宅大门时，能够想起曾经居住于此的这一家人，忆起他们的学识、他们的抱负、他们对这片土地深沉而无言的爱。

莫失莫忘。

唐姬守荔，千年留香

● 马照南

唐天宝年间，莆田英龙巷王氏庭院，埋下一株荔枝核。春雨滋养，夏阳抚育，数十年光阴流转，小苗长成亭亭古荔，枝繁叶茂，冠覆一方。每至仲夏时节，丹实缀满枝头，皮薄肉莹，甘香漫溢整条街巷。这便是如今闻名遐迩、寿逾千载的“宋家香”。千年之前，此树尚属王氏宅院，守树相伴、以命相护的，是一位独居巷陌、心怀温良的唐时老姬，世人尊称王氏媪。

王氏一生清简，寡居度日，无子嗣相依，院中这株荔枝树，便是她半生朝夕相伴的亲人、乱世岁月里最安稳的寄托。春来，她静待新芽抽枝，看一树青绿焕发生机；夏至，她细赏丹荔累累，摘得鲜果均分邻里，共享清甜；秋深，她捡拾落叶煮茶，树下静坐听风；冬寒，她依偎粗老树身，抵御岁暮寒凉。于寻常世人，荔枝只是解馋鲜果；于王氏媪，这株百年古木，是故土温情，是岁月归途，是不可割舍的执念初心。

晚唐末年，世道纷乱，烽烟四起。乾符六年，兵马踏遍闽中山河，黄巢义军入仙霞关、过建州、经雪峰、占福州，行军途经莆田，驻兵城内街巷。长途征战，营中柴薪匮乏，一队士兵持斧执刃，沿街砍伐林木、拆毁花木，以充军需柴火。一路行来，巷中草木摧折、枝残叶落，满目萧瑟破败。

兵士行至王氏小院，抬眼便望见院中高大荔树。树干粗壮挺拔，枝丫繁茂厚实，冠幅舒展，是绝佳薪柴之材。为首士兵当即扬斧上前，欲将古树伐去。寒光闪闪的斧刃悬于枝干之上，眼看三百年古木即将轰然倾倒。

王氏媪见状，心头巨震，情急之下抛去手中拐杖，踉跄奔至树下，用尽浑身力气双臂环抱住粗壮的树干，以孱弱身躯死死挡在斧前。

“不可伐此树！万万不可！”老姬鬓发霜白，布衣单薄，枯瘦的身躯紧紧贴合布满青苔的树身，声声泣诉，悲怆动人，“此树伴我数十寒暑，是我半生唯一相依。今日若伐此树，我便与这棵树共生共死，绝不独活！”

兵士见状上前拉扯驱赶，老姬寸步不让，手脚紧扣树干，伏地号泣，

字字恳切、声声赤诚：“兵爷需柴薪，尽可拆我柴棚、取我木器，家中所有物件皆可拿去。唯独这株荔枝树，是我性命所系！愿以残年薄命，换嘉树长青！”

一众常年征战、见惯杀伐离别的兵士，此刻皆默然驻足。他们见遍世间争权逐利、贪财惜命之人，却从未见过有人为一株树木、一方绿意，甘愿舍弃性命、以死相守。带队小校望着老姬泣血护树的模样，望着满枝待熟的荔果、满院清雅的果香，心中惻然。

他抬手拦下即将落下的斧钺，怅然长叹：“世人皆惜金玉田宅，独此老媪惜木如命、重情如斯，吾何忍毁此善缘、伤此嘉树！”言罢，仅以斧刃在树身浅浅留痕，以示经停此地，随即传令全军离去，永不伐此荔枝树。

那一斧浅痕，镌刻于沧桑树身，历经千年风雨冲刷，久久未消。世人相传，自此之后，“宋家香”所结荔果，果核之上皆自带一道天然凹痕，宛若玉带镌芯，正是当年义兵留痕的千年印记，成为这株古荔独一无二的世间标识。

岁月浮沉，朝代更迭。王氏媪辞世之后，古荔几经易主，终归莆田宋氏，得名“宋公荔枝”。北宋至和三年，名臣蔡襄与宋氏先祖同朝为官，受邀做客宋府，亲口品鉴此树荔枝，惊叹其肉质香滑、滋味绝佳，直言“味益香滑，真佳树也”。其后，蔡襄著《荔枝谱》，特意笔墨记载此树典故：“宋公荔枝，树极高大，实如陈紫而小，甘美无异，或云陈紫种出宋氏。世传其树已三百岁。”并将唐姬王氏、抱树泣守、以命护荔的千古义事载入典籍，让一介平民的赤诚风骨，随荔香文脉，流传百世、光照千秋。

千年风雨沧桑，这株唐代古荔历经无数劫难，依旧生生不息。二十余年前，古树遭白蚁大面积蛀蚀，枝干衰败枯萎，一度生机垂危。幸得莆田民众代代珍视、岁岁悉心守护。早在1903年，美国传教



士蒲鲁士便将“宋家香”品系荔枝苗木带往美国佛罗里达州引种，其后逐步推广至美国南部各州、巴西、古巴等地，跨越重洋、落地繁生。如今，作为国家一级古树名木，荔城区镇海街道自2019年起当好千年古木的“大管家”，规整清理古树周边环境，配套打造主题口袋公园，架设二十四小时全方位高清监控，日夜守护这株承载千年文脉的绿色瑰宝。

古树历劫重生，如今株高六丈有余，冠覆六十余平，枝繁叶茂、生机盎然，尽显顽强生命力。更令人欣喜的是，老树根基之下，新苗破土、抽枝展叶，一脉生机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岁岁荔红，年年如约。2024年，古荔迎来数十年罕见大丰收，硕果满枝、香满莆阳。2026年仲夏，恰逢荔枝小年，古荔仅结硕果五六公斤，虽产量寥寥，却颗颗饱满、清甜依旧。六月末，匠人登树采摘，千年古荔再献人间清甜。

一命护嘉树，一荔贯古今。一株唐荔，藏着福建莆阳大地最质朴的善意；一缕千年荔香，承载着敬畏树木、珍视故土、知恩守善的千古情怀。

唐姬仁善，荔茂千秋。

一条不同寻常的石板路

● 郑章钦



邹峰/摄

打小就生活在闽江边，母亲河的水从村子里流过，日夜不息，水量丰沛，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故乡人，亦滋养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与少年岁月。当我有机会进城，自然而然把家安在了闽江边——一个叫作怀安的地方。

住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离家不远处有一条青石板路颇有味道。路面宽约八米，长约六十米，均由条石横铺，前端有三块巨型条石伸入江水中。这些石头一看就很有年代感，而路边那棵参天古榕也让人猜想这条路大有来头。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午后，我转悠到了附近的“提统抚”。里面正好有位长得人高马大的老哥在做卫生，于是向他讨教。老哥特别热情，邀请我到旁边的厢房喝茶细聊。聊了才知道，他叫张榕福，家在乌山脚下，是一名文化志愿者，已经在这里默默地服务了许多年。他告诉我：“咱们现在待的这个地方叫‘提统抚’，是清代留下来的老建筑，白墙青瓦，四周都围着风火墙，正中间的主体建筑是麻府三相公祖殿，左边是城隍庙，右边是天医院。”他还指着外头跟我说，“‘提统抚’正前方就是怀安分水岭，闽江奔到这儿就分成了两支，

南边的这支叫乌龙江，北边的这支叫白龙江。两条江把南台岛环抱在中间，就跟双龙戏珠似的，最后到三江口又重新汇合，一起流进碧波万顷的台湾海峡。”

我听着觉得有意思，就问榕福兄：“刚走上来的时候，我看到路边立着个石碑，上面刻着‘怀安窑址’，这是啥情况？”

榕福兄没立刻回答，起身走到里屋，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层层包裹着的物件递到我手里。我低头一看，是个青瓷碗，伸手轻轻摸了摸，碗的表面不算细腻，也没那么匀净，可偏偏透着一股朴拙的光彩，让人越看越喜欢。

他这才跟我细说：“这怀安窑址啊，最早是1953年修防洪堤的时候第一次被发现的。后来搞文物普查，还有老百姓修房子的时候，又陆陆续续发现了不少相关的遗迹。1982年6月，福建省博物馆和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一块儿来考古，挖了74平方米的区域，挖出了南朝和唐代两个堆积层，堆积的厚度有1米到3米，总共出土了15784件文物呢！最关键的是，南朝窑址堆积里出土的窑具上，刻着‘大同三年’的字样，这可是梁武帝萧衍的年号，

也就是537年，这可是判断南朝窑址年代的重要证据，算来已近1500年！这么说的话，此处窑址最少在南朝中期的梁朝就开始建了。而且，后来中日两国的专家拿着咱们这儿考古挖出来的实物，再加上日本不同时期城迹遗址里出土的怀安窑青瓷器资料进行研究，把怀安窑还有周边窑口存在的最晚时间，推到了8世纪后期，最迟也不超过10世纪末。这么一算，咱们福州怀安窑烧瓷器，前前后后延续了近500年，从5世纪一直烧到10世纪末。”

我听着越发好奇，又接着追问：“那这个窑址为啥叫怀安窑呢？”

榕福兄笑着为我解释：“这就得说到古时候的怀安县了。北宋太平兴国六年，也就是981年，当时的郡守何允昭上奏，把闽县分出九个乡设立了怀安县，最早的县城在芋源江北三十里，就是现在闽侯县荆溪镇桐口村。到了北宋咸平二年，也就是999年，福州转运使丁谓又上奏，把怀安县衙搬到了石厝村，也就是现在的建新镇淮安社区，还把‘闽越亭’改成了县衙署。一直到万历八年，也就是1580年，怀安县被裁撤，辖区都并入了侯官县，这个县前前后后存在了近六百年，因为窑址就在当年怀安县的地界里，所以就叫怀安窑啦。”

我正想问那条石板路的事，榕福兄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说：“我们这边有个观赏落日的好地方。今天天气好，时间也正好，我们现在就走。我带你去看看咱们全福州最美的落日！”他的神情和语气都带着满满的自豪，也让我充满了期待。于是，我跟着他往江边走。果然是那条石板路，路上已经有两拨人马，一拨正在拍婚纱照，另一拨正在调试无人机准备航拍。榕福兄一边和他们打招呼，一边向我介绍：“这条道你别看它普通，实际上大有来头。大家叫它接官道，又称迎官道，过去还是咱们芋原驿的古渡头。这可是当年怀安县衙直通江边的专用官道和码头，是宋元时期海丝之路与闽江转运的核心节点。当年闽江上游的好东西，特别是咱们怀安

窑的青瓷，都要从这儿装船运出去，远销到日本、泰国、越南和文莱等国。过去的使节、赶考的举子，也都是从这儿的码头登岸，那是真热闹！你知道宋代的大儒朱熹吧？他就好几次来过这里，专门为这儿题了‘芋原’二字，还写下了《宿石厝馆二首》和《腊月九日晚发怀安》等好诗。后来怀安县被裁撤，洪山桥那边的陆路慢慢兴起，这儿就逐渐冷清了，变成了怀安村民洗衣、洗菜的地方。不过现在又火起来了！只要天气好，大伙儿都爱往这儿跑，要么拿手机拍落日，要么来这儿拍婚纱照，留下人生最美的瞬间。”

谈话间，夕阳已经斜倚山头，霞光把江水染成了金色，“波光粼粼，静影沉璧”，尤其在我们正前方的水中央，夕阳下开出了一条金红色的道路。我们脚下的接官道也被染成金色，变成了一条金光大道，连石板路上的一个个凹槽里也盛满了醉人的金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让人惊呆、词穷！潮声轻轻拍打着堤岸，晚风徐徐拂面而来，真使人飘然若仙。脚下这一条条青石板，恍若历史厚重的册页，被一辈又一辈先人走过，留下了一串又一串足迹，也送走了一船又一船怀安青瓷……潮涨潮落间，我们仿佛还能望见当年海丝的帆影，也仿佛能听见昔日古渡的桨声。正出神间，大家的一声声惊叹唤醒了我，原来是神奇的大自然在让我们饱览了绚烂至极的落日后，又赠给我们一个“彩蛋”——从对岸侯官村那边，呼啦啦飞来了一大群白鹭，它们驮着霞光，贴着江面掠过，飞到洪塘桥又折返回来，它们翩跹翻飞的身姿何其潇洒，宛如在天地间挥洒着一首轻灵的诗。这里的好山好水，已然成为它们的幸福家园。

踏着夕阳归去，回望依然静默不语的接官道，我觉得这条石板路果真是看似寻常，又不简单。可以说，怀安接官道，既是一条连接官员和百姓的道路，也是一条连接古代和今天的道路，更是一条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道路。

尚锦竹韵

● 阮泽峰

莲花峰东麓常年云气弥漫，闽江宛如青龙缠绕于山脚，蜿蜒曲折的水道向东南奔流，将闽清与闽侯分隔两岸。在这依山傍水的福地，仰望山巅云雾的深处，一座世外桃源的轮廓若隐若现，人道是——闽侯小簪尚锦村。

沿着北溪闽江大桥一路向东，穿小簪乡，过大坂村，越中平村，于盘山小道穿林而上，路窄而弯多，临崖而坡陡。道路两侧多是高大的树木与茂盛的植被，老榕与青竹的枝叶在道路上空交颈缠绕，织成一段段翡翠穹顶的隧道，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如细碎金箔般簌簌而落，在路面上洒下金色的斑点。驱车行驶在这青黄斑驳的山径里，仿佛正在通过一条时光密道，似要摆脱喧嚣纷扰的尘世，直达陶潜笔下的“桃花源”。

百曲千回之间，行至临崖山路，树木植被骤减，一侧豁然开朗，千仞危崖如天门中开。俯瞰闽江于山崖下青谷间，如落凡玉带穿流群山，云雾自江面蒸腾，沿山坡蔓延过山林，在山腰汇成白色云海，云潮随山岚涌动，在阳光中镶嵌上耀眼的金边。

傍着日升云海的盛景，继续登云腾雾、沿崖而上，穿过村口的石制门楼牌坊，便是观竹览云的绝佳之所——九仙岩。岩畔飘来一阵阵檀香，是天王宫鎏金飞檐上萦绕的紫烟，恰似登临神殿仙宫，沐浴在袅袅香篆之中，让人躁动不安的心灵顿感宁静与平和。在这海拔850米的观景台上，背山面江向南远眺，只见群峰叠翠泼染青绿，飘浮在云海之中，仿佛一座座仙山梦岛，恍如置身于北宋王希孟执笔长卷中的《千里江山图》，教人不禁感叹这天地造化、钟灵毓秀。

倏尔巽风骤起，遮蔽山峦的云幕被猛地撕开一道裂口，万竿修竹如青锋宝剑一般破云而出，在涌动的云波之中裂出一线清辉，阳光穿透云层照射在竹叶梢尖露珠之上，万千晶芒与竹海碧浪交相辉映，一时之间竹浪滔滔、金光粼粼，竟不知是云魂化作了竹影，还是竹影融入了云魂，令人心生震撼。

待到风烟俱静，云气凝华为清溪，流转在竹林之间，竹叶飘落在潺潺的溪水之上，在山石草木之间迂回徜徉，仰望过那擎天高耸的粗壮毛竹，轻抚过那身躯周正的方竹，瞥见过笋味甘苦的苦竹，偶遇过可制笛箫的紫竹，就在这青绿黄紫之间，便是竹的世界，若是东坡先生云游至此，必会欣然留步常住此地，静享“居有竹而观有云”的清雅闲逸。

高山深处的气候多变，四季竹林的景色各异，春分时的新笋破土而出，竹林是青翠的，满眼生机勃勃的样子；夏至时的竹林成荫，周围群芳盛放，漫山遍野都五彩缤纷；秋分时的竹浪翻涌成金，层林被夕霞点燃，红橙与金黄浸染山野；冬至时的霜雪压枝，雾凇凝于竹节，冰晶在冬日里折射出虹光。这是竹林送给天地四时的礼物，只留给长久在此山间驻足凝望的人。

夕阳西下，去往山那头，落日的余晖在山脊染上霞光。云雾和青霭在山间游荡，山与云之间缓缓升起一轮清朗的明月，冷冷的月华洒向竹林之间，仿佛竹叶之尖、清溪之上都落满了银丝，村中各户亮起金黄色的灯光点点，那月华的清冷、那乡灯的馨暖，还有那徐徐上升的炊烟，唤起了多少离乡游子的归思。

当落日余晖散尽，山河云月之中只有风声、水声与竹叶摩挲的声音，它们交融混响在天地间回荡，仿佛在说：“你看似这山生竹、竹生云，其实云是竹的魂、竹是山的骨……”当我回过神来，忽然觉得烟尘散尽、天高地广，所有的焦虑都在此刻化作了云涛里的一声鹤唳，飘散在九霄云外。

灯与火的生命符号

● 吴培文

火将我们的智慧唤醒，它是人类文明之源；灯光撩开了漫长的夜幕，把黑夜照成白昼。火与灯对于千年古镇磁灶，有着另外一个特殊的文化邂逅——密码记忆……

在华夏大地，元宵佳节期间，千百年来庆祝方式如笙箫鼓槌、载歌载舞、猜灯谜、舞龙耍狮等，各种庆典活动丰富多彩、多姿多彩，其乐融融。但最耀眼和代表节日气氛的莫过于赏灯游玩，看花灯树、赏灯门楼。人们提灯游街，伫观杂耍。

多姿多彩、风格迥异的庆典仪式形态，彰显各地独特的习俗与文化特色。而以制陶著称的我们闽南磁灶，则把这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民俗文化，即汉文帝亲手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以及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也将元宵节确定为重大节日，变为自己喜闻乐见的“蹕灯脚”灯会重头戏，成为最重要的节日文化活动。

“蹕灯脚”（元宵灯会）活动由来已久，可追溯溯源至磁灶五世祖淳斋公。淳斋公于明朝宣德三年（1428年）考取贡生，先任江苏省溧水县学训导，后署溧水县正堂。他为官清正，爱民如子，在职九任二十七年。于明景泰七年（1456年），依照惯例，朝廷欲对淳斋擢升继续重用，但老人家归乡心切，即告辞返乡。归来后，他与其兄长宜斋公合力建造了规模浩大、肃穆壮观的大宗祠，祠堂落成，气派非凡。翌年元宵节，族人张灯结彩，庆祝华堂建成。同时，为了祈求宗族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创造性地设计，让新婚夫妇双双携手走过顶上挂满盏盏红灯的过道。这一朴实无华的习俗沿袭至今已有570年了，这一庆祝过程也由原先那原始简朴的象征寓意仪式，愈演愈烈地发展到后来丰富多彩，内容繁

杂，且喜庆满满的元宵佳节灯会形式，成为磁灶的精神财富。

今年元宵节前夕，磁灶古镇里外早已弥漫着浓厚的节日气息。十四日午夜，一场历史上规模巨大、声势浩大的万人游行踩街庆祝活动在夜幕中徐徐拉开了庆典序幕。

游行踩街队伍最前头，有数辆高大漂亮又时尚的巨龙大型彩车、马头大型彩车，豪华阔绰的阵仗以灯光开道，让整个元宵之夜立刻变得活力四射。一盏盏马灯当头悬，它是今年的光明使者。随后，一条二十米长的流光溢彩巨龙破空而来。年轻的族人们腾挪翻转、动作如电，舞龙长队尽显东方神韵，最受老少观众喜爱。龙行之势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蕴尽显无余。

磁灶南音学会的清音一曲，丝竹声中，千年古韵，流淌着闽南的魂与梦。这悦耳的风吟、古老的声腔，是深深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密码。弦管和鸣间，声声入耳，如倾诉着对生活最深情的告白。

保留传统的磁灶三吴村青狮阵队，据说如宋江阵在激昂的战鼓声中拼杀般劲爆，今天威风凛凛地披挂出场。这个非遗项目是磁灶人引以为傲的文明财富，老少队员一出场，自然赢得了无数掌声！

金笙与战鼓的声音响彻云霄，军鼓队为这元宵节日的空气中营造了激昂的氛围。气势恢宏的西乐队带来盛大演出，他们以磅礴音浪掀动寂静星空，用优美旋律点燃激情之夜。

磁灶中学舞狮队员个个威风凛凛，腾空跃起，身姿矫健，动作敏捷，表演精彩绝伦，震撼全场。

由一群不到二十岁的年轻队员组成的钱鼓队，踏着云步出场，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们不断变化

队形，由两两、四四不等的年轻俊俏男女配对表演。男孩时而单手、时而双手手执六角形钱鼓，或摆动或弹拍；动作有击鼓、摇鼓、打鼓、抖鼓、抛鼓、接鼓等。女队员持竹板，融合击鼓、摇鼓、抛接鼓等技法与戏曲动作，伴奏南音乐曲，串演一套戏曲动作，如骑马、勒马、望楼、磨镜、照镜、穿针、引线、绣花等。两人的动作交融呼应，配合得天衣无缝。高抛接钱鼓的歌舞技巧绝妙，翩若惊鸿。

提灯笼是元宵节的传统习俗，亦是全民共庆的节庆符号。由六十四位身着旗袍的女子组成的提灯队伍，步履行云流水，宛如一幅流动的灯光山水画卷，真可谓“提灯映桃花，心中有山河”。

旗袍佳人，风姿绰约。身着融东方传统韵味与时尚元素于一体的旗袍的女同胞，正款款走来。井然有序的队伍里，既有熟悉的面孔，也有陌生的倩影。旗袍艳丽而婉约，她们身着开衩高低各异的旗袍，柔情似水，尽情展现女性曲线之美，将女性体态的曼妙美感彰显得淋漓尽致。从她们身着的五彩缤纷的旗袍风格来看，我看不出是京派、海派、苏派、粤派还是闽派，兼而有之。

本村自行组织的三十二支乐队，阵容强大。锣鼓鸣动，把全村敲得震天响，绵延数里的队伍浩浩荡荡近十里路，万人空巷，其盛况为本镇历史上最大。

大宗祠高高的戏台，红氍毹上串联着高甲戏里的悲欢离合，让我们感同身受。演员们粉墨登场，演绎出古今风物，使人犹如身临其境。演员们个个光彩照人，笑靥可掬，勾勒出百态人生，令台下观众人人如痴如醉。

在规划今年这场如火如荼、热情高涨的盛会时，大宗祠管理会元宵工作会议上，大家推荐笔者为本次磁灶吴氏元宵节活动书写几条活动横幅标题，内容如下几句：

风火千秋磁灶情。千年磁灶火，元宵万家灯。陶韵传千古，元宵耀磁灶。一窑千年火，全乡元宵情。蹕灯脚闹元宵，六百年在磁灶。陶耀元宵节，

福洒满磁灶。磁纳百川气，窑燃万古情。窑火传千载，灯韵润陶都。

将这些凝练的词句制作成宣传牌，由村民们肩扛着行走，俨然成了文化节上最醒目的风景线。

还在欢度火红的春节之时，人们早已在大宗祠周边高高挂起了样式多彩的灯笼，祠堂前那宽阔的四方埕院，已化作一年一度“蹕灯脚”的热闹舞台。数十根巨大柱子撑起一片红色天空，环形步道，曲径通幽。虹彩之艳承载着美好的寓意，华灯之美带来了目光所及的强烈视觉冲击。

十五日午夜时分，一年一度的蹕灯脚灯会随即开始。数十对新人在磁灶大宗祠管委会吴主任及乡亲们见证下，结为幸福伉俪。

他们是今夜的主角，花灯盛会的宠儿。我们这里的人，总把参加蹕灯脚视为一辈子幸福之事，到老了回忆起来还是会露出甜蜜温馨的笑靥。

蹕完灯脚后，随即步入祠堂，族中长辈递给他们红围巾，再走到厅正中间，由司仪执事带着，两对四人为一组，行三拜九叩祭祖礼仪。

磁灶镇政府领导始终如一地倾力相助，继续举办了第六届属于我们自己的元宵节年会和大型文化汇演活动。

磁灶陶瓷非遗的诸多产品种类，如滴水兽、微栏杆、小金鱼、红砖雕，在这里也成了市集抢手货，许多人簇拥、拍照、打卡，成为外地人和小朋友所喜欢的物件。

正月十五日，磁灶人习惯性地用红红火火最传统的方式，度过了最温暖的一天。充分展现了新农村文化自信建设的精神面貌。

来自台湾省新北市莺歌区的宗亲吴智英、吴仁宏先生也带着多名宗亲，回来祭祖拜祀，一同参加整场活动。

灯是磁灶的文明航标与文化象征，火是磁灶的生存依靠与温暖港湾。灯与火淬炼出磁灶的灵魂，二者交织，构成了磁灶人独特的生命符号！

乡野习俗“天公愿”

● 余道业

山野藏烟火，虔心敬苍天。在我的尤溪乡下老家，至今还沿袭着流传百年的古老民俗——“天公愿”。岁岁年年，这份淳朴庄重的乡俗，一直在山村烟火里绵延存续。它不是虚无的迷信，而是乡民敬畏天地、感念造化、期盼阖家顺遂的真挚心愿，是独属于一方乡土的人文奇观，在喧嚣俗世中，留存着乡土最本真的温情与善意。

所谓“天公愿”，就是乡民向执掌时序、护佑苍生的浩渺上天许下心愿，祈求家人安康顺遂，盼望婚姻美满和睦，祝愿子女学业精进、家业兴旺绵长。这份叩问苍穹的虔诚，承袭华夏敬天法祖的古老传统，在乡野生生不息。千百年来，农耕人家仰观天时、俯察地利，靠山吃山、靠天度日，深知年岁丰歉、祸福平安皆系于天地自然，便以许愿还愿的规矩流程，敬奉天道、感念恩泽，将心底最纯粹的期盼，托付于辽阔天地。

乡俗承千古，家规守万代。“天公愿”自有严谨庄重的礼序，从许愿到还愿，每一环皆恪守礼数，不容轻慢，乡间世代相传，半点马虎不得。自记事以来，我一共参加过三次由亲人举办的“天公愿”还愿仪式。那般盛大隆重、温情融融的场面，热闹温馨又庄重肃穆，远非寻常家宴可比，至今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天公愿”最见赤诚之处，在于贡品的甄选。乡人以猪、羊为敬，依心意轻重分为“天公猪”“天公羊”，或是最为隆重的“猪羊双全”，以此答谢天公长久庇佑之恩。遴选贡品从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一场心怀谦卑、恭恭敬敬的恭请。主人必先择定黄道吉日，邀约村中德高望重、熟知礼数的善士，一同前往饲养人家，细细挑选体态健硕、毛色鲜亮、身形匀称健壮的牲畜。选定之时，不言交易，只称恭请，绝不讨价还价，尽显满心敬畏。随后在牲畜鬃毛之上，点一抹殷红朱漆，以示天公专属、神圣不可亵渎。盛放牲口的，必是新篾细编的竹筐，细心呵护，自此，寻常牲畜便成了受人恭敬的“公公”。此后朝夕照料，饲料精细洁净、新鲜讲究，每一次投食，主人皆轻声恭请“公公”用膳，晨昏悉心侍奉，不敢怠慢，直至还愿之日，完成这场漫长而虔诚的供奉。

还愿前三日，便是静心斋戒、涤荡身心之时。主人全家一同清扫庭院，

布置祭台，人人焚香净身，食素三日，不沾荤腥酒肉，摒除俗世浮躁杂念，以澄澈本心迎接礼俗。家中备好崭新洁净的祭案案板、木桶器皿，一一贴上喜庆红纸、系上鲜艳红绸，点点朱红，为肃穆的仪式增添了浓浓的人间暖意。随后遍邀远近亲朋邻里，受邀之人皆备上地道粉干、嫩白豆腐、金黄纸钱、香烛鞭炮，如期赴约。

暮色四合，山村褪去白日喧嚣，宁静祥和。善士先行布置祭坛、陈设香案，“天公愿”礼俗先期启幕。掌灯时分，村落灯火点点，亲友齐聚农家庭院，以素斋豆腐、清香粉干为食，清淡简素，更衬人心虔诚纯粹。众人闲谈静坐，静待拂晓大礼，一夜安宁肃穆。

东方欲晓，爆竹齐鸣，仪式迎来最为热闹庄重的高潮。善士先行祷祝天地，感念四季轮回、四时恩泽。众人合力，小心翼翼将养得膘肥体壮的“天公猪”恭请上案；屠夫挥起利刃，干净利落，滚水褪毛，仔细去污冲净，众人将处理妥当的“天公猪”抬至下厅安放于案几之上，用红布整齐披盖。

待贡品安置妥当，整场诵经祈福正式开始，由专程请来的善士虔诚主持。善士端坐堂前，手持经卷，口中念念有词，香烟袅袅，缓缓升腾，扶摇直上云天。主人一家轮番焚香叩拜，大金纸钱堆叠焚烧，火光灼灼明亮，鞭炮声不绝于耳。烟火人间与虔诚祷祝之声，漫过乡间小路，萦绕连绵山野，将一方村落朴实真挚的祈愿，送向浩渺苍穹。诵经礼毕，再将肉质均匀规整分割，既是礼敬上苍，亦是回馈烟火人间。

天光渐亮，清晨山间微风拂面，灶房便升起腾腾热气。乡里主妇们穿梭忙碌，有条不紊，砧板声声铿锵，锅碗瓢盆叮咚相和，奏响最鲜活热闹的人间烟火曲。经祭礼的猪肉入锅慢火细炖，红烧肉色

泽红亮油润，浓郁肉香漫溢整个庭院；猪血滑嫩鲜香，酸辣适口；猪骨慢慢熬制浓汤，搭配清甜白菜、细软粉条，用简单朴实食材熬煮出最醇厚地道的乡土滋味。男人们赶制米粿、捶打糍粑，备作祭祀与待客吃食。一菜一味、一粿一耙，皆是乡人辛勤耕耘所得，藏着对过往岁月深深感恩，盛满对往后日子平安兴旺的无限期许。

正午主宴，更是乡情盛放、欢聚团圆之时。院落方桌依次整齐铺开，鸡鸭鱼肉、牛羊海味、山野珍馐，二三十道丰盛佳肴琳琅满目。亲友围坐一堂，长幼有序，闲话家常，自在把酒言欢。白发老者举杯闲谈，细数年少农耕田间旧事，回味悠悠岁月里的苦乐悲欢；青年后辈畅谈在外闯荡打拼的历程，诉说心中远大理想；孩童穿梭席间，嬉笑打闹不停，不时被长辈夹上一块鲜香肉食，清脆欢快的笑声在院落里久久回荡。推杯换盏间，无生疏隔阂，唯有浓浓乡情脉脉绵长。一席盛宴，品的是世间珍馐百味，叙的是骨肉血脉亲情，传的是千年不息乡土文脉。

夕阳垂落，暮色漫上山野，灯火渐次阑珊，白日喧嚣缓缓散去。宾客微醺惬意，带着饱腹的暖意与满心欢喜，踏着柔和月色，三三两两结伴归家而去。烟火渐渐散尽，那份安稳、温情与深深感念，却深深镌刻在一代又一代乡人的心底。

烟火藏真意，乡俗寄初心。一场“天公愿”，早已超越了祭祀祈福的表层意义。它是农耕文明里，人与自然相守共生的生存智慧；是一方乡土中，族人守望相助、血脉相连的情感纽带；是寻常百姓于烟火流年，敬畏天地、向善而行的朴素信仰。敬天即敬烟火，祈愿亦是爱人间。这份乡野虔诚，岁岁不息，绵长隽永。



福安，银球落过的那些地方

● 杨磊

2026年春天，我以裁判员身份赴福安，参与在此举办的中国乒乓球协会会员联赛。开幕式上，福安市领导说了一句话：“乒乓球，是刻在福安人骨子里的热爱。”当时我想，一个地方的领导，在公开场合这样讲一项运动，要么是客套，要么是真有底气。后来的事情证明，是后者。

我执裁这些年，见过不少地方的比赛，观众席能坐满一半已算不错的场面了。但福安不一样，三天的赛程，主馆和副馆都坐满了人，有拎着茶壶的阿伯，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夫妻。赛后我查了一下数据。原来就在一年前，首届“全家福安”福乒赛采用“厝边一乡里一省地市联赛”三级竞赛体系，从乡镇选拔赛到城市赛层层推进，参赛队伍覆盖福安所有乡镇街道，线下参与及观赛人数超万人。一个县级市，竟将乒乓球打出了全民参与的热烈声势。

我站在裁判席旁，听着满场欢呼，脑子里冒出一个问题：“福安人为什么这么爱乒乓球？这座城市的乒乓基因从何而来？”赛后的几天，我没有急着离开，我想找找答案。我找到了“四张球桌”，

它们藏在福安的旧祠堂、学校角落、富春溪边和奥体中心。有的早就没有了，只活在人们的讲述里，有的还在，只是打球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这四张球桌，串起了福安与乒乓球四十余载的往事，也是我对这座城市从好奇走向理解的起点。

第一张球桌，在福安某个乡村的祠堂里。1981年，陈新华夺得全国冠军的消息传回福安。整座小城都沸腾了。可沸腾之后呢？孩子们想打球，但没有球台，没有球拍，没有球网。后来我在一篇福安人的回忆文章里，读到了这段描述：“我们就读的小学是借用的郑氏祠堂，祠堂最里面放着杂物，男同学就翻找出门板、床板之类的平整些的大木板，架到两条板凳上，一张简易的球桌就成了。没有球拍？随便找个比巴掌大一些的木板就可以了。”写这段文字的作者木木说，他就是在祠堂的这个偏僻角落里，一点一点熟悉了21分制、轮换发球、削球、弧圈球等乒乓球专业名词和技术。

门板球桌，是福安乒乓的第一代。它不是被“建设”出来的，是被“创造”出来的。这就是福安

乒乓的起点。不是从标准球台开始的，是从一块门板、一块木板开始的。

第二张球桌，在福安一所老中学的操场角落。1985年陈新华夺得世界冠军后，打乒乓球更是成为火爆潮流。那个时期，福安的学校操场围墙角落，悄悄地多了几张粗糙的水泥球台。水泥台的基因是人人可打。谁来都可以来几板。课间十分钟可以打，放学不回家可以打，周末没事干也来打。不需要预约，不需要花钱，不需要多好的技术，会发球就行，不会也可以学。

我采访了一位福安本地的老师，他今年五十多岁，就是在水泥台上学会的乒乓球。他跟我描述那些球台，水泥面不平，球会乱跳。球网就是一排砖头，发球用点力，球就从砖缝钻过去。但没人计较，有得打就不错了。一张水泥台周围能围二三十个人，谁赢谁留，输了的下。有人等一节课才能打上一局，但谁也不走，就在旁边喊着、起哄着。他还问我知不知道皇帝制？就是坐庄，赢了当皇帝，输了下一个人上，没有人插队，没有人耍赖。他说水泥台教会他的第一件事，不是怎么赢，是怎么排队。后面他带我去去了当年的学校旧址，水泥台早没有了，原地换了一些新球台，几个小孩在打。

第三张球桌，在富春溪边。福安的富春溪穿城而过。溪边有榕树，有石凳，有步道，还有几张露天水泥球台。我去的时候是傍晚，太阳开始往下落，富春溪的风吹过来，凉凉的。球台边有七八个人在打球，有光膀子的中年人，有穿校服的中学生。

一个打球的老伯告诉我：“这张球台在这里至少二十年了。我儿子小时候在这儿打，现在他儿子也在这儿打。”富春溪边的这张球台，把乒乓球从操场挪到了生活里。打球的人不只是学生，还有工人、退休干部、小商贩。球台边，有唱戏的、跳广场舞的、打乒乓球的，共存于同一个傍晚。这才是福安乒乓球该有的样子，不是“冠军之城”的光环，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傍晚，一群普普通通的人，在一张

普普通通的球台边，度过普普通通的一小时。

第四张球桌，在福安奥体中心。就是我最初来执裁的地方。2025年首届福乒赛在这里举办，陈新华出任形象大使。2026年，中国乒协会员联赛又来了。我采访了赛事的一位工作人员。他是福安本地人，四十出头，从小打水泥台长大。他告诉我，福乒赛那几天，他的朋友圈全是比赛。“不止体育圈的人在发，是所有人都在发。卖电机的、种葡萄的、开茶叶店的，全在发。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他问我，“就是我的城市，终于被全国人民看见了。”

从门板到水泥台，从溪边到奥体，球桌一直在变，福安也在变。但站在奥体中心的这张标准球台前，我忽然明白，那些老球桌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换了一个方式继续留在福安人手里。

离开福安的前一晚，我又去了体育公园的露天球场。两个刚下晚自习的高中生在打，书包丢在台脚。一个孩子发球下网，同伴喊了一声重来。我问：“你们知道陈新华吗？”“知道啊，福安人嘛。”“那你们为什么喜欢打球？”他想了想：“因为球台就在楼下啊，不打干吗？”

我笑了。四十年前，福安孩子在祠堂里架门板，也是这个理由，球台在那里，不打干吗？

这句话也让我理解了之前的两个问题。福安人的乒乓基因，是在匮乏年代里自己动手造出来的。而他们之所以四十多年来一直放不下这颗球，就是习惯了。习惯了下课去抢水泥台，习惯了傍晚去溪边打几板，习惯了球台就在楼下。乒乓球打进了日子里，变成了像吃饭、喝茶一样不需要问为什么的事。

所以开幕式上那位领导说的是对的，只是用词可以换一下。不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而是“融入日子的习惯”。热爱是需要被解释的，而习惯不需要。

我回头看了一眼福安的方向，那颗银球，还在那儿跳着。

馈赠

文 / 王柏霜

早晨赠我以一碗刚刚冲好的燕麦片
我回馈它一个精神正常的微笑
麦片的温暖厚实而固执
无糖的口感像爱
像那个默默注视你的人

因此我说，每每给我温暖的人
都像给我生命的父母。他们是冬天的被子
盖在我生不足月内藏寒毒的身体上

尽管有人告诫我：不要爱这个世界
和这个世界上的事
和这个世界上的人
但我怎么能够以冷漠回报温暖
以恨对爱。如果我这样待他，我也会受伤
那伤该有多深，用多大的针才能缝合

在我孤闷的时候
谁送上一杯滚烫的茶
让我歇一会儿喘口气
发出一声叹息：是不是要萍水相逢
彼此才会明亮起来，靠在一起才能传递温暖

如果可以投胎选择来生
我希望在沙发上出生，在壁炉里火葬
在阳光下发霉，雨天时保鲜
凛冽的冬天里，春风照常吹拂我的脸

鼓浪屿记（外一首）

文 / 任怀强

让浪爱上万国建筑博览
找到存在的意义
钢琴之岛，你走了很久，
也不知道已溶入了文艺氛围
其实漫步老别墅群
时光，不进不退，像停滞了
只有自己静静地想
可登日光岩，俯瞰全岛，
感受“海上花园”的浪漫。
也许思念就在此刻爆炸
如翅膀翻山越海飞翔
时光雕刻着这一切
心也就在这里刻下了永久

品味武夷山

这里是丹霞地貌奇观，
赋能拿得起，放得下的
只有文化中的世界
别说自然来日方长，
挥手之间都是双重遗产
九曲溪竹筏漂流的海洋
体验绝美的残缺的一角
视觉内还能探访大红袍母树，
虬枝腾挪，新芽鳌头
粒粒年轮缓慢堆积着
感受茶文化浮标，若隐若现
陪你走过的山林草木
被流云和风相拥而爱

万物有灵，在武夷山
有越来越近的诗意
你写下远方，便颤动心底

平流尾在哪里

文 / 远 方

白浪和岩石之间是深蓝的错觉
你看到的天际线，并不遥远
天幕下的平流尾
呈三种颜色
天地人平行

你想象不到天有多大
佛陀端坐奇点
他始终微笑着

无形之道，游丝一般
她们在平流尾手牵着手
将外套悬挂岩壁之上
等待露水打湿眼帘
等待夜幕来临

我认识的平流尾就在那里
野菊金黄色，金银花白色
相思树面朝大海

天是否要敞开一个垛口
让鹰驮着红色云彩
他们不想再回北方森林

让大海撕开一条缝隙
蟋蟀拉着马车
远离火光冲天那片草原

今天在平流尾
做一个幸福的人
中午的太阳原封不动
借水仙花的旅程
和谷雨季节再说一句话
今天和平流尾
做一个幸福的人
看海浪在岩石脚下翻腾
听卖鱼的女人山顶上晾晒家常

一张旧板凳
依着斑驳的墙
悄无声息
这时无论起立或坐下
春天的平流尾
都成了生命闪耀的一个起点

咖啡慢时光

文 / 魏棋宇

一杯咖啡偶遇一个人的孤旅
在一个典雅的空间两者有了交集
窗前桌上的咖啡体现沉默或深思
花开朵朵挤占校园时光的间隙
春日里一杯咖啡伴随读书品饮
醇浓香气在透过窗外阳光漫溢

咖啡陪伴的独处者解开了嫌隙
与远方爱人达成相思的默契
一杯咖啡获得一个下午的闲暇
将它们分给来来往往的路人
让停歇的时间浓缩生活的悲欣
让空虚变得充实

一杯咖啡深沉而浅显
解析梦的本质
一个人因而消费一个下午的光阴
热情参与当下热议的主题
视线穿透窗玻璃加入春天的欢喜
花朵修饰的校园宣讲青春的涵义

秋冬

文 / 姚钰润

风说它想爱一片秋叶
秋叶哗啦一声离开秋天
漫长的星光陷入明亮的天光
栏杆上挂着的衣服失落地眺望

天空上面依旧是天空
我的躯体埋在蝴蝶的下面
长出一万次的春和景明

我许愿新生
温度骤凉
小花坐在拐角很安静地

听着我翻开书
她扑向我的拍立得
这本身就很浪漫
还给我的是哪一个季节呢

徜徉流花溪

文 / 王惠钦

临水而立的那一束微光
璀璨夺目，绿意流淌
在天地间自由自在地穿梭

这束光，清浅而靓丽
清浅的是翠绿的杉枝
靓丽的是金黄的落羽
交织错落成一帧灿美的风景

三角梅怒放的生命
在南方并不严酷的冬天里
不改秋日浅紫的本色
依旧做着那个绮丽的梦

蔚蓝的天空底下
云朵洁白而圣洁
谁也不知它们将飘向何方

谁不是在匆匆忙忙赶路中
错过了诸多沿途的风景
流花溪边生长的一草一木
让人在徜徉之后乐不思蜀

月夜上鼓岭

● 慕 榕

酷暑灼人，夜不能解。友邀上鼓岭赏月纳凉，欣然驱车前往。

车辆沿盘山公路缓缓行驶，身后大都市的璀璨灯火渐渐远去，心中却忽然莫名涌上一股如林冲雪夜上梁山般的决绝之感。福州盛夏暑气蒸腾，把不少人逼上了“梁山”，这里的“梁山”实为“凉”山鼓岭。鼓岭位于福州东郊鼓山之北，距离市中心约12公里，平均海拔750米至800米，风景秀美，树木苍翠，植被茂盛，水源丰富，空气清新，气候凉爽。早在民国时期，鼓岭就名声远扬，与江西庐山牯岭、浙江莫干山、河南鸡公山并称中国四大避暑胜地。

大约50分钟后，车子拐进了鼓岭之巅一家民宿的停车场。下车后，一场温柔盛大的月夜便扑面而来。鼓岭月夜之清凉、清朗、清静，恰似天地间的诗情密语，在我们周身漫溢开来。

沿着青石古道，一路悠闲漫步，只觉凉意撩人。东南方向的海风，越过鼓山口抵达闽江，然后裹挟着江风，经过鼓山的横断峡谷，一路攀升，吹进了鼓岭。于是，这风儿便有了海之咸润、江之湿润。接着，海风、江风一丝不苟地穿林过涧，这风儿又有了草木之清润、溪涧之清新。待到跨过黛色群山，轻抚山谷时，这风儿便满是山野的清爽微凉。最后，这海风、江风、林风、山风，融入温润洁白的月色，如水般缓缓泻下，温柔细腻地在青石板路上流淌着，流淌着。

晚风吹起，拂过游人的眉眼和身上的每一个细胞，燥热便没了踪影。同时，那风儿在树梢掠过，树影婆娑摇曳，月光亦随之晃动流转，整座鼓岭便是光影错落的月宫。盛夏的鼓岭之夜，暑气退去之后，气温比福州市区低5℃～7℃。可以说，这份

难得的清凉，一半是晚风给的，一半是月光给的。

鼓岭雄踞福州群山之上，天然隔绝了山下大都市的烟尘雾霾与密集的光污染。因此，这里的夜空特别纯净，纯净得如同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今晚，一轮皓月早早地腾空而起，高悬于辽阔的天际，云层早已遁逃，那月光的清辉便极致通透清朗，明亮得有点儿不太真实。这份所谓的“不太真实”，或许便是民国大才女庐隐所说的“至于月夜，那就更说不出来的好了”吧！

矗立山巅，只见清朗的月光下，那连绵起伏的山峦被勾勒出银闪闪的轮廓，全没了棱角；那连片的密林，枝叶交错，在风中轻摆，于树下筛落一地晶亮的光斑；那白日里高高大大的百年古厝，一如乖巧的孩童，被月色洗去岁月沧桑，多了一份稚嫩纯真。清冽通透，不染纤尘，如此银白明亮的月色，我只有小时候在遥远的闽西客家乡间见过，倏忽数十年，太匆匆，一切宛如一场虚幻的清梦。

夜渐渐深了，山间的游客少了，天上的月亮便愈发亮堂了。山高月小，绝世独立，这万籁俱寂的鼓岭之巅，与山下咫尺间的不夜城福州似隔绝成了两个世界。山间无车马喧嚣，无市井嘈杂，唯有山风穿林窸窣窸窣，唯有林间虫鸣浅吟低唱，还有飞鸟归林婉转轻柔，凡此种种，合奏出一支柔和的月光曲，令这月夜更显幽深安然。

返回住处的路上，树影斑斓，一路银霜，石板冰凉，时间仿佛静止了，可以清晰地听见心脏的跳动声。焦虑、疲惫、烦忧，尽数无影无踪，不用迎合任何人和事，不用赶路、赶时间，一切都由自己说了算。清静鼓岭，果然是一处灵魂栖息的净土！庐隐也曾这样说道：“如果我能终老于此，可以算是人间第一幸福人了。”

山好，水好，景致好，交通便利，信息通畅，因此，今日依山而居、与月为邻的鼓岭山民幸福极了。只可惜当年大作家郁达夫未曾见过鼓岭这般月夜美景。否则，又会写出怎样令人惊艳的美文来。

又见“刘德华”

● 伊 川

“伊川！”

老板来点菜时，没想到会叫出我的名字，还喊得很大声，满脸激动。从福州到萍乡出差，跨越两个省，竟然在一家小吃店里被人认出，着实让我意外。

“你是……”

“你把我忘了？我是柳德华啊！”他话音刚落，突然随即又唱了几句《忘情水》，“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

“啊——‘刘德华’，想不到在这里再见。”那熟悉的旋律一下把我拽回了过去，记忆里那个爱唱歌的老乡，顿时清晰起来。

最早认识“刘德华”，是在三十年前。那天晚上，我去小葛的租屋做客。小葛说：“还有一个老乡来，待会你们认识一下。这人跟我是小初中同学，特别喜欢唱刘德华的歌，炒菜也有一手，而且名叫柳德华，我们就都管他叫‘刘德华’。今天的菜洗好切好了，怎么炒就交给他了。”话音刚落，门外传来“男人哭吧不是罪，在我年少的时候”，小葛一听，立刻笑得合不拢嘴，连连说：“‘刘德华’来了，未见其人，先闻其歌。”就在愉快的歌声和地道的湘菜里，把“刘德华”牢牢记住了。

过了一个多月，又在小葛那里见到了柳德华。这次小葛为省开销，和另一个女老乡——也是她的小初中同学——合租，搬到了一套两房一厅的小单元。我进门时，窗户大开着，可厅里仍弥漫着一股臭味。我觉得不对劲，问她们是不是煤气泄漏。小葛就生了气，说：“你还记得‘刘德华’吧？我和小雪觉得他赚钱少，搬进来以后一商量，就让他跟我们一起吃饭，客厅免费住。他倒好，猪脑子，总是不

长记性，不关煤气，这已经是第二回了。第一次我没骂他，这次没忍住，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那天晚上，柳德华进来后，只对我点了点头，一句话没说，就在客厅一角铺开被褥，戴上耳机径直睡了。

之后再没见到柳德华。有一次去小葛那里，小葛又说起他，语气里还带着感慨：“你说‘刘德华’这个人，到底是讲志气，还是犯傻气？明明赚得少，老被老板炒鱿鱼，我和小雪免费让他住，他倒愿意，但要是让他不摊伙食费，他打死也不肯。现在我们看出来了，只要他回来，一定是赚到钱了。只要‘玩消失’，那一定是山穷水尽了，听说他还睡过公园。”不久，小葛和小雪回老家结婚，我们几个常聚的老乡风流云散，从此柳德华的音讯也中断了。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年过半百，想不到会在他乡不期而遇三十年没见的故人，我也十分兴奋，问：

“怎么来萍乡了呢？”

“我在福州没地方去的时候，最后找了家小饭店端盘子，认识了店里的小妹。她也喜欢唱歌、做菜，日久生情，就在一起了。小妹是萍乡人，结婚以后，我们就回萍乡开了这家小吃店。”柳德华说。

“生意还好吗？”我又问。

“说不上多好，但也能养家糊口。”

“那你们还经常唱歌吗？”我突然问。

柳德华一听，故意搞怪起来，朝厨房大喊一声：

“老婆，出来见老乡，献上一曲！”

一时间，店里的客人们有的看过来，有的边吃边笑。很快，一个中年妇女从厨房快步而出，大大方方地跟我打了声招呼：“您好！”又冲柳德华笑骂了一句：“你神经。”看得出，他们是很恩爱的一对。

离开小店时，柳德华送我出门。挥别之际，他突然放开嗓子，唱起了那首《驼铃》：“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

在那深情又带着几分表演的歌声里，我不知不觉，眼泪打湿了眼眶。

阅见书香榕城

● 许 超

烟火与书香，向来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两面。福州，这座枕着江海、藏着坊巷的古城，始终承袭着耕读传家的文脉底色，书香早已融进闽都山水的肌理里。于我而言，读书，是平淡日子里治愈焦虑、安放心灵的栖息地，循着书页墨香，回望先贤文脉，见证历史变迁，读懂自我成长，也一步步阅见烟火温润、文脉绵长的书香榕城。

闲时漫步三坊七巷，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风火墙檐掠过徐徐晚风，仿佛回荡着百年不息的翻书声。这片方寸古巷，是福州文脉的根脉，一代代乡贤大儒伏案苦读，以书修身、以书济世，把崇文尚读的种子，深深埋进这座城市巷弄间。

澳门路上一座古厝里的一盏油灯，照亮林则徐寒窗苦读、修身报国的赤诚初心。林则徐年幼时，就心疼母亲和姐妹劳作辛苦，主动提出要为家人分担劳苦，还常常在饮食上谦让家人。如此的家庭环境与教育，养成了林公坚韧向上、勤奋好学的品行，读书、爱书伴其一生。林公伏案深耕典籍，在字里行间修身立德，立下家国远志。正是他这种“孜孜留意”地探索知识的阅读观念，使其养成了“在官日，无日不读书，暇手一编，数十年寒暑不辍”的生活习惯。从前读林公的故事，只觉先贤勤勉可敬；如今历经阅读带来的心境变化，我才深深懂得：读书默默抚平浮躁，悄悄撑起一个人的格局与底气。

郎官巷一间书斋，留存严复一生向学、以书启民的赤诚坚守。年少家境清贫，严公深知读书是观世界、救家国的唯一通路，埋首书卷，昼夜不倦。他曾直言：“读书能让你说话有德，做事有余，出言有尺，嬉闹有度！读书，是最低门槛的高贵。”一语道破阅读启智明理的真谛。身处山河飘摇、国

人思想闭塞的乱世，严公以书本为炬，以译文为锋，一本《天演论》译本，撕开了愚昧的迷雾，唤醒了沉睡的国民，振臂高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宦海浮沉、世事动荡之中，他依旧终身不改读书本色，坚持博览群书、思辨求索，以万卷藏书筑牢思想根基，以满腹学识扛起时代重任。

杨桥巷一方小院，见证冰心一生以书为伴、以文暖心的温柔初心。先生自幼便浸淫书海，少时无喧闹嬉玩，唯有书本朝夕相伴，文字抚平年少心绪，书香滋养一生温柔。她留下传世箴言：“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短短九字，直白道出阅读滋养心灵、丰盈人生的朴素真谛。我从前品读冰心文字，只觉文字温柔治愈；如今日日与文相伴，我才真切体悟：读书可温润心性，可留存善意，可于平凡烟火里守住内心澄澈，于尘世喧嚣中保有一方精神净土。

年少时，每到课余闲暇，我最常奔赴的去处，便是家附近的新华书店。没有宽裕的零花钱买下心仪书籍，我便悄悄坐在书架旁的地面上，后背靠着微凉坚硬的柜体，埋头钻进书本的世界。小孩心性，生怕因“蹭书”被赶走，只能安安静静快速品读，不敢长久停留。那时心底始终藏着一份朴素期盼：盼书香不必囿于一方书店，盼书卷能走入街头巷尾，盼寻常百姓随时随地都能坐拥一隅书香，让每一份对于书本的热爱，都能从容安放。

如今，阅读完全适配我生活的每一种节奏。周末清闲的午后，我偏爱坐在福州市图书馆开阔的阅览区，指尖摩挲纸质书页，淡淡墨香萦绕鼻尖，生活里的焦虑烦恼、人际琐碎，都能在一行行文字里慢慢消解。不止于公共阅读场馆，福州遍地开花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真正把书香安在了百姓家门口，打通了阅读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从古巷先贤孤灯研卷，到今朝全城烟火沐香；从昔日求书局促无措，到如今一方书卷见证城与人的双向成长。愿人人执卷而行，以书香修身，以文心润城。

岭上清音见诗心

——读陈启辉诗集《岭上闲吟》

● 阮宪铤



我与启辉是多年的朋友，但知道他写诗却只是近几年的事。我们平时见面，虽多有谈笑，却是不谈工作和诗歌的，这俨然是一种默契了。大约是近五六年的某一天，他分享了一些诗作给我，我感到诧异。一则是突然发现，他在写诗，对于一个忙于日常政务的人，这是我没想到的事；二则是其作品诗意清新，意趣盎然，宛若古诗创作的一股清流，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我对现代人写古诗，历来是持有偏见的。或许是阅读狭窄的缘故，我一直认为现代人写古诗，或生硬做作，或乏味无趣，多无生气，徒有其形，不见神采。启辉的诗在我意料之外，是我读过中的上

品。这几年，他边读边写，诗艺日益精进，日臻化境。这次通读《岭上闲吟》全集，见其诗歌全貌，气象万千，充分展现出他在诗词创作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文如其人，诗如其性”，这句话用来形容启辉，尤为贴切而和谐。他为人豪爽，阳光豁达，我读他的诗歌，经常被诗人真实、快乐、明亮而风雅有趣的气质所感染。他的诗语言平实，语淡而味不薄，以情致言志趣，自然浑成，富有生活情趣，闲逸之气在字里行间韵致流溢，整体淡雅质朴，清新隽永，偶尔又不失风趣，有时还让人忍俊不禁、会心一笑。

我现在读到的这本诗集，都是启辉近五六年的作品，共220多首诗，分成五辑，均为五言、六言、七言的绝句和律诗。这些诗作，是以本地山水风光和与工作相关的游历题材为主进行吟咏抒怀的，从诗歌内容看，诗人是边走边思，一时兴起而落笔成句的。

诗集之所以取名《岭上闲吟》，与他的家乡有关。诗人的家乡在罗源香岭，那是一个高耸清朗、温润安宁的山村。古往今来，无论是在中国文学的画卷里，还是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家乡都是一个永恒而深刻的主题。启辉也不例外，家乡题材的写作用在他的创作中，占有相当大比重。诗人爱家乡、写家乡，毫不掩饰对家乡的挚爱，比如“欲问村邻事，无人有见闻”对家乡消息的渴望；“双双应是

前年燕，飞去飞来绕我家”传递的依恋与缠绵；“家山无限远，意绪付东流”的直抒胸臆；“不知老宅新开圃，明日花残蝶肯来？”的淡淡牵挂……它们以各种形态、各种情感，呈现在作品之中，无不表现出对家乡的深情眷恋。他笔下的故乡，有童年的纯真欢乐，有血脉亲情的温暖追忆，有返乡的隐痛和忧思，呈现出复杂而真实的情感表达。诗人摒弃了抽象的怀旧，而是将之具体渗透于对故土风物变迁的凝视。例如《归乡》中：“堂前小径草花遮，一片闲田让鼓蛙。偶有寒暄只风月，无人与我话桑麻。”对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疏离的隐痛解构；《清明回乡即事》中“房新多老弱，地阔少禾秧”的观察，以及“村邻无所事，爱说旧时光”的细节，无不透露出诗人对故土变迁的敏锐洞察与深沉忧思，这些无疑都拓展了作品的情感纵深。如果说这些所写的家乡是实体，是具象的，那么熟悉诗人家乡的读者，还会发现诗人诗集中很多的作品，都有他家乡的影子，都与他的家乡似是而非，这种“家乡感”弥漫在众多作品之中，个中情怀和写作情境，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育一代人。香岭是启辉地理上的家乡，也是哺育了他的精神原乡。我喜欢他的这些诗歌，不单是被他的家乡情感表达所感染，真正打动我更多的是，他诗里所呈现的乡村生活，其身后隐含的中国人挥之不去的田园情结。林语堂先生说：“对田园生活的崇尚，渲染了整个中国文化。”此话一点都不假。启辉笔下的农村题材的诗歌，既赓续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古典理想，又植根于当代乡村的现实土壤，形成一种“新田园主义”的书写范式，散发出迷人的诗意。他写田园风光之美：“门前花一树，屋后竹千竿。雨过山逾碧，风来面不寒。”（《春日农家》）清新明快的语言传递着对自然与俭朴生活的亲近感；写田园生活之趣：“土楼鸡犬栅栏，山锄花剪鱼竿。春夏秋冬四季，家人小酒三餐。”（《山居即景》）用简

练朴素的文字，描摹出一幅闲适安恬的田园生活小品；写躬耕田亩之辛：“今年桃价贱，血本尽无归。难卜明年市，冬来又下肥。”（《桃农》）情怀悲悯，笔调凝重，反映乡居村民的劳作和艰苦生活。诗人以亲身经历和生活体验，信手“借”景，信口“寄”情，如《家住池塘边》《秋雨》《回乡杂诗之秋夜》等等，这些诗作比比皆是，基本不事雕饰，清淡简朴，真切地描写了农村生活图景，优美的意境、清浅的乐趣，恬淡的心境、朴素的情怀，非常契合当下人向往从喧哗走向诗意宁静回归的审美意识。

闲逸是贯穿《岭上闲吟》的独特气韵。它并非无所事事的慵懒，而是在纷繁公务与山野静观之间觅得的心灵安顿，是“心远地自偏”的境界外化。这种气质常弥漫于其山居生活的点滴描绘中。《夏日公余》捕捉工作间隙的片刻宁静，“暮钟穿树日西斜，客走闲来独煮茶。心静方听知了闹，倚窗满眼紫薇花”。喧嚣散去，“心静”方能感知蝉鸣的喧闹与紫薇的绚烂，这是“闲逸”带来的感官复苏与审美发现。这种气韵更体现为一种超然物我、与自然对话的哲思。诗人在静观自然景物中捕捉到的，正是这份过滤了喧嚣、沉淀了性灵的闲逸之美。

启辉的诗充满盎然生趣，善于在平凡事物中发现幽默、捕捉瞬间的灵动之美，使其诗作在淡雅中见鲜活，在质朴中显慧心。这种“情趣”非刻意为之，而是其观物方式与生命态度的自然流露。这种“趣”往往体现在其童真视角与生活幽默中。比如《放烟花》写寒夜温情：“邻童怜我独，相赠小烟花。点在寒宵里，光明半个家。”邻居孩童的善意与小小烟花带来的光明和温暖，在微小中见真挚，寒夜因此充满童趣与人情味。《海棠》流露温柔呵护，“海棠细看数新花，点点娇红藏小桠。一夜惊听风共雨，轻吹轻打莫伤她”。“细看”“数新花”的专注，“轻吹轻打莫伤她”的轻声叮咛，将诗人对娇嫩生命的怜爱表达得含蓄而动人。《芙蓉花》的拟人妙喻：“花开如醉面，浅粉入深红。不是难胜酒，门前秋

正隆。”以“醉面”形容花色由浅粉渐深红的变化，“不是难胜酒”的辩解更添俏皮，秋意盎然中见生活雅趣。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人热爱生活的态度。同时，他确实也在生活中，不断采撷诗意，把乡土风俗写得充满生趣。比如写《桃村趣事》：“岭上花开千万枝，遥观近看总相宜。摘来酿入新醅里，酒熟还逢桃熟时。”以桃花入酒，待酒熟时恰逢桃熟，将时间的酝酿转化为风物的馈赠，巧思妙想。《过畲寨》记录民族风情：“闻喧知是山宾至，便起盘歌过竹溪。”此场景，寥寥数字勾勒出畲族人民的能歌善舞、待客的诚挚与从容，余味悠长。

启辉的诗，普遍具有淡雅之气和脱俗风范。即便写山水风光和乡村小景，亦有境界和情趣，风骨甚高。这得益于诗人对古典纯粹笔风的传承，是更为难得的，也是更为有意义的，是写出了时代新气象，而非简单的“复古”模仿。这体现在他对古典形式的娴熟驾驭与对现代经验的诗意转化上，比如诗人在《南溪遇雨》中展现的七绝叙事张力：“易消易涨山溪水，时卷时舒柳岸烟。有约来迟逢急雨，才支小伞又晴天。”前两句以“易消易涨”“时卷时舒”的叠词和工对，写尽山溪与烟柳变幻之态；后两句戏剧性转折，急雨忽至又倏晴，将生活小插曲写得妙趣横生。诗人善于将当代生活元素自然融入古典形式，实现现代经验的诗意转化，在《公事毕从温州乘动车回家》中写现代交通体验：“日斜始发日斜归，千里关山度若飞。五月窗前花落尽，心无牵挂自芳菲。”“度若飞”的动车速度消解了“千里关山”的传统阻隔，把“心无牵挂”的轻松心境和现代效率催生的独特体验写得淋漓尽致。如在《又见春作》中，诗人放弃了以“干部”的心态切入，从“归乡人”平视的视角，看“舍前青草杂芳尘，

山雨如帘入晚春。布谷声声催布谷，莠头时见插秧人”。将之作为乡间诗人对存在的个性体察。他抒写的不是空洞口号，而是浪漫抒情，传达给读者的并非某一情感事件，而是一个情感境界，这一点无疑提高了他诗作的品位和文本价值，这是一个诗人成熟的标志。

《尚书》有“诗言志”一说，依我所略知的古典诗词知识，古诗与现代诗是有较大不同的，古诗更多是“显意识”表达，而不注重也不方便建立抽象、幽秘意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现代人与古人写诗，无论是大的人文环境，还是主题，皆已发生颠覆性变化，完全仿照古人的范式写诗，不但难以超越古人，也会让古诗的时代感大打折扣，因而作出更多尝试和创作，是必要的，也是有不小挑战的。但有些诗歌是可以穿越时空的，在任何一個时间点都有其文本价值。我想，启辉是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的。《岭上闲吟》是一部扎根大地、映照时代的诗学实践，它以深沉的乡土根系锚定精神原乡，在城市化浪潮中守护乡愁记忆；以现实的田园新境重构古典理想，赋予“新田园”以人文厚度；以通透的闲逸气韵实现心灵安顿，在纷繁俗务中开辟诗意栖居；以盎然的生活意趣点亮日常微光，让平凡事物焕发诗性光彩；更以自觉的意识创变激活古典传统，使五七言体式成功承载现代经验。这部诗集的价值远超个体抒情，它以文本事实证明了中国体诗词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表现力与生命力，关键在于诗人是否有真体验、真性情、真感受，能否融古典精髓于当代语境，化生活琐碎为诗意结晶，在寻常中开掘出不寻常的诗意矿藏，让每一首诗都源于血肉饱满的生命实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唤起读者的共情与赏识。

海坛耕墨，笔底清芳

——评薛由芳书法艺术作品

● 陈章汉

上古尧时，“堂崇三尺，茅茨不剪”，可颂之为俭德，亦可咎其建筑技术之所未逮。至舜时，利器在握，宏图在胸，则“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何等的酣畅淋漓。

书法艺术要想大“成”，茅茨岂能不剪，胸中安可无图？要紧的是：“利器”在哪？宏图何寄？建筑的功用，是安顿身心。书法可称为灵的空间，是笔墨搭起的“非物质”世界，安顿的是诗心。书法家首先应是诗人。诗人必备的是童心。在童稚的眼里，打一瓶海水回家，可称拎回一个大海！

出落于平潭海边的薛由芳道友，虽过耳顺之年了，仍是童心荡漾，诗心郁勃。文房四宝不占太大的地方，九宫格却可延乎广袤，于是称自己是“海坛耕夫”。也谦恭，也豪迈。所谓靠海吃海，首先得有海涵气量。台风作时，碱蚀难当，遂建石厝以御灾变；瓦楞轻薄，随风狂舞，遂压片石以防揭顶！想活命，先适应。由芳是海仔，也是岛民，人在海边，海在心间。天地为怀或山海异趣，皆缘于相拥与不弃。书法艺术，恰从仿生开始。惊蛇入草，飞鸟出林，公孙舞剑，挑夫让行，雷霆动怒，破屋漏痕，凡此种种，是生活考验，也是艺术历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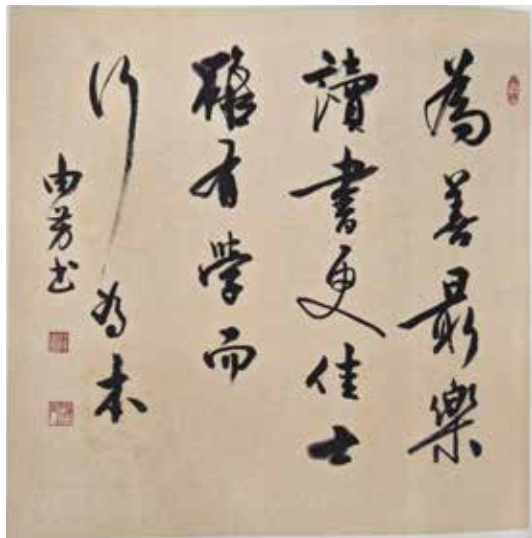
曹孟德“观”沧海，刘再复“读”沧海，薛由芳“临”沧海。这位是与“蓝色经典”厮守了一个甲子的“耕夫”，从政从教从师从艺，一路过来，积学储宝，孜孜矻矻，竟有本事做到临宦海而不沾骄矜，临墨海而不耽功利，临书海而不类腐儒，端



的是赤子一个。其所书的“诗书非药能医俗，道德无根可树人”，可印证其以诗书载道的清志；而那句“解缆离邪岸，张帆出正途”，则寄寓其高蹈而坚执的一种自牧精神。

海坛的神奇，是天地人合著的；“石牌洋”景观有如破浪船帆的点化；“藤牌操”民俗则是海雄风的沉淀；无数风电巨臂则随时幻化为螺旋桨，欲把整个岚岛带向新一轮海之梦到达的地方。退休而未赋闲的由芳兄，感奋于生养之地的时代际遇，虽未能亲临春风起蛰的主战场，却愿不渝初心，以文化的坚守和书艺的精进，躬耕于人生的第二甲子。

福建文艺家风采



三人成众，便有了所谓的社会。社会而能有序，其所显示的组织的力量，足可抵御兽类袭扰，消弭天灾肆虐，抵御异族入侵，催生群伦德化。人类文明演进的第一步，正是从聚族而居，并懂得相安无事、互相接济开始。作为当地书法界的领军人物，由芳兄不仅自个儿神追翰墨、情耽文房，随时身心入定、肱股生风，还要琢磨如何带领新老同道，在大兴土木的喧声中，在利来利往的时流里，辟开一条静谧的走廊，运线条以旋舞，领水墨而徜徉，愿有更多神来之笔，次第成章。

“静原生智慧，愁亦破鸿蒙”，龚自珍老夫子说的。由芳兄以“静庐居士”自号，希望真能静心凝神，再破鸿蒙。“静”不容易，“愁”则随身。拙作《翰墨赋》所言之“取一于万”，只要能静，博览群书，诸家之精彩奔于眼底，予取由之，何其快哉。——这个“由之”正好引作由芳兄的斋名。而“取一于万”后的“承万于一”，即博采众长之后如何熔于一炉，则非轻易可为。除童心和诗心外，还要静心、潜心、慧心、得心，不舍昼夜。得心而能应手者，与身外的任何冠冕无关，与自个儿的提前谢顶有关，怎一个“愁”字了得！

而要破此“鸿蒙”，必得有勇气，尤其是“讽颂任评章”的勇气。想由芳兄多次为自己的书法作品结集，都有抛砖引玉兼火力侦察的初衷。注意到那枚“笔墨当随时代”的闲章，但感觉其作品从章法到笔意，仍是走传统一路。笔锋藏巧，清隽练达，不与诡异为伍，不以审丑为训。所书辛词之类楷隶，婉约秀朗，法度扎实有自，最与“静庐”相偕；所书启功之论结字聚散，能证否黄金之律，则听凭“由之”。

曾作“耕读”冠顶联曰：“耕心岂惟半亩，读册幸有五车”，隐喻朱熹在摇篮地尤溪描沙习字的少年轶事。联想及海坛一介耕夫，望中是参差海曲，足下是峥嵘岛礁，胸中有丘壑，笔底起祥云，时时在激励自己：斯文承启，道法自然，临习碑帖，也摹写今人。虽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自谦自慰，但愿以不懈追求，早臻化境，得鱼而忘筌，分享东坡居士“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那份透爽。

不由得记起《后汉书》有“志洁行芳”句，想援引于笔下，作为由芳兄这部书法新集的题签，也许还挺合适。“志洁”与“行芳”，不正是让薛主席在“海坛”“书坛”双响的“利器”？

林君伟，民盟盟员，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福建省非遗永春陶瓷制作技艺传承人、厦门市湖里区非遗泥条盘筑技艺传承人，国家文旅部双创人才，福建省工艺美术名人，中级工艺美术师、二级技师，永春县第十六届政协委员，泉州市、厦门市工艺美术大师，中国（永春）紫美陶瓷文化创作基地主理人。

林君伟师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晓丽等业界名家，潜心钻研陶瓷烧制与器物创新，作品曾包揽工美“奥斯卡”百鹤杯金、银、铜全奖项，斩获全国轻工工美“运动会”现场竞赛二、三等奖，作品屡获国家级、省级重要奖项，数十件精品被各级博物馆永久收藏；手握近五百项专利、版权与知识产权，多篇专业论文刊发于行业核心期刊，是福建省乌金美人瓷复兴推动者、金茶叶天目盏首创研发者。



◎ 林君伟



《年·乌金淬叶——叶来越好》金茶叶天目盏



《年·乌金点茶碗》



《问境》